



www.duxiu.com

大地回春

东亚工厂史编写小组编写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靖州道6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發行

开本787×1092印1/32 印张9 1/4 字数167,000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700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用章回小說形式表現天津京亞毛廠工人抗爭的作品。解放前，黨的地下組織，緊緊團結工人，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和國民黨反動派、資本家做了種種複雜、尖銳的斗争，替工人謀取福利。解放後，黨領導工人群众進行了鎮反、五反等偉大運動，工廠走上公私合營的道路，使這個廠的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作品的語言通俗、生動，故事性也較強。

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天津工人進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繼續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偉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贊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間，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發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为數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進經驗的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偉大的、难忘的年代：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設大跃進。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开始的。工人們意氣風發地進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勁，为徹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進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說是这一時代精神特征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內容來說，大部分还是旧生活：回忆，但其中已經包含着有覺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已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而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說，一九五一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發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昂揚的表現。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也証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計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進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現，都立即变成了更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較短的时间，获得比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贊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內容來說，是丰富的；就形式來說，也是多样的。但是，这畢竟是一項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創作。关于它的許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內容和形式，都還不能說是成熟的，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解决。”但是作为天津工人阶级在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斗争，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傳写工人阶级偉大的創造历史的活动中，他們已經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一九五九年六月

目 次

引子	1
第一回	
怒啦啦搗教一場空	12
霧騰騰工会初現形	
第二回	
猪田捕鳥黨員接头	25
泰山庄頂經理發威	
第三回	
地下党小破阴谋計	38
反动派大抓职工会	
第四回	
算細賬工人抓小辯	51
鬪爭群众大会餐	
第五回	
經理行賄皮包露馅	66
工人動怒滿臉开花	
第六回	
資本家坐山觀虎斗	80
地下党車間解冤仇	
第七回	
施毒計巧要新花样	95
泡蘑菇停車大聯歡	

第八回	中秋大罢工但求一炮	113
	工厂变战场如临大敌	
第九回	英雄大显英雄色	129
	豺狼暗隐豺狼心	
第十回	揭秘密大破三友团	145
	巧打扮自認表姐妹	
第十一回	鑽头竟缝打入歌咏队	159
	搖尾乞憐拆迷話劇團	
第十二回	真猴假猴原形畢露	175
	野狗家狗洋相无穷	
第十三回	阴森森黑風四起	189
	情綿綿別母离多	
第十四回	松蛋包血口噴人	203
	鐵汉子忠貞不屈	
第十五回	深夜入險境傳播佳音	217
	黎明迎解放歡慶新生	
第十六回	一計未成再生一計	233
	英明果斷連破三关	
第十七回	心狠意毒興風作浪	248
	匪徒落网大快人心	
第十八回	大扫除消灭旧毒毒	264
	庆合营当家做主人	
尾声		286

引 子

天津市公私合營東亞毛麻紡織廠是个規模較大的老廠子，成立于1932年。它的前身是私營東亞毛織公司，这个公司的老底子是德昌洋行，德昌洋行的前身是德昌髮網庄，開設在山東省益都縣。德昌髮網庄是接的德昌花邊庄的底子，這個花邊庄却是洋人开办的。怎么和洋人联起来了呢？这里面有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为了刨刨東亞厂的老根子，我們不得不花上少許筆墨，探索一下这个厂的資本家是怎么發家的，資本是怎麽积累的。这样，我們就必须从清朝末年写起。

三面环山的益都縣，是山东青州府的首县。从鴉片戰爭以后，傳教的洋人就在这个县城里外盖起教堂。虽然义和團反帝浪潮席卷了北方各省，山东省的洋人在袁世凱的庇护下，却照常傳教，一點也沒受影响。开头，益都的老百姓瞧見洋鬼子下乡傳教，扭头就走，沒有人肯听，洋鬼子就雇人推了一輛独輪車，車上裝滿了制錢，誰要肯站下來听他傳教，就白送二百制錢。可是听傳教的依然少得可憐，唯独有一个大个子，腦袋上盤着一圈細細的小辮儿，

每次必到，而且恭恭敬敬地从头听到尾。这大个子叫宋光旭，就是东亚毛織公司經理宋棐卿的爷爷。他住在益都南門外宋王庄。宋王庄多是山地，地薄，收成不好，农民生活很苦。宋光旭种几塊山地，顧不上吃，經常給人放羊，赶集卖燒餅。自从在集上碰見傳教的洋鬼子，每一次能得二百錢的“洋撈”，慢慢地就和洋鬼子混熟了。洋人看他是“上帝的好儿子”，就把他荐到城里教堂去看門。宋光旭亲眼看見洋人的名片比县官的大印还吃得开，心里暗喜自己投靠了得力的主子，找对了“門路”，从此更一心一意地巴結洋人了。

教堂里主事的洋鬼子中，有一个英国人叫庫林，人們都叫他庫牧师。庫牧师看見宋光旭的儿子宋傳典常到教堂来玩，說話挺机灵，只有十一岁，便想亲手訓練个洋奴才——認宋傳典为干儿子。宋光旭求之不得，当然一口应承；从此庫牧师夫妇就成为宋傳典的干爹干媽了。庫牧师給宋傳典置了新衣裳，送进学堂念書，还亲自教他練習英語会話。宋傳典下学回来就围着干爹干媽轉，窜前跑后地討喜欢。后来，宋傳典长大成人，庫牧师兩口子要回国，就把他們办的德昌花边庄留给了干儿子宋傳典。

1917年，德昌花边庄买卖不好，几乎赔光，宋傳典另糾合賈、孙二姓集資大洋一百五十元，在旧有的基础上，办了个德昌髮网庄。髮网庄是手工业生产，全部用童工干活，童工的年龄都在十二三岁至十五六岁，宋傳典夫妇就是用最残酷、最野蛮的办法，从这些幼小的穷孩子身上榨

取剩余价值：一进门先立下“卖身契”，上面写明：只管吃不给工钱，中途不干退饭钱，三年学徒期内，如遇疾病、伤残、死亡，与业主无关等等。孩子们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早晨五点半钟起床，许多人用一小盆洗脸水，日子长了，净是害眼的。厂里面有一个“大夫”，孩子们排着队来治病，多一半是来治眼的，“大夫”摸着规律，不问青红皂白，每人都是一瓶“眼药”。有一次，有个孩子肚子疼，这位“大夫”也顺手开了“眼药一瓶”。………直到现在，从山东跟来的老工人里面，还流传着“肚子疼点眼药”的典故。

洗完脸，工头们坐在圆桌子周围，吃着白面馒头四个菜；孩子们坐在木头墩子上，吃着“鸡屎鼠汤”。什么是“鸡屎鼠汤”呢？山东人都习惯摊煎饼吃，孩子们吃的煎饼，硬梆梆，冷冰冰的，使大簸箕盛着，堆在院子里。经理和工头们养的鸡，成群结队地跳在簸箕里，连吃带拉。孩子们吃饭时，得先轰走了鸡，再拿起塗满鸡屎的煎饼吃！汤呢？是稀粥。大锅里熬着粥，开锅一搅合，热气腾腾。屋子顶棚是纸糊的，多年失修，里边净是老鼠窝，老鼠被热气一熏，经常掉进锅里，孩子们喝着喝着，就发现没毛的、煮得鲜红的死老鼠！一恶心，许多人吃不下饭了——不吃更好，留着这锅粥，下顿还给你吃！

说到住，冬天，地冻天寒，概不生火，外边下雪，屋里飘雪花；夏天，又热又潮湿，蒼蝇、蚊子、臭虫、潮虫到处都是，咬得人奇痒难熬。疥疮和各种皮肤病像一阵阵

風似的傳來傳去，孩子們几乎無一幸免。什么叫衛生，什么叫健康，對於這帮害孩子們來說，簡直是奢望啊！

正在發育期間的孩子們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已經够殘忍的了，而手工編髮網，又是个非常細致的活兒，拴錯一個扣，就得挨兩個耳光。宋傳典的老婆，外號叫“母夜叉”，經常躡手躡腳地走在孩子們的身後，瞧誰不順眼，就沒頭沒腦地給一撻板……。孩子們非但肉体上受盡折磨，精神上還要受到毒害，每逢星期日，如果活不忙，就必須進教堂做禮拜，不管信教不信教，都得排队去排队回來，一點自由都沒有。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里，流傳着孩子們一首悲慘的歌謠：

要想吃上德昌飯，就得拿着性命換；

早晨上班天不明，半夜三更才下班；

身上疥瘡疼又痒，何時才能把家還？

孩子們剛來時，都是歡跑活跳的，不消幾個月，就變成泥塑木雕的了：孩子們的身子骨一天天瘦下去，宋傳典的大皮包却一天天鼓起來了。

宋傳典“生財有道”，還經常干些個坑蒙拐騙、投機倒把的勾當。比如有一次，他把別人托他代收的一筆巨款，臨時散放給各銀號使用，規定月底收回，一律要現洋。跟着，他偷偷摸摸地趁着銀元行市平緩，以四百四十銅子合一元的行市收了一筆現洋。到了月底，各銀號為了給德昌歸款，搶購現洋，宋傳典又以四百六十銅子合一元

的高价，卖了出去，从中捞了一笔墨利。各銀号不知底細，以为德昌是个了不起的大买卖，赶着透支給它，把德昌的信誉哄抬起来，宋傳典落了一个名利双收。类似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俗話說：“不杀穷人不富。”几年功夫，宋傳典开办的德昌髮网庄，就由一百五十元的本錢暴發到四十万元，股本陡然增漲到两千六百多倍！原来合伙的雷、孙二姓，每家給兩万元，都被宋傳典赶了出去。宋傳典还把大儿子宋斐卿送到美国留学，专门學習福特統治工人的办法，将来好子承父业。

宋傳典覺得光有錢沒有勢还得吃亏，于是想花一兩萬元弄个省議員当当。不料，有个陈八也贿选議員，这陈八当初也开髮网庄，宋傳典仗着洋人势力，不准他在乡下收买头髮，被压了下去。这一次贿选議員，陈八一为做官二为出气，兩家竞选，就都想当議长了。陈八的洋錢花到十七八万，不但自己的产业花光，連姑舅姨娘亲戚本家的钱，都一古腦儿赌上了，再多一文錢也沒处弄去。宋傳典一下花到二十万元，省議長贿选到手，把陈八弄了个倾家蕩產。

宋傳典为了一个省議長花去半个德昌，日子不多就又赚了回来。原来山东省有一百〇八个县，当县长的都得到宋傳典这里花錢运动，錢花够了，官才能做得稳。这样，为时不久，宋傳典贿选議長用的二十万，非但撈回了“本錢”，而且多赚出一笔很大的“利潤”。他还找了一个軍

閥——山东督办張宗昌做靠山，勢力更大了。

德昌髮网庄扩大了，改为德昌洋行，总行設在济南。青島設了一个分行，經營山貨出口；天津又設一个分行，經營飞得祿牌汽車。这时候，宋棐卿从美國回来，宋傳典为了讓儿子“历練历練”，就把德昌洋行總經理职位讓給宋棐卿。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由于新旧軍閥的交替，局面混乱。宋棐卿一看，張宗昌倒台，韓復榘得勢，馬上勾結韓復榘的副官長孟曉峰做后台，給他撐腰，德昌各地的总、分行都并到天津来了。宋棐卿做美金窟头，几乎又将德昌賠光。1932年再增募股本，集資二十三万元，在天津开办了東亞毛織公司，把韓復榘的第一師師長孫桐軒和副官長孟曉峰拉进來做了大股东，又拉上韓復榘的鐵甲車司令趙子貞做了副理。

宋棐卿为了發財致富，损人利己，邪魔鬼道，手腕之多、之辣，比起他老子宋傳典可說是“青出于藍”。比方說，当时正值“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国人民仇恨帝国主义，拒买英日貨物，連几岁的小学生做手工都不买日本出的馬糞紙。宋棐卿一面用最低的價錢大批囤积英日出产的棉布牟取暴利；一面用进口毛条紡出來的毛綫冒充國貨，称做“抵羊牌”毛綫，迎合爱国人民抵制洋貨的心理，果然“抵羊牌”毛綫大受欢迎，暢銷國內。宋棐卿一看有利可圖，接着在商标上占用了许多羊字，像“双羊”、“群羊”、“五羊”、“猴騎羊”、“三羊开泰”、“苏武牧羊”……叫別家休想在“羊”字上打主意。那时候，天津

还有一家祥和紡毛厂，創办人袁紹周，也紡毛綫。祥和出“飞机牌”毛綫，宋棐卿就出“高射炮牌”毛綫；祥和大減價，宋棐卿这里买一磅送一磅；宋棐卿还利用天津有名的百貨业走街的“五虎”之一郑潤卿，麥門到各處造謠言，破壞祥和毛綫的名譽。不久，就把祥和擠垮，連入帶机器一并吞进了东亚厂。

宋棐卿統治工人更有一套从美国学来的独特手段。比方說，他把工人分为年工、月工、日工三种，年工月工多半是他的老乡，或者和他瓜扯蔓、蔓扯瓜地有点亲戚关系，这些人按月算工資，工資比較高，还能得到各种“福利”待遇，例如每年可以回家一次，工資照發还管車費等等；和他沒有亲戚关系，但却是山东老乡，也有些“优待”，如可以住宿、入飯团、在浴室洗澡等等，这些人統称为里工。日工多半是河北人，工資是按天計算，也比較低，什么福利待遇也沒有份儿，这些人統称为外工。外工約占全体工人的80%。宋棐卿用这一套毒辣的手腕分化工人、統治工人，在工人中形成山东帮、河北帮，造成工人之間长时期的矛盾和分裂，这一历史問題一直到解放后才得到徹底解决。

說到宋棐卿剥削工人的絕招儿，真是无奇不有。上廁所必須有“恭手”才能去。一个車間一二百工人，只有兩个“恭手”，挨不上个儿，大小便都得憋着。因为憋不住尿在褲里或是因为跑肚子上廁所被开除，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厂規上还規定：每月工資不超过一百元的不得結

婚。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每月不过七、八元，最多不超过二十元。按照厂方的规定，谁有资格结婚呢？有的工人已经结了婚，有的工人偷着结了婚，要是女工一生孩子，就要受到开除的威胁，至少也得写个“悔过书”，保证今后不再犯“生孩子的错误”；如果两口子都在东亚做工，他就把一个调在白班，一个调在夜班，叫人家夫妻总见不着面；有的女工怀孕以后，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心肠打胎。

就这样，到1935年，东亚厂的股本增加到八十万元，相当于开办时的三倍半。到1936年，股本竟然达到一百万元。

七七事变以后，都市里百业萧条，羊毛货源和产品销路都断绝了。宋棐卿为了向“皇军”献媚，不断给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岡村宁次送上珍贵礼品。跟日寇一勾搭，他就能从上海弄来一整套织麻袋机器，给日寇一八二〇部队做军用麻袋，混水摸鱼，大发国难财。这时，背了时的副理赵子贞，被他一脚踢走，换上一个应时当令的陈錫三做副理，又为陈錫三活动个“新民会”会长；同时，为了巴结大汉奸伪商会会长邸玉堂，他用重金买了一个唱大鼓的，送给邸玉堂做小老婆。……这样，宋棐卿在日本统治时期，又有了新的靠山。

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宋棐卿的双重压榨下，生活就更苦了。工资低到连一个人的最低生活都维持不住。除去在厂里干活以外，还得到外面去扛河坝、蹬三輪、拉膠皮、織毛活等等。洗染部的活特别重，上班前，管理先摸摸工

人的肚子，肚子癟的就叫滾蛋。厂里养着一百多条狗，黃澄澄的窝头吃得肥肥的，工人餓急了，便偷着到狗食盆里拾狗剩下的窝头吃。那时工只管一頓飯，活还特別累，工人們逼得没办法，只好在吃这一頓的时候，尽量撑飽。有的人一頓吃到十七八个窝头，早晚不吃，一飢一飽，把胃都吃坏了。当麻原料供应不足时，宋棐卿想出用麻和棉桔皮混紡，先把棉桔皮加上火碱和硫酸放在蒸鍋里煮，然后雇临时工在搓板上洗。不消几天，工人的手連水泡带碱燒，全磨出窟窿，手坏了不能干活就被解雇，另换一批新工人。那时候，日本鬼子命令防空，不管天气多热，也不准开门窗，还得挂上双層黑紅布的窗帘，室温高达四十多度，麻土飞扬，对面看不見人，几乎每天都有人晕倒！

宋棐卿在精神上毒化工人、麻醉工人，更是花样翻新。工人們都要学“东亚精神”，先是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时；后来又集中訓練，每人脱产学兩周。中心的內容就是宣傳“劳資互惠”，要工人卖力气給資本家干活，服服貼貼地受他的剥削和摆弄。比如有一課叫作“求职困难”，里面說社会上失业的人很多，謀求职业很困难，所以要大家“不偷懶”“不要滑”，“使主管人滿意”，否則，“迟早总会把位置丢掉的”云云。“东亚礼仪”也是一課，工人在馬路上遇到經理或职员，要鞠四十五度躬，不可太快，也不要太慢，如果騎着自行車，先下車后再鞠躬。

“东亚銘”每个职工一份，悬挂家中，好好遵守。上面写着厂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司之主义：“我們

要实行劳資互惠。……”最后还有耶穌聖訓：“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等等。在宣傳“勞資互惠”上，还有一套迷惑人的办法，例如在1943年，宋棐卿就要了一回“贈股”的鬼把戏，召开了贈股大会。他先講一个故事，說：从前有个婆婆，給三个儿媳妇每人三顆麦粒，大儿媳嫌少把它扔了，二儿媳把它吃了，三儿媳把它种在地里，过了几年便生出許多粮食。宋棐卿接着就宣布：“現在我贈給你們股票，日工一股，月工兩股，年工三股，職員四股，主任五股。我希望过几年以后，你們都成为厂里的大股东！”还說：“工人就是股东，公司是大家的，今后多賺錢，大家也多沾光，咱們都是一家人，大家好好干吧！”可是他“贈股”是有条件的，必須三年之内不犯“厂規”，到期才能把临时收据——张小紙条，换取正式股票。如果三年之内，記过一次，股票就晚給一年，中途开除，股票就干脆不給了。实际上，他的厂規又多又苛，即使不犯厂規，管理看着不順眼，也照样会开除記过的。誰能保住在漫长的三年之中平安无事呢？所謂“贈股”还不是画饼充飢嗎？日子长了，有些工人也看破他的戏法了，都說：“这完全是給咱們一个热火罐抱着啊！”

在日本法西斯統治时期，宋棐卿依仗日本鬼子作靠山，对工人采取高压手段，根本不准說出一个“不”字来。稍不如意，就开除工人。工人們有的被逼死了，如徐溫之死，黃秀珍跳河等；有的被无故开除，如金菊培、陈洪泰等；有的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来一个个人反抗，如

李蔭棠掌打宋杏村，郝貫一怒打李靜山等等。那时候，由于日寇占据城市、封锁消息，解放区的情况很难传播到厂里来，工人們沒有党的领导，也就只能个别的在經濟利益上和資本家拚一拚。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我們東亞厂才有極少數的个别人，加入了共产党的組織，或有了地下党的关系。日本投降以后，形势大变，这極少數的紅色种子，正如毛泽东同志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讓我們看一看，東亞厂的工人阶级怎样逐步接受党的影响和领导，向資产阶级及其他反动势力展开复杂的、火热的斗争，在斗争中如何成长壮大起来的吧！

我們工厂史的“正史”，将从日本投降以后写起。

第一回、忽啦啦捐款一場空 霧隱屬工会初現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几天的时间，勾結日寇一八二〇部队的宋棐卿馬上搖身一变，以天津市工业代表的名义，坐飞机到重庆去活动，找大头抱粗腿去了。他的弟弟副理宋宇涵留在厂里，發給職員們每人一件白襯衫，一条西式白布褲，一条黑領帶，每天打着小旗，整队到現在的解放路，当时的旧英國中街，去欢迎美国兵。过了十来天，美国兵全部占領了天津市，又过了大約一个月，国民党軍隊和一般的“接收大員”才匆匆忙忙地坐飞机赶到天津来。

宋棐卿有个特点：換一个“朝代”，他就換一个靠山。这回日本一垮台，他馬上又在重庆和还未發表的天津市伪市长张廷驥搭上鉤，經過賄賂串通，居然疊去他“經濟汉奸”的罪名，和张廷驥先后回到天津。当时天津市許多当过汉奸的資本家，有的手眼不灵被抓起来了；有的厂貼个“敌伪产业”的紙条被查封了；唯独宋棐卿和他的东亚厂子平安无事。他为了討好、报效国民党，在工人当中掀起一次募捐，慰劳國軍；以表“愚忠”。

九月里，天高气爽，可是机器房里热烘烘的，工人们干活还流着汗。下午四点多鐘，正是人們疲倦的时候，在整理部狹長的大工房里，东邊的兩条长案子周围坐滿了女工，低着头，手像飞似地縫着麻袋角。在她們的旁边排列着二十多台机器，男工們手忙脚乱地蹬机器，扎麻袋的边和口。靠西邊的漿紗机，从架子上拉下几百条麻線，把它們按在肥皂水里，通过大滾子緩緩地纏在一个巨大的經軸上。聚精会神的男工們围着它接头、上綫球、調理麻線，忙个不停。

車間的管理手里拿着个小冊子，由縫角印序那边，一面講着什么，一面走过来。到了漿紗机跟前，他站了下来，指手划脚地说：

“喚，大家听着，現在有个事儿跟你們說說。八年抗战，多亏了勞苦功高的國軍，打走了日本鬼子，我們当工人的也應該拿出一点自己的心意，来欢迎慰劳國軍。現在，我們經理發起一个慰劳國軍捐款，你們每一个人，都要尽力多捐！”說到这里，他故意停住，用眼睛扫了一下周围的工人，提高嗓門說：“这回經理可是很注意，誰捐多少，上我这里来交錢，經理还要看名冊呢！”說完，他又晃头晃腦地走到压光机跟前叫喊去了。

这边的工人们有的入悶着头儿干活，不言声；有的人交头接耳，嘰嘰咕咕。一个黑圓臉小矮个儿的扫地工，手里抱着一堆肥皂，听了管理的一番話，撇了撇嘴，心里罵起来了：

“哼！去你媽的吧！什么‘劳苦功高的國軍’，日本鬼子一來就撒了子，跑的連個毛毛也沒有了，呸！”

这小伙子名叫李洪緒，是个赤色群众，有地下关系。他是山东益都李家集人，虽然和管理李靜山是远門本家，还是李靜山介紹來厂的，他的思想却比較进步。因为李家集是在解放区的邊緣上，村里老輩有許多是当八路軍的，他一向对八路軍的印象很好。

1940年，他正是十八岁，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兵，跑到天津东亚厂来做工。那时候他还懂得工人阶级是怎么回事，也弄不清八路軍和工人、农民、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只知道八路軍好，真打日本，替穷人說話。初来厂的头几年，只知道干活吃饭，觉得生活还不错——窝头可以吃饱，还能有几个零錢买双袜子穿；以后，日子越过越坏，工資远远落在物价后头，一个月的工資只能买到七尺二寸布或几盒香烟，吃都吃不饱，别的更甭提了！心里有气，恨资本家，恨职员，恨待遇不公，就不好好干活，净想破坏，拿东西煞气。比如从浆紗机上偷肥皂洗衣服，隨便乱摔线轴、工具等等。由于当时他的觉悟还不够，这种种破坏行为只不过是为了个人泄恨而已。

当时，他对资本家还存着一点幻想，因为宋翠卿一給工人講話就哭穷，所以他幻想着将来日本走了，公司“买卖好轉”，或許工人也可以跟着沾点光，生活变得好些。

1945年3月，他的一个朋友李志，从老家山东解放区来找他。这位李志过去也是东亚厂的工人，入东亚以前曾

他在八路軍里当过战士，因为负伤，回家休养，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才到天津来谋生。那时候就和李洪緒在一塊儿干活，很是談得來。李志干了不久，为了一瓶髮蜡，被管事开除，生活沒着落，他父亲托人情，把他荐給宋子徽家里去当差，工作就是专給宋公館看猫，这个猫是宋太太的宝贝，吃的是猪肝，穿的是毛衣，出来进去抱着坐汽车。

当过八路軍战士的李志哪里看得慣这一套，沒几天，他一气就把这宝贝猫，从楼上一脚踢到楼下，摔死了。李志赌氣跑回山东解放区老家，在那里找到了部队的关系，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入党，但组织上很信任他，知道他在天津做过工，因而便派他回到天津来做地下工作。

今年春天，两个好朋友又見面了，自然是非常喜欢。李志就向李洪緒介紹解放区怎么好怎么好，李洪緒問他：“解放区既是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呢？”李志很了解他，知道他不会坏事，就告訴他：“上級派我来这儿发展革命力量的，你敢不敢鬧革命？”“敢！你說怎么闹法吧！”从此，李志就經常找李洪緒談心。慢慢地，李洪緒懂得了許多革命的道理，澄清了許多糊塗思想。比如，以往和职员直接接触，恨职员甚于恨資本家，和李志談心以后，才把仇恨由职员轉到資本家身上，李志还給他指出来：“光一个人摔摔东西，泄泄恨，不解决問題，必須团结群众同資本家、反动派作斗争，才能有出路。”李洪緒苦惱了許多年，就是找不出方向，經李志这么一启发，可就有了奔头了。以后，李洪緒和李志經常联系，有了正式

的地下关系了。

当下，李洪緒把剛領來的肥皂抱到漿紗機跟前，交給當車工曲世忠，對他挤擠眼，用嘴沖着管理那邊一努，低聲說道：

“聽見了嗎？他又冒熊話啦！”

曲世忠和李洪緒是同鄉，是個耿直的硬漢子，也是李志發展的地下關係，他把眼睛一翻，沒好氣地說：“真見他娘的鬼，褲子面還混不上呢，哪有閑錢買肉包子喫狗去！”

“他們就是沾了這路事上心！”李洪緒更壓低嗓子說：“咱們還得想個辦法對付對付他們！”

“對！非給他弄砸了鍋不行！”

“今天晚上，把咱們的人找到一塊兒合計合計吧！”李洪緒說着拿起幾個壞了的紗管，送去修理了。

當天晚上，李洪緒、曲世忠在宿舍里和李志發展的另外兩個地下關係王益成、李俊云偷着開會。小組長李滿壽提出來：捐款的事怎麼辦？怎樣才能讓大伙兒不捐？王益成、李俊云都反映情況：許多工人對國民黨抱着很大幻想，這個事儿可不好攔；比如說，第一精紡部有個工人，平常對資本家很仇恨，可是這一回慰勞國軍捐款，却很起勁兒，捐得比誰也多。

“咱們車間的情況也差不離！”曲世忠抽着廉价的香煙，苦惱地說：“大伙兒認識不清，捐款的心氣儿挺足，誰要說別捐，誰就會脫離群眾啊！”

“喲，我看也不見得，誰手里有个富裕錢啊；还不是为了飯碗子，怕当管理的給小鞋穿，受不了嗎。”王益成粗声粗气地說。

小小的房間里，緊緊擺着上下兩層鋪。大家坐在底下一層鋪上，低着头，苦苦思索着，半天沒說話，空氣壓得很沉悶。李洪緒抽着一个烟屁股，狠狠地吸了兩口，黑黑的圓臉上，一双灵活的圓眼睛轉了一下，慢騰騰地說：

“我想起一个事儿來了。你們可知道織麻部有个工人，个人捐了款，在報紙上登出名儿来，大家不是很羨慕嗎？我看咱們就在这上面琢磨琢磨。”

“照啊！”曲世忠把大腿一拍，兴奋地說：“只要个人捐个人的，那就好說了！”

別的人也同意：

“咱們就怕集体捐，都比着就不好办啦！”

“对，一个一个地捐，劲头就不大了，誰有那份閒錢啊！”

李洪緒笑嘻嘻地說：“咱們对大伙儿就这么說：「集体捐，是給東亞买名誉；个人捐，还落一个好名儿呢！」真要把个人捐个人的空气哄起来，那就好办啦！”

第二天，大家各自分头宣傳。曲世忠在浆紗机周围，李洪緒在縫角縫边那里，散布空气，說：“捐款倒是个好事儿，集体捐可是白花冤枉錢！个人捐个人的，单打独斗多有劲！爱捐多少捐多少；多少还在報紙上落个好名儿呢！”還說：“他們支嘴儿容易，可是飽汉不知餓汉飢啊！”



群众一听，很有道理，将将说进他们心坎里了。一个女工也满处嚷嚷说：“个人捐个人的，我当被子都捐；要是集体捐，我一个子儿也不拿！”她这么一嚷嚷，大家都拥护，再要集体捐，谁也不肯掏钱了。

车间管理得到这个消息，很是着急。心想：要是非按集体捐，恐怕闹不出好结果，莫若就依着工人按个人捐，可是得想个主意辖制辖制他们，叫他们每人多少也得捐点儿。于是，每人发一张纸条，宣布说：“谁捐多少就把名字和钱数写在纸条上，交给我，我给你们往上报！”

工人一听，心里很不满意：“我们捐钱，你去买好，去你媽的吧！”李洪緒、曲世忠等几个少数民族人一带头，大伙儿都把纸条撕了，扔了。

管理们等了好几天，一个捐钱的也没有。

有一天上午，李洪緒正在车间里扫地，忽然看見一个小管理員，叫曲世忠到一边去談話。李洪緒故意碰了曲世忠一下，圆眼睛瞟着他，低声說：“大概是为了捐款的事儿，沉住气，伙計！”曲世忠笑了笑，扮了个鬼臉儿。

曲世忠走到旁边的办公桌前，管理員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毫不客气地問：

“你为什么不捐款？”

“我不能花錢买罵。”

“你捐你的，干嗎花錢买罵呢？”

“大伙儿都不捐，我一个人捐，那还不是花錢买罵嗎？”

“別人不捐還好說，你是李靜山先生的亲戚，你就得領頭捐！”

“我沒錢！”

“沒錢不要緊，我給你借上。”

曲世忠灵动的眼睛眨了几下，黑黑的臉上露出隱蔽的笑容，故意說个大数目字氣氣他：

“那好吧，你給我借上五十萬！”

管理員哪里拿得起五十萬，氣得他干瞪眼兒，說不出話來。兩個人正在頂牛，李靜山走了過來，他那一只天生的斜眼望着一邊不看人，架子十足地說：

“世忠，慰勞國軍，你干么不捐款呢？”

“我怕挨罵。”

“怕什么；咱們卖房子、卖地捐錢，誰也管不着！”

曲世忠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咬定了“大仇尤不報，我也不捐”。車軻轆誑過來過去地跟他泡，鬧了一上午也沒干活兒。

这么一鬧騰，尽管別的車間給國民黨軍隊捐了許多款子，整理部的工人却沒有一个捐錢的。

事情过了不久，國民黨飛來的大官兒們，一面忙著搜收，大發勝利財；一面往各工廠鑽，想扎下老營，發展國民党的勢力。李洪緒他們發現工人們有的在議論組織工會的事兒，自己老早就有這個要求，也看過一些進步的刊物，如“中國青年”、“民主周刊”等，恨不得馬上組織起工會，把對資本家的一肚子仇恨倒出來。向上班調停一

彙報，李志完全同意。由於離山東渤海區黨委比較遠，李志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搞工會，只是原則地指出來：“應該積極團結工人，給群眾謀福利，支持工會的活動。”

有一天，正在上班的時候，李洪緒從材料室領回來几盒縫麻袋角用的大針，一眼看見漿紗機的旁邊，有幾個工人站在一堆，交頭接耳地談論著什麼，他湊到跟前，看到漿紗機上的當車工賈鳳鳴，靠着牆，一只腳踏在卸活的小車上，黑黑的臉兒亮着，手里擺弄著一個紗管，驚驚糊糊地說：

“我們要組織工會，有了工會，可以向經理要東西，再一說有了工會，就不能隨便開革咱們了！”

工人們聽得都很起勁，有的說：“這可太好啦！日本時期，干著活提心吊胆，止不定哪時候就叫你卷鋪蓋卷滾蛋！”有的說：“抗戰八年，罪沒少受，這會兒也該直直腰了！”

李洪緒樂呵呵地插嘴說：“組織工會事情好，可是怎麼個組織法呢？”

賈鳳鳴的表情很遲鈍，慢慢騰騰地說：

“報名唄，誰願意參加誰就參加，報了名單交給我們，我們再往上面報，我們現在已經有發起人了，發起人的頭兒就是樓上織麻部的李宗顧。”

“哦，就是織麻部的過磅工李宗顧呀，”李洪緒點点头，“這個人還不錯，以往愛跟管理較個理兒，頂個嘴兒，大伙兒對他的印象還挺好！”

談到这儿，管理來巡視，大家各自散了。从此以后，李洪緒經常和賈鳳鳴談工会的事儿，有时候到二樓跑單子送活，遇見机会也有意識地和李宗頤接近。他在縫角、補布等工序上，常宣傳組織工会的好处，登記了一些個會員，名單都交給李宗頤了。

賈鳳鳴是个什么人物呢？当时他二十三四岁，老家在农村，成份是貧农。因为家里生活很苦，十几岁上就到天津來做工，先在一家針織厂，后来又在达生紗厂，最后來到東亞。在日本統治时期，他一个人做工，只租了一間小屋，也是破破爛爛的，日子一点也不寬裕。按出身和成份來說，應該是个很好的工人；可是他一点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也沒有，光羨慕有錢的和做官的。他有个叔伯哥哥叫賈如松，是个国民党員，中統特務。日本一投降，賈如松就回到天津，他的上級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員苑寶璜。苑寶璜在大革命时代就是工賊，日本剛投降就坐飞机由重庆飞到天津。一到天津，就糾合一帮爪牙，利用工聯会的名义，在各工厂大肆活動，搞黃色工会，積極培植自己的个人勢力。

賈鳳鳴看到他的叔伯哥哥賈如松，一到天津就當了工聯会的筹备委員，和苑寶璜这样的大官儿来来往往，很是眼热，心里恨不得找个机会，也捞个官儿做做。賈如松受苑寶璜的指示，叫賈鳳鳴出头發起組織工会，賈鳳鳴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不过賈鳳鳴是个肉头，鴻鴻糊糊，窩窩囊囊，沒有什么活動能力，賈如松又通過賈鳳鳴在東亞厂

里，物色了几个臭味相投的落后工人，如染部的禹仲玉，整理部的女工朱雪亮等，帮助他的兄弟賈鵬鳴，一同發起組織工会。

李宗頤又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当时三十多岁，河北省文安县人。抗战时期在老家解放区当过小学教员，有些文化，能說会道，写写算算也有一手。文安县人称文安洼。十年九涝，1939年，他因为家里歉收，生活很苦，来津謀生。正巧那年，天津也闹大水，東亞經理宋棐卿邀买人心；特意搭了窝舖，收容灾民，还施舍大餅稀粥。水退之后，他利用灾民感恩心理，挑选一部份棒小伙子，給他当工人。其中有少数人，感激涕零，成为他的心腹爪牙。李宗頤就是跟这一批难民工人一同进厂的。他很精明强干，見景生情，随机应变，像猫儿眼一样。以往他經常能抓住当管理的弱点，和他們吵嘴子架，总是用軟硬劲，說出話来，讓管理急又急不得，火又火不得，干生气；想开除他吧，又抓不住他的小辫儿。后来，工人們遇到和管理發生糾紛的时候，也常去找他出主意，他也願意出头帮忙，所以他在工人当中印象确实很好。可是他做这些事，都是为了自己种人情；与人方便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自己方便。这个人遇見什么事都先盤算盤算自己。表面上，要姪汉，充光棍，真到了节骨眼上，下油鍋，溜鍋邊；要冰缸，站缸沿，是个最精最鬼的投机人物。苑宝璜通过賈鵬鳴了解到他是个“滾刀肉”，“歪歪纏”，就連厂方也怕他一头，所以很欣賞他，觉得組織工会，非利用这号人

当头儿不可，就指示賈鳳鳴約他，一同办工会，并且指定他是个头目人。李宗頤本来就有些財迷，正想找个机会，显显身手，捞摸捞摸，自然就一口答应下来，并且积极地活动起来了。

李洪緒他們和一般工人，只看到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等都是穷苦的工人，李宗頤是个“爱打抱不平”的、有些文化的工人，当时还不知道他們和国民党党棍宛宝璜、賈如松之間，暗中彼此利用，勾勾搭搭呢！东亚厂工会的领导权，一开始就被这帮家伙操縱着；然而，矛盾是复杂的，斗争是曲折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着，变化着。……

第二回 稻田捕鳥黨員接頭 泰山庄頭經理發威

正在厂里醞釀組織工会的期間，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离東亞公司大約二里多地的一片稻田附近（現名何興村），来了三个“爱好捕鳥”的工人。这地方很荒涼，除去稻子地以外，有許多大太小小的死水坑，坑里长着一人高的蘆葦，来上一陣風，就蕭蕭颼颼搖摆个不停。稍远的地方，排列着許多像坟堆似的窩鋪，住着一些穷苦的貧民。

三个人踏着荒草，向葦子坑走来。头前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子，手里拿着竹竿，后面跟着一个瘦巴巴的小矮个儿，胳膊上搭着几张鳥网，最后面的提着鳥籠。大汉子左右张望了一下，觀察一番地勢，看到前后都有葦子坑，比較隐蔽；左右可以望到路旁的行人，就低声对他的伙伴說：

“这地方不惹眼，又能瞅見路上的行人，咱們就把網立在这儿吧！”

他們馬上动手插竹竿，把一张张三尺來寬、七八尺長的鳥網接起来，連成一片，布在水坑的旁边。这种鳥网是用細而結实的絲綫織的，网眼有一寸見方，織得銀巧妙。

当鸟儿低飞的时候，很不容易发现空中的网，只要它一头撞上，网就被鸟撞出一个兜儿，任它怎么扑腾也挣不出来，捕鸟人便可以从容地走过来拾取猎获物了。

布好网以后，三个人都散开了。那魁梧的大汉子坐在一棵大树底下，悠闲地吸着烟，浓眉下一双大眼，频频望着路边，注意着偶然出现的行人。

这大汉子名叫李兴荣，是东亚毛织公司修理室的技术工人。他十五岁就到铁工厂学徒，一进门先立字据：学徒四年半，伤、残、病、死，厂方一概不管，可真是活人跳进了大火坑！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还要给一位师傅们搭好床铺，等人们都睡了，自己才能睡；只觉得刚一合眼，他又得爬起来，先给师傅们倒夜壶，打洗脸水，买早点。早点的花样多，师傅们的口味又不一样，有喝豆浆吃馃子的，有喝茶汤的，有吃豆腐脑的——还得记住谁不要辣子，谁要多加蒜，若有一份买错了，就得挨一顿臭骂。最惨的是：掌柜的为了多赚钱，常常包下一个紧急工程，要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赶工。当师傅的还可以倒班睡觉，小李兴荣可就苦了。有一次，他一连七天七夜没捞上挨枕头，中午回厂吃饭的时候，困得靠在电线杆上就睡着了！等到睁开眼来，已经过了吃饭时间，也不敢回厂吃饭，只好饿着肚子干活。小李兴荣累得早就得了尿炕的毛病，再这么一熬煎，他大白天上茅房时，总要先拍拍自己的后脑勺，想明白确实是在茅房里，不是在做梦，才敢尿尿。

这样的苦日子足足熬过四年半，出师的那天晚上，他立刻收拾铺盖要走。掌柜的还想叫他多待半年“謝謝师”，他可說什么也不干了。心里說：“去你媽的吧！我早受够了！”濃眉毛一挑，扛起小鋪蓋卷儿，头也没回地走了。

李兴荣在外面耍手艺，掙錢养家，在哪儿也待不长。天下老鵠一般黑啊，当掌柜的总是变着花样在工人身上打算盤——怎么能叫工人少拿錢、多干活；李兴荣却是个宁折不彎的汉子，鬧不对就卷铺盖，半年的功夫换了六七个地方。1940年考进东亚厂，派在修理室当鉗工。

和李兴荣一块进东亚厂的，有个工人叫刘振祥，兩個人在一起干活，相处的关系很好。以后，刘振祥因为工資訂的不合理，赌气不干回了老家。他老家在冀中，是解放区。不久，他在老家参加了共产党。1944年，刘振祥接受了到敌占区發展組織的任务，又来天津，找到了李兴荣。經過几次談心，刘振祥介紹了解放区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工人怎样受尊重的情形等，李兴荣受到启发，由刘振祥介紹入了党。最近，李兴荣又發展了修理室的工人李裕宇、崔成有入党，三个人成立支部，李兴荣担任了支部書記。刘振祥給他們送来解放区的報紙，他們三人看完后，都放在厂里行人必經之处，叫厂里工人們拾着看。

今天是星期日，三个人带着鳥网出来捕鳥，这是他們向領導彙報工作的一种掩护方法，鳥网是三个人湊錢买絲綫自己編的，这片荒地就是他們經常和領導人碰头的地方。

“扑楞楞！扑楞楞！”一只“胡不拉”鸟撞在网上了。正当李裕孚、崔成有过去捉鸟的功夫，从稻地南边走来一个男子，约有二十五六岁，穿一件灰布夹袍，走道走得热了，黑黑的脸上红扑扑的。他是刘振祥离开天津以后，给李兴荣接上的领导关系——俞国忠同志，化名老王。

“你们这个网真‘下货’啊！”老王同志走过来，故意大声笑着说。

“可不是，哪一回也不白来！王大哥，今天晚上咱们‘炸铁雀’吃吧！”李兴荣也笑着大声说。

瘦干巴的李裕孚对这位王大哥笑笑，又向崔成有使个眼色，喊着：“咱们去轰鸟吧！”他俩提着鸟笼子，跑一边巡风放哨去了。

老王同志跟李兴荣坐在树底下，低声谈着话。老王经常住在杨柳青，隔一两个月才到天津来找他一趟。因为那时候工厂里的党员非常少，党在企业中的力量很薄弱，所以领导上特别重视李兴荣的工作，而李兴荣同院的街坊中就有一个特务，为了便于隐蔽，才跑到外边来接头。接头的次数也不能太多，唯恐接近多了，可能暴露；因此，老王同志总要隔一个时期，才来找李兴荣。同志们多日不见，见了就特别亲热。李兴荣掏出一盒金枪牌纸烟请他抽，老王一面抽着，一面关怀地问：

“兴荣，你们近来生活怎么样啊？”

“咳，甭提啦！”李兴荣两条浓黑的眉毛拧在一起，

憤憤地說，“物價落下來，剛剛好過幾天，這會兒又漲上去啦！糧食一天一個價；工資可老是那麼個數，靠公司那點工錢是養不了家的。拿我來說吧，我爹摆攤，我老婆也在廠里干活，三個人都忙還養不住個家，我現在下班以後又蹬起三輪來啦！”李興榮抖擻精神又接着說：

“我告訴你一件平凡，最近我聽說廠里有人嚷嚷辦工會。”

“哦，”老王同志對這事很注意，馬上問道：“是什麼人發起的呢？”

李興榮扳着粗粗的手指，數着：“有賈鳳鳴、馬仲玉、李宗頑、董文彬……”

“這些人怎樣？有什么背景嗎？”

“有的不熟悉，咱不大了解。聽說工會最早的是發起人是賈鳳鳴，賈鳳鳴有个哥哥叫賈如松，他常到我們廠里來活動組織工會，是國民黨工聯會的，准是個壞蛋！”

“別的人呢？”

“馬仲玉是洗染部的工人，可是他跟賈鳳鳴原來就很要好，現在爭跟在賈鳳鳴的屁股後面跑，兩個人勾結在一起很熱乎。聽說到國民黨工聯會登記發起工會，就是他倆出的名兒。李宗頑和我不很熟，這個人明面上看起來還不錯，誰知道骨子里怎樣？那個董文彬也不怎么好，有些流氓氣兒，講究擺胳膊摔跤，耍大刀。他有個特點，動不動就瞪起眼珠子，張口要把人‘廢了’，‘廢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嗎？就是把人弄殘廢的意思，所以人們都怕

他。”

老王同志正在思索着分析这些人，李兴荣轉过臉望着他迷惘地說：“我看这个工会是‘根子不正秧子歪’啊！有国民党反动派在里面把权，能办得好嗎？我們支部三个人在一起合計，大家都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是参加这个工会的活动，还是反对它呢？”

老王同志先不回答他，笑嘻嘻地說：

“我很願意听你先分析分析。”

李兴荣笑笑。这位寬肩膀，粗胳膊，高高大大的鉗工是个爽朗的人，他有一些工人阶级的直感；但是，入党还不到一年，文化水平也不很高，分析这样复杂的問題，真是感到有点儿伤腦筋。他搔搔头，摸摸自己的連鬚鬍子碴儿，想了一下，就坦率地說道：

“工会是应当办的，我們厂的工人提起办工会来，劲头可大呢，干着活儿，吃着飯，上茅房，見面就嘰咕这个事儿，簡直說吧，这就是我們談話的一个新題目。本来么，在日本鬼子手底下，熬磨那么几年，誰不想过兩天舒坦日子，誰不想跟資本家要点东西，改善改善生活啊！大伙儿对这事儿都很热心，我們几个人要是不参加倒显得有点特別；可是，这些工会發起人，我看他們是沒安好心眼儿，跟国民党坏蛋們拉拉扯扯，办不出什么好事。董文彬也是跟在裏面胡攬合，往后还不定闖成个啥样子哩！可是我們應該怎么办？还是弄不清楚。工会發起人后面有靠山，有后台老板，他們在工人里面可以隨便活動，咱們斗

不过他們啊！咳，我也不會分析，說了一大堆，還是說不明白。”他天真地笑起來，“還是你給說說吧！”

老王同志正要回答他的問題，忽然聽見李裕孚的聲音喊着：

“嘵嘶！……嘵嘶！一個‘紅鶲兒’飛過去啦！”

“嘵嘶！……嘵嘶！”那邊崔成有也呼應起來。

老王同志馬上東張西望，做出尋鳥的姿態，一面笑嘻嘻地說：

“今天要是运气好，這個三十二十個的，咱們打上四兩白干，把老爺子也請上！”

“好哇，我老婆會炸鈍雀，今天你嘗嘗她的手艺……”

一語未了，從他們身後走過來一個中年人，肩膀上揹着一支槍，戴着一付美國式黑眼鏡，上身穿著草綠色夾克，下面是藍哩機褲，晃晃蕩蕩走近他們的身邊。他倆東拉西扯談些家長里短的閒話，看着那人走到鳥網跟前站下來，啾啾鳥網，又慢慢騰騰地朝那邊稻田轉游過去了。

“沒關係，是來打鳥的，咱們接着聊吧！”老王同志笑笑，泰然地說。他吸一口烟，望着被微風吹得裊裊飄去的輕烟，思索了一下，不慌不忙地說：“興榮，情況是很複雜啊！你說的都對，不過，還不全面。我先告訴你一個情況：苑寶璜這個家伙活動得很厲害，他打着民主的招牌，在各個工廠抓工會，控制工人，一心培植自己的個人勢力，你們工廠的工會，不用說也是在他操縱之下搞起來的。”

老王同志把話放慢了一些又說：“根據咱們對苑寶礦的了解，他辦工會，是拿‘給工人謀福利’做幌子，在你們廠里也必定要給工人一些好处，支持工人們和資本家要点东西，我們可以利用他剷這個合法組織來進行工作。”

李興榮聽說黨對苑寶礦的情況早已掌握了，心里很振奋，可是對於利用合法組織的問題，還沒有繞過彎兒來，一双大眼睛忽閃忽閃地眨了幾下，疑惑地望着老王，老王看他還不能體會黨的政策，就從另一個角度启发他說：

“現在，群眾對於國民黨還抱着許多幻想，群眾又迫切要求成立工會，要求改善生活，國民黨苑寶礦他們正在拚命地抓工會領導權，如果我們站在運動的外面，或者反對他們搞工會，豈不是要脫離群眾嗎？”

李興榮直勾勾地望着老王，會意地點點頭。老王又進一步說：“當然，國民黨抓工會是为了給他們自己扩充實力，是不会真正為工人謀利益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更需要積極參加工會活動。只有我們的黨是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我們要和群眾站在一起，做他們的先鋒隊、主心骨。對工人有利的咱就支持，什麼時候工會的頭頭露出狐狸尾巴，干壞事儿，我們就在群眾裏面揭發他們，領着群眾前進。你說對嗎？”

“對！”李興榮覺得有個奔頭了，心里感到很興奮，“就這麼辦。以前，我們不知道應不應當參加工會，所以人家登記會員，我們站在一邊瞅着，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以后可得积极参加啦！”

“唔，你们不但要参加进去，而且要积极地做些工作，在选举工会负责人的时候，最好能争取当选，担任一定的职务，你看这事儿希望大不大？”

李兴荣搔搔头，思索着说：“在全厂里头恐怕没什么希望，我们这部份专管配零件，就那么三四十人，平常跟各车间的工人接近的机会很少。我要是在我们修理室里担任点职务，还许有门儿。”

“大范围要是不行，小范围里当选也好，就是选不上什么，也要积极活动，在工会里面起到一定的骨干作用。”老王同志想了一想，接着又问：“资本家对于工人组织工会有什么表示吗？”

“别提了，我听说发起人拿着呈文去见宋棐卿，跟他商量办工会的时候，他连看也没看，就把呈文摔在地上了。还说：‘什么工会！我不懂这个。我的厂里不准你们办工会！’你瞧瞧，这家伙多强呀！”

“宋棐卿这个资本家可不简单，宛宝璜想在他的厂里抓工人，他也不会甘心的。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矛盾，你们要多注意点儿。”说罢，老王同志又把解放区的情况谈了一下，了解了解厂里面的生产情况。最后，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那一卷“民国日报”交给李兴荣说：“这里边有从解放区带来的报纸和杂志，你们传着看。”

李兴荣恋恋不舍地握着他的手说：“好吧！我把你今天谈的跟他俩念叨念叨。希望你以后常来！”

“好。”

正說着，一群嘒嘒喳喳的小麻雀，从他們眼前掠过，一头撞在鳥網上，扑楞扑楞地亂煽翅膀，老王同志高興地叫起來：“老李、老崔，快來啊！”

他倆連窜帶跳地跑過來，大家动手抓麻雀，老王同志笑嘻嘻地說：

“好家伙！今天晚上這頓炸鐵雀，你們可真吃上啦！”

李興榮得到上級指示以後，和兩位新入黨的同志馬上轉變態度，不但自己報名參加工會，而且在本車間積極宣傳辦工會的好處，鼓動別的工人也參加工會。報名的人很多，李興榮把名單也都交給織麻部的過磅工李宗願了。

工會會員發展得很快，李宗願手里的名單一天天多起來，不幾天，報名參加工會的就有好几百人了。

想不到，宋葵卿突然來了一個“泰山壓頂勢”，對於正在醞釀組織中的工會給了當頭一棒。

那一天，李興榮他們一伙工人進了修理室，換上油衣服，剛預備干活，忽然管理跑出小屋，大聲喊着：

“喂！大伙聽着：現在先別干活，都到整理部去，經理要講話！”

李興榮心里暗想：“這不定又出什么鬼點子呢！”就看見旁邊一個外號叫大炮的工人翟文玉，把手里的榔頭往案子上當地一摔，罵罵咧咧地嚷道：“媽的！他講一回話，我們挨一回熊；講一回話，挨一回熊，這回誰又怎麼

惹着他了！”旁的工人也都嘟嘟囔囔地走向整理部。

整理部的大工房里，黑压压地站满了全厂的工人，等着开会。靠西头放着一张小桌，桌子前边临时安上了麦克風。这时，从西门进来一个大高个子，約摸四十多岁，长得一张大馬臉，寬腦門，兩只橫眉，一双裏眼，滿面怒容，寒气凜人，就仿佛誰坑他八百吊錢似的，他就是經理宋棐卿。他穿着一身旧藍色哩嘰西裝——照例的，每逢給工人講話，他都要換上一身旧西裝，好在工人面前裝穷。

宋棐卿在日本統治时期，动不动就开除工人，一向暴虐慣了。日本投降以后，工人們要求成立工会的心气儿很高，他非常不滿，可是用过去那样簡單的开除工人的办法，已經行不通了；派他的爪牙阻撓工会的阴谋又未能得逞，他一怒之下，便召集全厂工人，來个下馬威，打算先把工人想組織工会的勇气打下去，再亲自出馬，給工人办一个“宋氏工会”。

他揚着臉儿，大模大样，慢慢地走到小桌子跟前站住，嘴巴对着麦克風，先吹說他在日本时期“受了几年的压迫”，接着又把他去重庆抱粗腿的事儿，說成是“給工人要东西去”；然后，慢慢說到正題，臉上变了顏色，提高嗓門說道：

“你們吃着山东人，喝着山东人，还老罵山东人不是东西，你們还有点良心嗎？你們現在还要成立工会，吃我的，听別人摆弄，跟我搗亂，那可不成！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們，向来是亏着職員，不亏工人。我給你們福利的时

候，总是工人多，职员少。給职员三个，給工人五个；按三比五給你們……”

宋柒卿講到这里，台下的工人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会場不像开头那样肃靜，有的人在原地来回活动活动，有的人在麻袋上靠靠，有的憋得干脆开了腔，低声囁嚅着：“他媽的！給职员的少，怎么职员吃白面穿西服，工人連褲子都混不上呢？”李兴荣靠在柱子上，兩手交叉地抱着胸，悄悄向大炮說：“給职员的少？职员下了班有蹬三輪的嗎？”大炮啐了一口唾沫說：“扯蛋！不干活他給錢嗎？”工人們的臉上，多一半帶着憤怒的神氣。

宋柒卿一边說着，一边察顏觀色，看看大家有些听得不耐煩，知道人們有不滿情緒，于是靈機一動，先松一扣，臉上露出一絲笑容，把話又拉回來說：

“我們東亞公司好比一棵果子樹，你們都靠吃這棵樹上的果子活命；所以，咱們大家都要好好爱护這棵果子樹，要好好地吃……”

宋柒卿說到这里，見下面又安靜了一點，赶快再緊一扣，准备收場，說：

“你們應該好好听我的話。就是成立工会，也應該和我商討商量。我这个人嘛，是最講民主的。我在美國就學了許多民主。我可以給你們成立工会，只要听我的，那還不容易，下个礼拜，我就給你們成立工会！”說到這裡，他突然把臉兒一绷，冷冰冰的好像刮得下霜來，揮着手說：

“如果不听我的話，你們要是非自己成立工会不可，

那我就把果子树拔了，你們誰也別想吃，我豁着，关门不干啦！”

說完，他把臉兒一揚，响着大皮鞋，气咻咻地揚長而去了。

第二天，飯堂南面墙上，忽然出現了一張公司的布告，大意說：为了慶祝祖國勝利，工人能得到“合法的保障”，特責成馬壽亭、儲揖唐二位主任，自即日起，領導全體职工，進行筹备成立工会事宜。

工人們看完布告之後，紛紛議論，其說不一，很多人非常氣憤。那幾個工會發起人賈鳳鳴、馬仲玉等，也急速向他們的主子報信，研究對策去了。

第三回 地下党小破阴谋計 反动派大抓职工会

工人們看了布告，当然气憤不平，非常不滿；那些工会發起人，一看宋柒卿要組織工会的形勢很紧迫，也慌了手腳；馬上在一塊兒商量办法：一面報告市黨部苑寶璜，一面打算找些活躍的工人开个会，給大伙儿打打氣。

李兴荣自从听了宋柒卿講話之后，心想这家伙要來一个先下手为强，阻撓工人組織工会，果然不出老王同志所料。不知賈鳳鳴他們該有什么動靜，心里非常着急，就想法打听。他虽然認識馬仲玉，可是馬仲玉在洗染部干活，離修理室挺远，兩人誰也看不見誰。可巧，修理室給洗染部旋的水輪鋼瓦旋完了，應該去个人到洗染部，給染綫鋼換上，李兴荣就攬上了这个活儿。

他拿着銅瓦进了洗染部，瞧見染毛線的大鍋正在沸煮，熱汽散不出去，屋子里霧騰騰的，对面不見人。虽然天气已經有些冷了，洗染部的工人們，可一个个熱得光着脊梁。因为空氣潮湿，喘氣困难，人們憋得滿頭滿臉，挂着大汗珠子。李兴荣透過霧汽，看見染鍋旁边，站着一个凶煞神似的工人，打着赤膊，穿个短褲衩，一双破膠皮

鞋，两只铜铃似的大眼，瞅着染锅里的温度表，正是馬仲玉。李兴荣忙凑过去招呼說：

“仲玉，我給你們換軸瓦來了，是哪个鍋的？”

“在那边，我領你去。”

两个人脚底下踩着染綫鍋里沸出來的色水，來到一个染鍋旁边。李兴荣手里一边干着活儿，一边和馬仲玉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起来：

“喂，仲玉！昨天經理講話，你聽見了吧？人家也要給組織工会，你們打算怎么办呢？”

“去他媽的吧！”馬仲玉一翻白眼，把腦袋一晃，“他想給組織工会，讓他找一邊涼快涼快去吧，我們早就在工聯會登記上了！”

“光登記有什么用，你沒見布告？”

“我們明天就开个会儿，你也來參加看看。”

李兴荣緊盯着問了一句：“明天什么时候？”

“明天早上七点在公司前門集合，你通知你們修理室的人，看看誰去？”

“好，我告訴他們！”李兴荣換完了軸瓦，收拾倒落，帶着工具走了。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天剛朦朧亮，路灯還沒灭，騎自行車送牛奶的工人一晃而过，掏糞車子咕噥噥响，街上行人还很稀少。東亞毛織公司的前門外边，慢慢地聚集着厂里的男女工人。李兴荣領着修理室的几个人來到时，这里已有百八十人，大伙互相交談着，并沒进去。再一看，鐵

棚欄門還鎖着。

賈鳳鳴、馬仲玉、李宗頤等幾個頭兒，在前邊站着。董文彬等得不耐煩，抓住鐵棚欄，嘩啷嘩啷地搖晃着，打算惊醒傳達室的人，給開開大門。只見傳達室門兒一開，一個穿着警察制服的厂警走了出來，揮着手說：

“諸位請吧！經理有話：不叫在廠里开会！”

大伙兒一陣亂吵吵，可是厂警說什么也不開門，反而走进傳達室去了。

幾個發起人，商量了几句。馬仲玉穿着一件藍布對襟大夾祫，祫上密密的一排三十多個鈕絆兒，扎着褲腿兒，腳穿鷹嘴酒鞋，扯着大嗓門朝大伙兒喊了一句：“哥几个！咱們走几步，拐個彎，上李宗頤家裡開會去吧！”

李宗頤領着一大帮子人，往附近的一條小胡同里走去。李興榮一面跟着走，一面心里想：“吓，這些發起人到底有靠山啊！这么多人，還敢領到家裡去开会，要是我們地下黨員，或是個普通工人，这样干还不給抓起來！”他越琢磨老王的話越對，這些人和國民黨是在演雙簧，國民党和資本家是在唱對台戲，情況真複雜啊！

李宗頤家裡的院子比較大，樓下三間房子空着，樓上只有一家邻居。人們進來，院子里和樓上走廊都站得滿滿的，李洪緒、曲世忠、王益成、李俊雲等幾個住廠的山東工人也趕來了。人們都氣嚙嚙地罵宋棐卿：“這小子真不是玩艺兒，連廠子都不讓我們進去了！”

李宗頤，中等身材，長得細眼睛，淡眉毛，穿一身破

藍布制服，斯斯文文地走上台阶，說：

“我們开会吧！”

他是屬泥鰌魚的，最滑不過。虽然他知道这一次筹备工会，有苑宝璜在后面撑腰，可是如今宋棐卿抓得紧，压得狠，道行也小不了。往后，到底誰的工会能站得住脚，誰勝誰敗，尚在兩可之間，还是先別把马拉得太满。这样想着，他慢慢騰騰地說：

“弟兄們！宋經理的講話，你們也都听见了，他要給我們組織工会，可是我們辦的工会早就在工聯會登過記了，我們是合法的，大家看看怎么办吧！”

人們一陣騷動，亂嚷嚷起來了：

“我們不參加他的工会！”

“他這是穷琢磨我們呢！”

“咱們办咱們的！”

李洪緒心里想这是一个好机会，应当做些宣传鼓动工作，他走上台阶，圆眼睛扫视着院子里的人，高声說：

“弟兄們！我來說兩句。從來沒聽見說過，當經理的給工人成立工会，這真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啊！大家別以為山东人都是經理那一头的，山东人也分三六九等，有吃得开的，有吃不开的，像我这样的山东人，还不是照样受管理的气！咱們要想保住飯碗子，改善生活，非得成立工会不可！”

工人們听了他这一番話，議論紛紛。由于宋棐卿长期以來，造成河北人与山东人之間的矛盾，有些河北人一

提起山东人来就有气，嘟囔說：“山东人不是好玩艺儿！”

“咱们办工会不要他们！”有的人同意李洪緒的說法，李兴荣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人群里显得特別高大些，揮着手大声說：

“李洪緒說的話在理！山东人可不是什么样的都有？有吃香的，有受罪的，咱们受苦的工人都應該擰成一股劲，大伙儿齐心，才能把工会办好！”

“对，說的有理！”許多人都很贊成他的話。李宗顧瞧見大伙儿的劲头很足，也就覺得有些把握了，巴眨巴眨那双細眼，提高嗓門說：

“我再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工会已經登記了五百多會員，可是還沒有分組，針織部的李守信跟我提了好几次，應該年工和年工編一塊；月工和月工編一塊，日工和日工編一塊，还按照以前厂里办‘東亞精神訓練班’的老規矩編組，他說这样編，又省事又方便。我对这个事儿也沒有經驗，大伙儿看怎么办吧！”

大伙儿都不懂得編組問題有什么文章，也弄不清按年月日工分組有什么利弊，都面面相覷，一时提不出意見来。李兴荣心里琢磨：李守信是資本家的狗腿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里面准有資本家的阴谋，可是到底是个什么阴谋呢，自己也說不上来。正想着，忽听有人說道：

“宗顧，我說說。”

李兴荣扭头一看，原来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推着平头，穿着打补釘的藍制服，从人群里稳稳当当地走上台

阶。可能是不习惯当众说话，脸上先红了红，然后直接了当地说：

“千万不能按年月日工分组！”他的嗓门不高，可是说的话干脆利落，“大伙儿想想吧，要是按年、月、日工分组，一个组里，哪个车间的工人也有，别說齐不了心，连个小组会儿，也开不起来，这样，咱们工会还怎么办事啊！再说李守信，谁不知道他跟经理们一个鼻孔出气，他出这个坏主意，就是想破坏咱们，可不能上他的当！……”

有人插嘴问：“依你说，怎么分组好呢？”

“依我说，按车间分组，开会、合计个事儿都方便。”

大伙儿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想不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坑坑洼洼呢，就一致通过了按车间分组。李兴荣觉得这个小伙子说话很带劲，有心想和他聊聊，可是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哪个车间的。会开到这儿，也就散了。

俗话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李兴荣是个地下党员，是冀中区党委天津县委城工部的关系；这个小伙子名叫王广盛，也是地下党员，是北方分局天津市工作委员会的关系。虽然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可是按白区秘密工作原则，党员之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所以他们彼此谁也不了解谁。王广盛十几岁上，从老家小站到天津来，当过学徒，蹬过三轮，经常一天只能吃到一个窝头，瘦得干巴巴的。去年——1944年，东亚招货场临时工的时候，他来投考，管理看他长得瘦弱，怕他扛不动重东西，差点没收留他。今年三月，他由幼年时代的朋友王

兆凱介紹，參加了共产党。王兆凱經常和他見面，听取彙報，指示工作。最近王廣盛聽到要按年月日工編組的一股風，向王兆凱同志彙報以後，王兆凱就指示要在工人中間揭露資本家的阴谋。王廣盛在這次會上的發言，確實起到使群眾辨清是非的作用，他入党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受過黨的教育，懂得隱蔽自己的身份，在適當場合，以群眾的面貌出現，貫徹黨的政策，人們對他自然不會有什么懷疑了。

這個會開過以後，很快地，宛寶璜的指示就下來了。宛寶璜知道宋棐卿也要抓工會的領導權，心里不免有些着急。他領導下的工聯會和宋棐卿之間的摩擦，由“暗鬥”到“明爭”，也是越來越尖銳。宋棐卿在最近的這一次講話里提到過的這几句話：“吃我的，聽別人擺弄，跟我搗亂，那可不成！”所謂“別人”就是暗指工聯會的這一批人。宋棐卿在給工人訓話時，就經常借題發揮，挖苦、打擊工聯會的人。比如，工聯會有個主席叫李海山，宋棐卿在一次講話里，說了這樣一個笑話：“有一次，我到一個朋友家里去給人拜壽，壽堂桌上點着壽蠟，壽蠟上面寫着：‘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拜壽的人很多，擺了几十桌壽宴，真是熱鬧非凡。壽宴快吃完的時候，忽然有個人慌慌張張地跑進來，找工聯會的李海山主席，大喊着：‘不好了！不好了！咱們在某某工廠里組織的工會，叫人家‘工聯’①

● “工聯”和“工聯”都是国民党的派系，他們彼此互相攻撃，矛盾很深。

的人打跑啦！”李海山一听，咧了个大嘴，啊啊地说不出话来。我一抬头，看見兩支寿蜡，点得剛巧剩下兩個蜡头，一边留个‘海’字，一边留个‘山’字。你們瞧，这不是讓‘海山’坐蜡嗎？”宋棐卿在講話當中，諷刺嘲笑工聯會的人也不止一次兩次了。有時候工聯會委員賈如松到東亞來活動組織工會，宋棐卿就不讓他進來，給他碰一鼻子灰。

宛寶瑛花了很多心機，眼看要把工會抓到手了，不想宋棐卿忽然橫插一條腿，要奪去他的口食，他便指示賈鳳鳴等人，搶先動手，馬上把工會成立起來，讓他個木已成舟之勢，宋棐卿也就無計可施了。賈鳳鳴還有個叔伯哥哥叫賈如同，是仁立毛紡厂的工會理事長，這個工會也是宛寶瑛領導下的工聯會一手包辦的，賈鳳鳴他們得到宛寶瑛的指示以後，立即借到仁立工會的地点，開个緊急籌備會。會上，決定要打宋棐卿一記耳光，給他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第二天就開工會成立大會。當時，趕寫了三份呈文，準備立刻到市黨部、社會局、工聯會备案。賈如松看見事情很順手，樂得臉上的胖肉亂顫，有把握地說：“辦這些手續你們不用管了，我都包下來，你們明天尽管放心开你們的會吧！”同時，還決定明天上午就開成立大會，通知工人都不干活；并派梅桂榮、魏本城等八個工人把着前後門，告訴來上班的工人都去開會。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天剛亮，馬路上的行人還很少，在旧英租界雲南路二號東亞毛紡公司前門門口，站着

梅桂榮、魏本城等四五个正正派派的工人，看見有人来上班，就笑着打招呼：“哥几个，今天不干活，都到飯堂开会去！”“姐妹們，到飯堂开会去吧，今天咱们工会就成立啦！”

工人們对于資本家出头組織工会的阴谋，一眼就能看穿，也很痛恨；可是对于賈鳳鳴他們這帮工会發起人有什么背景，統治階級內部有什么矛盾是弄不清的。當時人們對國民黨還抱着一定幻想，看到資本家的“宋氏工會”落在后面，賈鳳鳴他們搞的工會搶先成立，覺得自己廠里的工人搞的工會，總能給工人弄點好处，當然非常高兴。得到了梅桂榮他們的通知，誰也不進车间干活，都說說笑笑歡欢喜喜地走进飯堂。

九點多了，飯堂里擠擠插插地坐滿了男女工人。這個飯堂也是宋棐卿毒化工人的場所：正面墙上，一個巨幅的橫額，上面用黑色油字寫着“軍事紀律——基督精神”八個大字。中文上面還注着英文。橫額的下面，東西兩邊，釘着用三層板做的活頁，像書一樣可以翻轉着看。活頁上面塗着淺米色油漆的底子，寫着黑油字。左边的內容是從“東亞銘”上挑出來的片斷；右边是几首歌詞，有工歌、謝飯歌、閉會歌等。地上還放着一架鋼琴，工人們每天到這裡吃飯，都必須站起來唱謝飯歌：

感謝天父，保佑平安，
養我肉體，賜我早(午、晚)餐，

更賜獎懷，心靈強健，

敬虔為人，討主喜歡！阿——們。

不管是職員、工人，也不管你信教不信教，反正不唱完謝飯歌，誰也不准坐下吃飯。今天，牆上多了一條橫額，是賈鳳鳴他們發起人，匆匆忙忙用紅紙寫的“東亞工會成立大會”幾個大字。

十點了，工人們早就等得很焦急，可是還不開會。只見第一排長凳上坐着主管辦工會的大小官兒們：市黨部委員苑寶璜、工聯會主席李海山、委員賈如松和“來賓”——仁立毛廠工會理事長賈如同、東亞菸草公司工會理事長胡德起等人。他們這一撥子，都是國民黨里一個派別的人；正在等候的是社會局勞工行政科科長劉畏吾，是國民黨另外一個派別的人。這兩方面爭權奪勢、勾心斗角，矛盾也很大。苑寶璜看了看手上的表，皺皺眉，朝着李宗頤發火地說：“怎麼回事？到現在還不見面，真是胡鬧！別等了，我還忙着呢，咱們開會吧！”

李宗頤原來想：社會局勞工科是專管工人的，不等吧，也是得罪他。現在看到苑寶璜不高兴，發下話來了，便連忙走到迎面一張小桌跟前說：“諸位，咱們開會吧。”

台底下的工人鼓起掌來，李宗頤報告了開會意義，說說組織工會的好處。正講在半截，忽然會場上起了一陣騷動，從外面進來一個瘦子，約摸四十多歲，內穿西服，外穿呢子大衣，戴着禮帽。工會發起人都站了起來，向他表

示欢迎。他臉上挂着微笑，不住地点头打手勢說：“請坐請坐，來遲了，对不起！对不起！”賈鳳鳴趕緊跑過來讓坐，他便一屁股坐在長凳上，這人就是社會局勞工科科長劉畏吾。李宗頤講完了話，來到第一排凳子，對宛寶璣客氣一番，請他上台講話；又趕緊來到劉畏吾這邊寒暄一回，就在他身邊坐下了。

宛寶璣走到桌子跟前，先咳了一聲，清清嗓子，這才說：

“諸位同胞！兄弟我參加今天這個會，感到非常之榮幸、非常之歡喜、非常之興奮！兄弟我是由重慶飛回來的，我看到抗戰八年，諸位同胞受了不少的苦，兄弟我万分的同情！我在这八年之中，不敢說勞苦功高吧，也沒少東奔西走……”

他東拉西扯，亂吹一通，吹他自己怎樣“抗戰有功”，怎樣“关心工人疾苦”，然後又說到本題：

“你們成立了工會，可就有了靠山；所以，因此，你們要聽工聯會的話！你們生活很苦，我早就知道，兄弟我不勝其關心之至！所以，因此，你們可以找經理們要求東西；然而，可是，也別一下子要的太多了。因為，如果，假如要的太多了，經理們不答應，工聯會也不好說話；你們說我的話是不是啊？對不对啊？噃！兄弟我亂七八糟地說了一大套，就算了吧！”

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口音，加了那么多的文字眼兒，工人們聽得稀里糊塗，摸不清頭腦。李興業、李洪緒、曲

世忠、王廣盛等人，都用心地听，可是也听不大懂，只感觉得不对劲。宛宝璫講完了，又換上李海山，他也講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話。

突然，听见院子里一阵喧嚷，有人大声喝道：“好！胆子不小，你們還敢罢工！”人們都吃惊地往外瞧，只见五六个穿黑制服的警察，气汹汹地奔饭堂而来。头前走着一个大个子，穿着黑呢子警官制服，佩着肩章，肩上有金线和金花，这人就是十分局的王局員。他橫眉立目，怒火冲冲，嘴里直喊着：“怎么你們罢工？主事的哪儿去了？”說着，就要拉門进来。

董文彬一听，馬上站起来，跑出饭堂，后边跟着四五个工会發起人，也随着走出来。董文彬向警察們說：“誰說我們罢工？我們是开会，長官都来了，你們看屋里坐着的都是誰？”說着用手一指饭堂。

王局員听了，略为犹豫一会，走到饭堂窗戶前，扒头往里覩視。看見好几个大官儿都在里面，他回头来，臉上的表情就緩和了，比較客气地說：“这是誤會，我們接到你們厂子里電話，說是工人‘罢工’，所以才來的。”說着，对那几个警察使了个眼色，他就走了。留下的几个警察明白王局員的意思：如果都走了，就沒法跟經理要錢了；于是跟着董文彬走进饭堂，在后面找个座，各自坐下。

这一段热闹的插曲，是宋棐卿搆的鬼。他發現机器房沒动静，工人們有人給擰腰，另外成立工会，自己挖空心思計劃出来的“宋氏工会”，一下子完蛋了。他又氣又

恨，馬上派人挂電話，謊告工人罷工，就叫警察來攬合攏合。

一場風波平息以後，社會局的劉畏吾又上台講了一通。他最喜歡說：“抗戰八年，血不能白流。”談了一頓廢話以後，接着，在工人面前，拼命賣好，夸大的自己的權力；同時，話里話外暗暗踹了工聯會一脚，說：

“本人在社會局勞工科負責，往後，你們向經理要求東西，免不了發生摩擦，勞工科就是主管你們這些事兒的。本人一定支持你們！你們應該成立工會，本人我代表社會局，現在就批准你們成立工會！你們以後聽我的，保險沒錯兒！”

講完話以後，就選舉理事，那些工會發起人，早就做了種種準備，當選的當然都是他們計劃好的人，有李宗頤、賈鳳鳴、董文彬、馬仲玉、朱雪亮（女）、喬秀珍（女）、王玉祥等七名理事。按照苑寶璣的布置，李宗頤果然當了工會理事長。

第四回 算細賬工人氣小辯 鬥爭群众大会登

工会是成立了，理事也有了。国民党党棍宛宝璜想培植个人势力，需要在工人面前討討好，因而指示他那些工会理事們：可以从宋棐卿手里要出些东西來。这些理事剛一上台，也都想給工人爭点好处，一則，可以在宛宝璜跟前卖一手，显示显示自己还有些能耐；二則，可以在工人中樹立自己的威信；三則，工人們要出东西來，自己也有一份，因此，理事們便積極地找小組長在一起合計，研究怎么向資本家提出要求。

一天，正在上班的時間，理事們把小組長都找来了，狹長的小屋裏擠得滿滿的。工会小組長是各車間工人直接選舉出來的，這里面大部分是純潔的、活躍的工人，很能反映群众的要求。这五十多人都圍坐在一張長條桌子的四周。新任理事長李宗順簡單地談了几句，說明今天开会要研究改善工人待遇的問題。讓大伙兒想主意。

“改善待遇”当然是大家最感兴趣、最关心的問題，人們馬上七嘴八舌地議論开了。有的說：“为什么經理職員們工薪那麼高，我們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呢？”有的說：“我

們活不下去了，就得要！”有的人問：“我們要什么呢？怎麼個要法呢？”有的人就回答：“倉庫里存着什么咱們就要什么！”……

新当选的工会小组长、地下党员李兴荣站起来，他那魁梧的身子塔似的矗立着，浓眉下一双大眼转了一下，不慌不忙地说：

“哥几个，咱们要东西，得说出个道理来。那天，宋经理讲话，不是说给职员给的少，给工人给的多，是按三比五给的吗？我看，这就是个小辯儿，到底他是不是按这个比例给咱们的，可以从这儿倒倒！”

他这一说，好像喜鹊窠里搆了一扁担，大家嘁嘁喳喳地乱嚷嚷起来了。因为，人们老早对宋棐卿讲的这句话就不满意。

“我說，我說！”人群里站起一个年轻小伙子，细长条儿，高鼻梁，两只小眼睛很灵活，撇着胳膊气愤愤地说：

“李师傅說的对！什么是三比五啊，我看完全是宋棐卿得便宜卖乖！就拿日本时候分白面來說吧①，那时候我正在福利组扛粮食，他那一套鬼把戏瞒不了我！经理职员们分多少？咱们工人们才分多少？……”说到这里，他

① 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因为战事紧张，迫切需要军用麻袋，想把东亚厂收买过去，曾经把抢掠来的白面，拔了一部份，给这个厂，想买工人的好。宋棐卿对卖厂子的事，推脱拖延，直到日本投降，不了了之。收下的白面，很不合理地分给了少数人，吃不了，存在厂里，日本投降以后，还堆着许多，引起工人很大不满，三袋面一匹布的斗争就是由此引起。

气呼呼地说不下去，一屁股又坐下来了。

这个小伙子叫张国勋，是个耿直而机灵的工人。他在穷哥儿们伙里很能体贴人，吃点亏，满不在乎；可是当管理的哪怕给他个白眼儿，他也不放过，总得找题目和他们讲道理，吵吵嘴，所以管理们都把他看成“刺儿头”。他虽然“小错不断”，可是“大错”却也不犯，管理们抓不住开除他的小辫儿，就把他推给别的部门。于是，由这里调那里，干不久，又换个地方，年头多了，他哪个部门的活儿也干过，几乎“周游”了全厂，因此，认识他的人很多。

大伙儿都望着张国勋，催他快说下去，他略一思索，又站起来说道：

“好！我再来说说。那时候，咱们工人，一个人不过分三二十斤白面，可是经理、大主任、职员们，一个人就是二三百多袋，顶少的还十几袋！宝月潭押着车，叫我们用车往他们家里送，家里堆满了，没处放，都存在福利组粮食垛里。下雨怕淋了，天热怕捂了，我们工人还得给他们倒垛封席！”张国勋越说越来气，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儿，还比划着：“哼，真把我们气坏了！给他们往口袋里装白面的时候，心里说：‘你们太美啦！弄这么多的面，还得管送，非给你们加点‘佐料’不行！’我们就把扫地土、砂子、老鼠屎，什么乱七八糟的髒东西，都倒在口袋里，再搅合搅合——越是经理的红人，越多给装点！”

人们一听掺老鼠屎，都笑起来了，再细一琢磨，可又

氣炸了。

韓長根，一個剛強而又講義氣的貨場工，用手把桌子一拍，憤恨地說：“國助講的話在理，大伙兒想想吧，日本在的時候，工人們一個個熬得筋疲力盡，面黃肌瘦，宋某卿動不動就開除工人。來了白面，他們分賊，還說按三比五，工人分的多。媽的！簡直是胡扯蛋！宋某卿可真把咱們窮人琢磨透啦！這回非叫他按三比五給咱們吐洋面不可！”

這幾句話勾起大伙兒的伤心事來了。想當初市面上賣的棒子皮、棒子核吃得人拉嗓子，小孩吃了拉不出屁屁來，卡在肛門上，作媽媽的還得用簪子往外撥，撥出來還是棒子皮、棒子核，接着就隨風飄走了……。咳，那時候真是眼泪往肚子里咽啊！還說按三比五給工人分面呢！

“對對對！”大伙兒都喊起來：“咱們就這麼跟他算算賬吧！”有的人馬上找來了算盤，會算的把那算盤子兒，撥拉得劈哩叭啦地响。張國助是個精明細心的人，扳着手指，嘴里報着數：“宋某卿二百五十袋，宋宇涵二百三十袋……。”這樣算來算去，算出了洋面的總數，職員們拿走多少，工人分了多少，答案就出來了：如果按宋某卿說的三比五分洋面，每個工人還得補上三十袋面。啊，三十袋面，要是每人能分三十袋面，那該有多好啊！人們被這一希望鼓舞着，小屋里的空氣，顯得更活躍了。有的人提出來：“要那麼多面，倉庫里存的怕不夠了，還不如再換點別的呢！”

別人都拥护。实在，人們穷得啥也沒有，啥也需要啊！

“对，倉庫里不是还存着那么些布嗎？①使白面換点布吧！”

“照啊，瞧瞧咱們的孩子，到十冬腊月，連个棉袄也渥不上！”

“倉庫的袜子还多着呢，分兩双袜子穿穿也好啊！”

“庫里头呢子留着干什么？咱們不許分点，卖了換些吃的用的嗎？”

慢慢地，意見一致了。最后決議：按照宋經理的說法，應該給每个工人補發八袋面、三匹布、七碼呢子、兩双袜子。由理事們帶着大伙儿的要求，去跟經理們打交道。

宋棐卿一看來勢不妙，于是以“养病”为名，躲到北京去，來个不照面，叫副理宋宇涵、陳錫三和新提拔的“軍師”儲揖唐頂着。理事們一再提出要求，他們只是說：“經理不在家，別人作不了主！”一推六二五，来回地推“活船儿”，拖了好多日子。理事們沒轍了，就去找社會局劉畏吾。劉畏吾在工会成立大会上，吹得天花亂墜，这时也不能不捏着头皮跟資本家密議了一次，回來就向理事們說：“你們的要求有道理，本人一定支持，一定拥护！不过，可是，你們要的太多，总不能把公司要黃了呀！”

① 宋棐卿在日本統治时期，投机倒把，仓库里經常囤积着各种物資，大发国难财，直到日本投降的时候，还存着一部份。

理事們又找小組長們開會研究，李興榮和他的上級研究過，認為提的多了，資本家不給，會打击群众情緒，就提議少要点儿。別的組長們也都表示：既然公司有困難，也不能把房子要黃了；不過工人的生活太苦了，也得想法維持一下。經過大伙兒討論，把原来的要求降為三袋面、一匹布、兩双袜子；同時表示這是最低要求，不能再減，也不能再拖。

可是資本家對於工人提的最低要求，仍然是用那几句車轆轤話，支支吾吾，不給個明確的答复。劉畏吾也不見面了，理事們找小組長一研究，小組長們都非常氣憤，認為應該給他們點顏色看看。這一天晚上，飯堂的套間里，燈光明亮，理事和小組長沒吃飯，一夜也沒有走，坐在屋裡聊閑天，提出來的口號是：“不答應要求，不出廠！”公事房值夜的職員竇月潭，在當天的晚上十一點鐘，就用電話向副理們報告了。

第二天一早，天陰沉沉的，刮着颼颼的西北風。小組長們在飯堂的小屋裡熬了一夜，一點也沒有覺得困，精神飽滿地回到各自的車間去了。

李興榮兩手揣在破棉祆的袖子里，迎着刺骨的寒風，走向修理室，一面走着，一面心里盤算：

“這兩天老王同志怎麼還不來呢？看樣子，群眾的勁頭很足夠，可是資本家死頑固，今天理事們又去辦交涉，八成還是沒結果，照這樣拖下去，可是不成啊……”

他來到修理室，干活的工人們都用亲切的眼光望着

他。性急的大炮翟文玉正在砸白鐵，一看組長回來了，忍不住提着鏟頭跑過來。瘦巴巴的李裕孚和崔大个瞅管理不注意也溜了過來。他們都圍着李興榮問長問短：

“怎樣了，李師傅？”

“有門兒嗎？”

“咱們這點東西可不好要呢！”李興榮低聲地說，“昨天我們沒睡覺，釘了一宿，理事們一早又去交涉，恐怕經理們還是給咱們吃老藥方！”

“媽的！再給咱們吃老藥方，咱們砸了他的藥罐子！”大炮瞪着眼說。

“我看，”李興榮更低聲地說：“資本家不吃好糧食，理事們今天再交涉不下來，咱們全體工人都不出廠，非得頂着跟他干，才能把東西要出來。”

“李師傅說得對，”李裕孚對大炮和崔大個說，“咱們分頭和大伙兒聯絡聯絡。”

大炮揮着手里頭的鏟頭，晃着腦袋兴奋地說：

“對！咱們都釘着干，誰草鶴誰是小舅子！”

三樓紡織部的樓檐上挂着一排像絲瓜似的大大小小的冰疙瘩，屋子裏面機器轟隆轟隆地响着。地下黨員王廣盛开着靠門的一面煉條機、心神不定地时时望着鐵門。桶里的麻條盛滿了的時候，他借着卸活的機會溜到門邊，从小窗戶向外張望張望，他在等待着他的盟兄弟——小組長姜金標回來報信。

王广盛在入党以后，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利用拜把兄弟的办法，团结群众，掌握一部份工人。他在这个车间里，就结拜了五个盟兄弟，姜金标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王广盛排行第二，姜金标对二哥的话非常信任，觉得条条有理，句句入耳，听他的话没错儿。王广盛经常通过他的盟兄弟做工作，因此，他的活动是比较隐蔽的。

小胖子管理倒背着手，磨磨溜溜地从他身边走过，这是当管理的例行公事，每天上班以后，总要围绕车间巡视一周，然后就到他的办公室喝茶去了。小胖子走了以后，铁门忽啦的一声拉开了。姜金标带着一股子冷风跑了进来，进来就扎扎实实地说道：

“二哥，我们昨天晚上没回家，跟他们泡了一宿啊！”

煉条机的工人们都围拢上来，打听消息，姜金标指手划脚地回答着：

“副经理们早就知道我们昨天晚上一宿没走，今天早上成心蹲咱们，到现在还不露面，刘畏吾这小子也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咱们怎么办呢？”一个工人着急地问。

“难道他们都扎到王八窝里就算了嗎？”另一个愤愤地说。

“算了？沒那么便宜！”姜金标鼓起眼睛嚷嚷着說，“扎到哪儿，也得把他们掏出来。我来的时候，李宗頤和董文彬正打电话找他们呢！”

王广盛心里想，就是今天找到也还是一拖，非狠狠地将他們一軍不可。他望着姜金标意味深长地说：

“老三，如果他們还是那老一套，怎么办呢？”

“是啊！”姜金标一愣，“二哥，你说该怎么办呢？”

围着的工人們也都眼巴巴地望着王广盛，王广盛慢慢腾腾地说：“单算理事和小組長恐怕人少势孤，咱们全体工人也得给他们助助劲儿啊！”

“二哥说得对！”姜金标一揮胳膊嚷着，“他们要是再不答应，咱们大伙儿一齐上！”

“对！咱们今儿都不走了，跟他们泡蘑菇！”

“豁出去啦，反正光脚丫子不怕穿鞋的！”

旁的小組長，像張國勛、韓長根、曲世忠等積極分子，回到車間里一給騰，工人們的情緒也很激昂，“大家不出厂”的口号好像一陣風似的，傳遍了全厂。

果然，理事和資本家們交涉了半天，仍然沒結果。下午，刘畏吾一来，徑奔飯堂小屋，理事們提出三袋面一匹布的要求，他滿臉是笑，連說：“抗战八年，血不能白流，你們的要求合理，本人馬上去給你們办交涉。”可是他到了前面公事房，不知道和資本家嘀咕些什么，回来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口气也变了，张口就嫌工人要的多。楞小伙子張國勛頂了他一家伙：“刘科长，你剛才怎么說的，不是說我們的要求合理嗎？”別的人气不过，也七嘴八舌地質問，刘畏吾支支吾吾，只是叫大伙儿回家睡覺去，誰也不要留在厂里，要求东西的事，还是交給他

去办。

眼看天快黑了，事情还没有结果。工人們可是說得到做得到，四点多鐘，各車間的當車工們把車一关，都湊在一塊兒聊天，等候消息。理事和組長們，开了个緊急會議，決議：一、成立糾察隊，看守前后門，把住電話，資本家一个也不准走，还要在院中巡邏，防止破壞。二、各車間里面，由糾察隊員負責，動員全體工人保護機器，防止資本家破壞，給工人裁班。三、解決全體工人今夜的吃飯問題。

糾察隊很快就組織起來了，有一百多队员，每人胸前戴一塊紅布頭，布上寫着“維持秩序”。在前后門把守的糾察隊，放走職員，鎖上鐵門；負責院里巡邏的队员，手里拿着木棒，兩人一撥，兩人一撥，在廠院里各處轉游，雄赳赳的，很是神氣。

李興榮也參加了糾察隊，和梅桂榮等几个人把守前門。到了晚上，風刮得很緊，半陰半晴的天空上，月色朦朧，從雲彩縫里露出的小星星，也冷得打哆嗦。一位穿得破破爛爛的老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小棉被卷儿，來到東亞門前，從鐵柵欄往里張望。她看見大樓里燈火輝煌，大門緊閉，也不見人出來，就對柵欄門裏面的糾察隊員說：

“勞駕，您給找找整理部的李佩珍行嗎？”

李興榮一听，忙跑到鐵柵欄跟前，說：

“娘，您來啦！”

“是你呀！怎麼你們到現在還不回家？一天沒給孩子

喂奶，你們想餓死他呀！”老太太沒好氣地說。

原来李兴荣的老婆李佩珍也参加了今天晚上的活动，和赤色群众李洪緒、曲世忠在一起，听他們給車間工人談論國共談判的事儿，听得很起劲，忘了孩子，一天还没喂奶呢。李兴荣給老太太解釋几句，又从旁边的傳達室給整理部打電話，叫李佩珍赶紧出来一趟。李佩珍匆匆忙忙来到前門，老太太还直埋怨：“小爹小娘的就是不懂得疼孩子！”李佩珍笑着說：“娘，大伙儿决定不出厂，誰也不能回家呀！您把小被褥打开吧！”

冷風地里，李佩珍解开怀，从鐵棚欄空里伸出手去接孩子，孩子隔着棚欄，用小嘴吸吮乳头，李佩珍冻得直打寒噤，就这样給孩子吃了一頓奶。

三樓紡織部灯光明亮。在平日里，机器声总是响得震耳朵，現在电滾儿不动了，紡車休息了，鬧得最凶的穗子机，也哑叭似地立在一旁，車間里隨便說句話也能听见了。在平日里，紡車錠子像闪电似地旋轉着，卷起的飞麻像雾似地蕩在空中，嗆得人喘不过气来；現在空气很潔淨，呼吸也痛快了。工人們，这一堆那一伙，說說笑笑很是熱鬧。里面最活躍的是煉條机旁的一堆，女工們都圍坐在地上，当中站着一个小伙子，正紅着臉給大伙儿唱歌儿。

这个小伙子名叫張國鈞。十几岁上老家文安县發大水，他就到天津來做工，跟東亞厂里許多管理們都干过仗。劳动很沉重，生活很困苦，越干心里越腻，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心里一煩躁，他就磨洋工。开“二道机”把

大筒摔得叮当直响；要不，故意把麻条弄得乱七八糟。日本在的时候，热天不讓开窗户，温度太高，他偷着开。管理李靜山問是誰开的，他說：“不知道。”李靜山把窗户关上，走不多远，回头一瞧，窗户又开了。李靜山又問他：“怎么窗户又开啦？”他仍然說不知道。李靜山生气地說：“你怎么不知道？窗户挨着你，你为什么不看着？”机灵調皮的張國鈞故意氣他，振振有詞地說：“你是叫我看窗户，还是叫我看車？看車顧不了看窗户；看窗户，車壞了算誰的？”李靜山被他問得啞口无言，气恼地走开。他一走，張國鈞又把窗户开开了。他一向就是这么跟管理攬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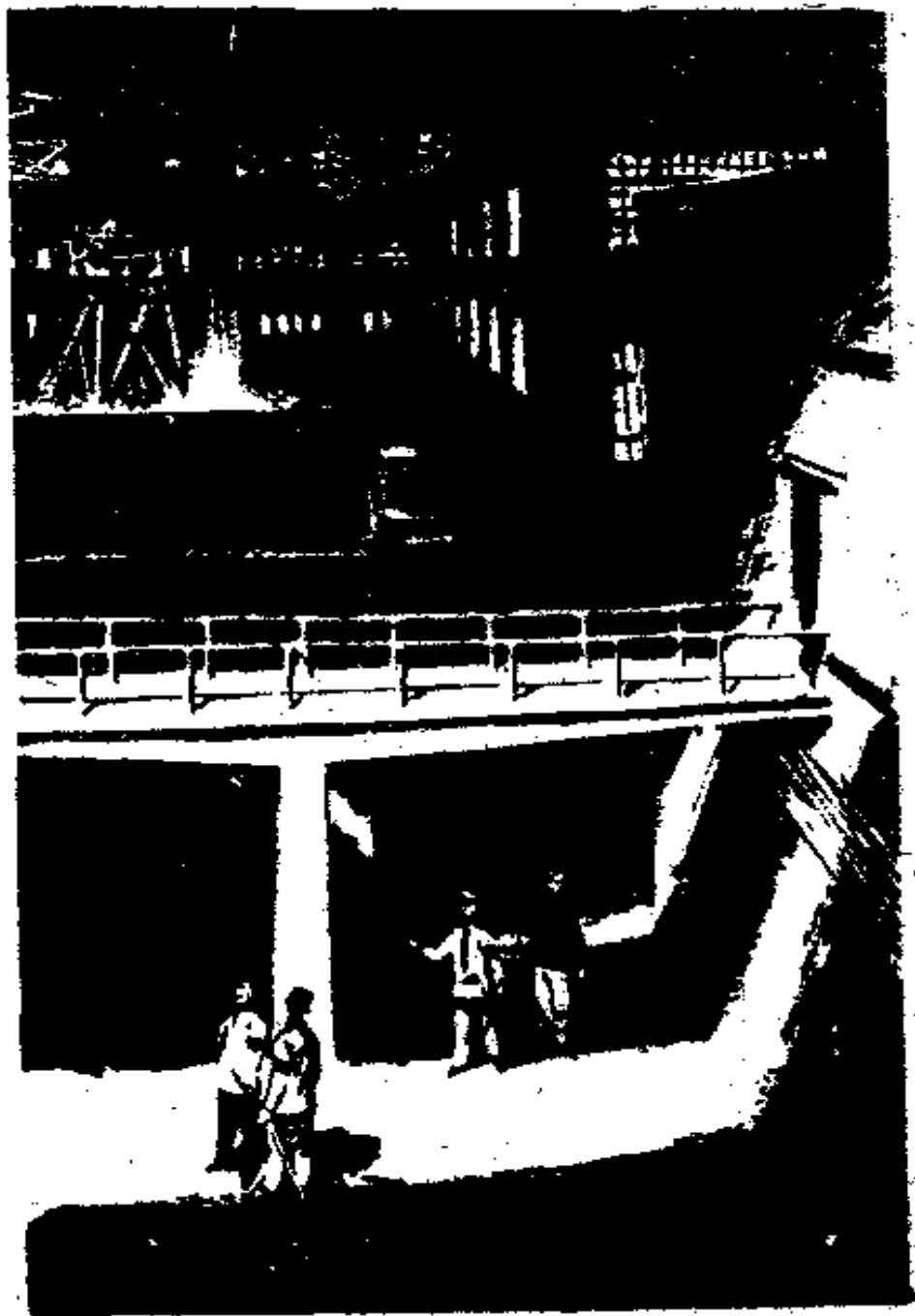
今天，小伙子知道要跟資本家斗一斗了，心里非常高兴，戴上糾察隊的紅布胸章，感到特別美氣。因为車間里有少数女工胆小害怕，有的惦記家，搭拉着腦袋不說話，抖不起精神来，他就主动地活躍她們的情緒，自動給大伙儿唱一个歌。唱完了，大伙儿都拍手叫好，喊着：“再来一个！”他唱起了癮头，又来了一个鋤草歌：“手把着鋤头鋤野草呀，鋤去了野草好长苗儿啊，嘆呀咳……”这样，大家輪流地唱歌、講笑話、唱小調儿、唱戏，无形中开起了晚会，女工們的情緒也振奋起来了。这功夫，楼下跑上来一个人，喊道：

“这屋里有会做飯的沒有？要是有，赶紧上厨房給大伙儿蒸花卷去呀！”这一喊，人們的精神更抖擞了，挑了兩位棒小伙子，跟着下楼去了。

廚房里，燈明火旺，好像辦大喜事。會做飯的男女工人們，綁起袖子，扎着大師傅們的圍裙，歡欢喜喜地忙活着。工人們打開董事、經理存白面的大糧食垛，一袋又一袋地扛進廚房，倒進水缸似的大盆里和面。另有人吆喝着抬來成桶的花生油。和好的面一趕成大片，就咕咚咕咚地往面上倒花生油，等花卷蒸熟了以後，滾熱噴香，還順着花印流油呢。終年辛勞不得一飽的工人們，哪兒吃過這樣的花卷呀！整個的廚房里，充滿了歡樂的笑聲，各車間的工人用大籠筐盛着花卷，用洋鐵桶挑着开水，往自己車間里送。歡樂的情緒隨着花卷兒又傳到各車間去了。

織織部靠西邊的車档里，都是女工，平日有一把子要好的姐妹，人稱“十三妹”。十三妹里比較最活躍的是五姐劉恩英。別看她才二十來歲，做工却已經八年了，为人剛強熱情，這一陣子，可撒了欢，抓起花卷一把一把地給姐妹們送，最後送到一個女工的跟前，看她眼裏有淚花，劉恩英知道她是膽小害怕想家了，就安慰她、鼓勵她說：“不要緊，咱們這麼多人，怕什麼？走，咱們到那邊找四姐去！”說着，就拉着那個女工到旁邊的車档子里去。那兒，小小的、瘦瘦的四姐劉芝蘭，盤着腿兒坐在地上，正在興頭頭地說着“薛剛反唐”。圍着坐的女工們，一面吃着喝着，一面出神地聽着。劉恩英她倆也加入進去，大家熱熱鬧鬧地過得很快樂。

這一夜，秩序好極了，情緒也高極了，在院子里就能听到車間里的談笑声、歌唱聲。巡邏隊，一撥一撥地來來



往往，見了面都喜笑顏開，点头打招呼。

只有公事房里的人們，愁眉苦臉。副理宋宇涵背着手低着头，來回踱了一夜。胖得出奇的陳錫三困勁剛上来，想起車間里的工人們，又吓醒了。儲揖唐用一根洋火，就抽了一盒紙烟，一支接一支抽个沒完。他們這份洋相可大了。

第五回 經理行賄皮包露餡 工人動怒滿臉开花

轉天，陰云消散，露出晴朗的天空，已經是星期日的早晨了。東亞毛織公司前門外面圍着好些人，多一半是上点年紀的老人家。老人們惦記着自己的儿女一夜沒回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很不放心，都扒着鐵柵欄打聽究竟。李興榮他們忙着一一解答，安慰着老人家。這功夫就听见卖报的小孩由远处吆喚着跑来，喊着：“看报啦！瞧瞧東亞大罢工的新聞！”越跑近，嚷得越欢。

李興榮听着一愣，心里想：“誰給我們安上‘罢工’的名儿？这样鬧出去，可是沒好处。”他馬上掏錢买了一份益世報，叫梅桂榮趕緊給理事會送去。梅桂榮一口气跑进飯堂的套間，吓，小屋里里外外，来来往往淨是人。各車間的工人們虽然熬了一夜，战斗的劲头反而更足，不少人从車間来到这里，打听消息。梅桂榮放下報紙，大伙儿一看報紙上的大字标题：“東亞工人无理罢工！”险点气炸了肺。这两天，时常出現一个穿西服戴眼鏡的記者，在厂里晃头晃腦，許多人都見过他。人們一看这条消息，都紛紛大罵：

“好个混蛋記者！”

“怎麼說我們是無理罷工！”

“這小子是發癟子，燒得胡說八道啦！”

“合包打算，他們這幫家伙，一個給咱們說話的人也沒有啊！”

前門糾察隊又打發人來送信：“劉畏吾來了，在陳副理屋裏坐着呢。”大伙兒一聽，都說：“來得好！癟子非出腰不可！”董文彬、馬仲玉、賈鳳鳴代表理事會，馬上到前面公事房去交涉，一些小組長各車間的工人很關心，都自動地跟着他們，李洪緒、曲世忠、張國勛也都去了。

嚴冬的太陽照着這座死氣沉沉的公事房大樓。大樓共分兩層，前面一個正門，後面東南角上有个便門，樓下從正門到便門有一條長長的大理石柜台。進便門經過樓梯道口，柜台外邊頭一個單間就是陳錫三的辦公室，這間屋對面的柜台有個豁口，進了豁口，頭一個單間是宋棐卿的辦公室，第二個單間是宋宇涵的辦公室。

董文彬、馬仲玉、賈鳳鳴進了公事房大樓的便門；後面跟着幾十個人。陳錫三辦公室的玻璃門正关着，隔門看見屋裡靠窗戶擺着一張玻璃桌面的雙人寫字台。不大愛說話的宋宇涵和劉畏吾對坐在寫字台旁邊的兩把轉椅里。陳錫三坐在宋宇涵身後的椅子上，比手划腳，說得正熱鬧。

儲揖唐坐在一邊，嘴角閃着得意的微笑。劉畏吾眼前放着他的大皮包，鼓鼓囊囊的。他一手扶着茶杯，正点头晃腦地應酬着。猛然看見玻璃門外來了一群工人，他做賊心虛，

瞟了一眼他的大皮包，心想遮掩，已經来不及了，一时心慌意乱，臉上登時變了顏色。陳錫三飽經世故，一看工人們來勢不佳，如果他們當場與劉畏吾說嗆了，抓住他的賊，要想鎮壓工潮，可就更難辦了；因此，他向劉畏吾使了个眼色，連忙拉開屋門，迎出來，招呼着說：“請上樓吧！樓上地方寬敞！”劉畏吾知道陳錫三的苦心，早就跟屁股出來了，連說：“走吧走吧！人多樓上得談。”

劉畏吾在前，后面跟着理事、組長往樓上走，工人們也隨着涌上樓去，恨不得馬上聽到結果。李洪緒、曲世忠走在最後邊。到了樓上，劉畏吾感到已經離開是非地，皮包不在身邊，精神又振作起來。一只手背在身後，把臉兒一翻，扯着破鑼般的嗓門，裝腔作勢地大嚷大叫：

“弟兄們！你們要求這麼多東西，還要得這麼急，這個事兒可不好辦啦！再說，本人已經給你們辦了，你們還隨便罷工！”說到這裡把眼珠子一瞪：“罷工是犯法的，你們知道嗎？……”

大伙兒一聽，好小子！來這一套！

曲世忠一拉李洪緒，低聲說道：“改了味兒啦！”

李洪緒也低聲說：“哼！這裡頭怕是有毛病！剛才你看見了沒有？”

“什麼？”

“皮包呀！”

兩個人一嘀咕，引起前面幾個人回头听着。

“怎麼個事兒？”

“来的时候皮包是瘪的，这会儿鼓啦！”

前面一个组长扭头低声说：“对了，我也瞧见啦！”

李洪緒、曲世忠互相看了看。就听见刘畏吾还在接着嚷着：

“你们这是瞎胡闹！你们眼睛里还有我这刘科长吗？……”

曲世忠轻轻对李洪緒说：“你在这儿照顾着点儿，我到理事会去。”

李洪緒会意地点点头，曲世忠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刘畏吾越喊嗓门越高：“你们要安分守己，本人我向来说一不二！本人既然答应你们办交涉，你们就不准胡闹；否则，出了事，本人概不负责！”大伙儿听他这么说去，不但事情没有结果，反而训起工人来了。张国勤打断了刘畏吾的话，说：

“刘科长，你先别说了！你张嘴交涉，闭嘴交涉，你交涉什么了？从我们提出要八袋面、三匹布、七码呢子、两双袜子起，你就交涉，你嫌要得多，我们减到三袋面、一匹布、两双袜子，你还交涉，你交涉出什么来啦？”

魏本城胆儿很大，是个炮筒子脾气，说话向来不顾前不顧后，人们习惯地叫他魏老傻。魏老傻忍不住冲刘畏吾喊起来：“你少来这套！谁罢工了，什么犯法不犯法的，我们不懂，我们就知道要吃饱肚子！”

好些人一齐跟着喊：“对！对！我们要吃饱肚子！”

刘畏吾被打断话头，心里好生恼火，把眼睛瞪得牛眼

那么大，喊了声：“放肆！”没等他往下说，韓长根清清楚楚一板一眼地就开了腔：

“你不是老說‘抗战八年胜利了，血不能白流’嗎？光我听见你说，就够八回了。我們剛要这么点儿东西，还是根据經理說的三比五算出来的，一点也不出圈，你就嫌多。我們減了以后，你还嫌多，不是你说的應該改善我們的待遇嗎？”

刘畏吾心想：“你們这些臭工人敢和我当科长的这么說話，先得把你們橫劲打下去，要不然經副理白托付我了，局长那里也不好交代。”想到这里，又是一瞪眼，把桌子一拍：“你們目无长官，罢了工，还无理取鬧，社会局理应干涉，本人有权給你們成立工会，也有权解散你們工会！”

群情激憤，屋里一陣騷动。……

把守前門的李兴荣，看見理事、組長和許多工人进了公事房，半天沒出来，心里很是挂念，忽然，看見从便門走出一个人，那么大个子，还咧着大嘴，哭得抽抽搭搭。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馬仲玉。李兴荣挺納悶地問：

“仲玉，你哭什么？”

“完了，白面吃不上了，刘科长都撒手啦！还要解散工会；……”馬仲玉說着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起來了。

李兴荣心想：“这小子怎么这么松啊！”赶紧給他打气：“你別这样呀，你当理事的要一哭，大伙儿心里不就

慌了嗎，哭有什么用！”

馬仲玉止住了哭聲說：“那我們怎麼辦呢？”

李興榮說：“你是理事，得釘着給大伙兒辦事啊！你先上樓，我打發人給理事長送信去。”

馬仲玉又擦擦眼淚回樓上去了。李興榮趕緊打發一個糾察隊員到後面理事會去報信。

李興榮回到前門，梅桂榮慌慌張張地說：“李師傅，你看！”他用手一指大門外邊開過來的兩輛吉普車：“這兩輛車圍着咱們廠轉了好幾圈了，瞧瞧，這又過來啦！”

李興榮往車里一打量，原來是武裝警察，裏面有個小頭子，肩章上好些金花，准是個大官兒，心里想：“好咧，這些小子們全帶着槍來啦！”吉普車又緩緩地开着，巡視過去。他对梅桂榮說：“沉住氣，看他們怎麼着！”

再說曲世忠由公事房回到飯堂裏間，向大伙兒一報告，劉畏吾的皮包變鼓了，大伙兒都紅了眼。忽然前面又有人來報信：“劉畏吾要解散工會！”人們憤怒的氣焰像火山一樣地爆發了。

大伙兒圍住李宗頤，七嘴八舌，摟胳膊綁袖子，怒氣沖沖地喊成一團：

“劉畏吾吃私啦！”

“要解散工會！這小子要下毒手啦！”

“干脆，打狗×的！”

“對！打狗×的！”

“李宗頤，倒是打不打？”

“打不打？”

“打不打？”

李宗頤站在桌子旁边，張嘴剛要說話，又咽回去了。他本想攔一下，看大伙兒這氣勢，只怕攔不住了，大伙兒的勁頭，非打解不了；可是又一想：“劉畏吾是社會局勞工科長，這号人打得嗎？打了他事情可就大了；我是工會理事長，責任全是我的；不打呢？大伙兒准饒不了我，就是我說不打，大伙兒也得打，往后我這理事長可就不好當了……”李宗頤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耳朵里可是一片喊聲：

“打不打？”

“就聽你一句話，打不打？”

“打不打？”

李宗頤万般无奈，只好一咬牙，“啪！”地把手里的茶杯往桌子上一摔，嚷了声：“打！”

忽啦一下子，工人們跑出套間。只見梅桂榮一閃身进了厨房，順手抄起一把明晃晃亮堂堂的头号大菜刀，駁頭跑在前面。工人們，一边跑一边喊：“打呀！”“打呀！”人声沸騰，喊声震天，惊动了各車間的工人，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涌來，跑进大队，跟着往前衝，也喊着：“打呀！”“打呀！”王廣盛帶着三樓的工人，冲下來加入隊伍。四姐劉芝蘭、五姐劉恩英手挽着手，領着織麻部的众姐妹，也冲下二樓加入大队。男男女女，气势汹涌，好似千軍万馬冲锋陷陣一般，直奔公事房便門。

馬仲玉讓李興榮一說，跟着又到了公事房樓上。樓上，憤怒的人群已經嚷成一片，只聽有人高聲吶喊：

“劉畏吾你干什么來的？”

“你說？”

“你的皮包……”

“打兔蛋！”

“打！”

剎時一陣大亂，劉畏吾剛要想溜，就覺着眼前一黑，金星亂蹦——一個黑大個子工人掄起鉢兒似的掌頭，搗了他個滿臉花。這一拳剛剛落下，四周圍的工人一窩蜂似地擁上來，拳打腳踢，把劉畏吾揍倒，順着樓梯滾下來。人們也跟着跑下來，劉畏吾拼命一擰，從人們腿底下鑽進柜台，串進了宋棐卿的辦公室，跟手關上門，一头鑽進寫字台底下。

這當兒，李宗顧和後邊飯堂趕來的那一撥子工人們剛沖進公事房，進門就找劉畏吾。先動手的一撥子，有人給擠得跳上了柜台，用手指，喊着：“鑽屋裏去啦！”後一撥子人馬上跑過去，一脚踹開經理室，從桌底下掏出劉畏吾。劉畏吾被打得鼻青臉腫，連連央告：“別打啦！我已經快給你們辦成了！快辦成了……”央告也白廢，人們七手八腳，連拖帶打地拉到柜台外邊，近處挨得上的，都亂打一氣。後來的工人，越聚越多，誰也想擠到跟前揍他兩下解解恨，一時又亂成一團。

這時，由前門跑進來一個巡警，拚命往人群里挤，一

边挤一边喊：“别打别打！再打要出人命啦！”他是怕打坏了刘畏吾，当警察的可吃不了兜着走。他刚挤进人群，就被工人揪住往外一掄，喝道：“你干什么？再往里挤连你也一块儿廢了！”厂警一听，吓得夹着尾巴就跑了。

董文彬被厂警提醒，马上联想到万一刘畏吾一口气完了，官面来了先找理事会。他赶紧挤进去，一手把刘畏吾的脑袋夹在左胳膊窝里，用手一掸，拦住众人：“别打啦！别打啦！死口的官司不好办啊！”

突然，听到靠外边的人喊了一嗓子：“不好了！理事长晕倒啦！”大伙儿不由得一愣。那李宗頤双目紧闭，口吐白沫，躺在地上。有的人跑过来，扶他窝他。原来李宗頤见刘畏吾给打得不成人样儿，心里很害怕，暗想：“坏了，这回事闹大了，打人是我许可的，万一给打死，挨刀我得去头一个的，这漏子可捅大了！”李宗頤是个最奸最滑的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机，马上来了个脱身之计，假装晕倒，这么一打岔，董文彬可就把刘畏吾解救出来了。平素衣冠楚楚，耀武扬威的刘科长，这会儿，狼狈不堪连爬带滚地逃进陈錫三的办公室里了。

宋宇涵隔着门上的玻璃，看見李宗頤不早不晚恰恰在这时候晕倒，心里也猜出几分他的苦心，忙吩咐储揖唐去叫厂里自备汽车送他到医院。当工人把李宗頤上汽车的时候，宋宇涵在汽车门上，低声对李宗頤说道：“宗頤呀，放心吧！你家里的生活有我负责！”

汽车刚送走李宗頤，纠察队马上锁好铁门，忽然一辆

大卡車，在門前打住，由車上跳下三、四十個大槍隊，全副武裝，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槍，把前門圍住。李興榮冷笑一声，心想：“來得好，看你們還尿出一丈二的尿來！”

緊跟着，又來了兩輛吉普車，跳下四五個人。頭前一個小矮個兒，滿臉碎麻子，披着一件青禮服呢皮大衣，戴大沿呢子軍帽，這人是警察局的局長李漢元。後面緊跟着一個胖子，身穿青呢子警官制服，皮帶上掖着一把盒子，這個是派出所的所長。

李漢元走到大門前，手搖鐵柵欄，喊了一聲：

“開門！”

糾察隊員們互相望望，不知怎麼着好。

李興榮挺着胸脯，故意問了一聲：

“你找誰？”

“我是警察局！”

“你來干什么？”

“你們這兒出了亂子，我來看看。”

李興榮臉上挂着冷笑，拿眼上下打量李漢元；嘴裏說：“你來看看？誰來也不能開門！”

李漢元看到工人們氣很硬，有損局長的威嚴，很發火，本待發作，又想到這幾天，各工廠不斷出事，還是不撞這個鴻蜂窩好。他耐着性子說：

“我是來給你們了事的，快開門！”

李興榮心里盤算：“門是得開，不過得先殺殺他們的威風！”於是正顏厉色地說：“你等會兒，我得問問理事

会！”扭头叫了声：“桂荣，你到理事会問問去！”

李汉元只好耐性等着。功夫不大，梅桂荣回来对李兴荣低声說：“可以給他开。”李兴荣心想：“这些家伙端着槍进厂，准会影响群众情緒。”他皺起濃眉，大眼睛一轉，冷冷地說：

“你們既是来了事的，撂下槍就給你們开门！”

李汉元不由得一愣，心想：他們要是撂下槍，进去又有什么用，还不如讓他們回去，倒落个仁义。于是，对那些兵們喝道：

“走！都回去！”

“是！”大槍队齐声答着，把大槍一背，立刻爬上卡车，滾了，那几个馬弁也鑽进吉普車去了。

李兴荣掏出鑰匙，开开鐵柵欄門，李汉元带着胖所长进来。董文彬和馬仲玉剛好来迎他，李汉元問：

“打伤的在哪儿？”

“在里边。”

他們一同进了公事房，穿过人群，走进陈副理办公室。李汉元一眼就看見，桌上放了个鼓囊囊的大皮包。轉过头来，又見刘畏吾半躺在沙發上，打伤的头臉像个爛茄子，很是难看；衣裳也扯破了，兩手捂着腮帮儿，还弯着腰，哼咳带喘地往痰筒里吐血沫子。宋宇潤、陈錫三、儲揖唐看見了警察局长，都恭敬地站起来，点点头望着他。

工人們围在屋子外边，严阵以待。屋里头鴉雀无声。李汉元向大家点点头，大步走到写字台前，伸手拿出刘畏

吾的大皮包，一扯拉鎖，里邊鑊鑊的鈔票，接得庄庄擦擦。李漢元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又合上拉鎖，心里想：土人們打了劉畏吾是刑事案，糾察局有責任，社會局長一定不依。追究吧，工人氣勢正沖，也很难办，事情真有點扎手；可是，当他看見皮包里的鈔票，覺得抓住了劉畏吾的小辯兒，事情好辦多了。如果社會局長來找麻煩，也有話答對了。因而，他对劉畏吾酸溜溜地一笑說：

“劉科長，皮包里的錢真不少啊？”

劉畏吾托着又青又肿的臉蛋兒，結結巴巴地說：“啊……啊……我帶的辦公費。”

李漢元故意对他的賊款又俏皮了一句，說：

“劉科長，你身份不小啊！出門帶這麼些辦公費，我這個局長也沒帶過这么多錢啊！”

“……”

这时候，廠方叫來的救護車到了，劉畏吾被搭在擔架上，送醫院去了。

糾察隊剛鎖好大門，院里的工人看見，對面邊道上的人群里，一個穿西服戴眼鏡的家伙，探頭探腦，鬼鬼祟祟，正是常來廠的那个記者。

梅桂榮和李興榮咬了一陣耳朵，就把大門悄悄开了個縫兒，擠出兩個人去，偷偷摸到記者身后，一把揪住記者的領子。記者魂飛天外，沒等他說出話來，已經被那兩個棒小伙子揪進前門。耳边只听得，咣当一声，鐵門关上，又鎖住了。梅桂榮用手一指，喝道：“就是你这小子給我

們登的无理罢工呀！”大伙儿喊着：“打他！”就要动手，記者吓得渾身顫抖，弯着腰連連鞠躬地央告說：“諸位，諸位，先別打！我有几句話，容我說完了，你們再打！”

梅桂榮一攔大家：“讓他說！”記者一听先不打，趕緊說：“今天登報不是我的事兒，是劉畏吾叫我登的。他說的詞兒，強迫我寫，我敢不寫嗎？明天我准給更正，要有半句瞎話，我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大伙儿一听：“好，先不打他！”李興榮一擺手：“叫他到后邊待會兒再說！”

李漢元叫理事召集工人，他要講話。

不多時，寬敞的整理部厂房，黑壓壓擠了一屋子工人。李漢元一出現在門口，憤怒的眼光就集中在他的身上。进门不远，有几张驗麻袋用的桌子，李汉元走过去，連窜帶爬地上了桌子。胖所長站在桌子下邊保護着他。

李漢元嗽了嗽嗓子，擺出一付威嚴的神氣說：

“弟兄們！你們鬧工潮已經不少日子了，我也知道；不過，調解工潮是社會局的事兒，我管不着。我今天為什麼來的呢？因為你們打了人，打人是刑事，我們警察局就不能不管了！”

台底下很靜，空氣很緊張。

李漢元心里有个打算，先用“警察局”“刑事”案，鎮服住工人，再抓出兩個为首的治一治，圓了案，他就可以上交差了。他估計工人們鬧事兒，不过是烏合之眾，真要

出了事儿，官府一追究，自然能抓住几个倒楣的。因此，他麻臉兒憋得紫紅，瞪圓了一双小眼睛，偵察地望着全体工人，提高嗓門喊着：

“我先問你們一句：人是誰打的？”

想不到許多工人举起胳膊喊着：“我打的！”

“別起哄！一个个地說。”李漢元一擺手，聲色俱厉地說：“到底誰打的？”

工人們更响亮地一声吼：“我打的！我打的！”几乎所有的胳膊都舉起來了。

李漢元耳根子底下像是爆發了一枚大炸彈，震得他暈頭轉向。沒想到工人氣這麼沖，這麼齊心，要再硬壓，可不是鬧着玩的。劉畏吾鼻青臉肿的狼狽像，彷彿又在他眼前一晃，他趕緊換了一種口氣，連連擺手說：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無論如何你們也得有個領頭的，不要以為法不責眾。”說到這裡，李漢元用眼一扫全場的工人。工人們氣勢凶凶，一點也不示弱。他不能不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台，用一種緩和的口吻說：

“這樣吧，我今天先不帶人，誰打的誰明天自己上派出所去投案！你們要好好想想，反正不去人，這個案子完不了！”說罷，跳下桌子，對站在旁边的董文彬、馬仲毛又釘了一句：

“你們理事會要負責給我把人找出來！”說罷，又向全場的工人們瞟了一眼，就帶着那個胖所長，揚長而去了。

第六回 資本家坐山觀虎斗 地下黨單間解冤仇

理事們送走李漢元，來到公事房。宋宇涵、陳錫山、儲揖唐三人惊魂乍定，在李漢元講話的功夫，就已經商量妥：事已至此，如果再不答應工人的要求，不知道還要擺出什麼漏子，臨時決定答應給每個工人三袋面、一匹布、兩雙袜子。理事一來，雙方就在書面上簽了字。理事們跟着就召集全廠工人在飯堂开会，馬仲玉上台報告了勝利的消息，大伙兒一扫昨夜的疲倦，今晨的緊張，掌聲雷動，齊聲歡呼，在一片歡樂聲中出厂回家去了。工人們紛紛議論着：“看起來人多力量大，只要抱成一團，大伙兒齊心，沒有辦不了的事兒！”

人們往外走的時候，梅桂榮找着馬仲玉問：“那個記者怎麼辦？”一句話提醒了馬仲玉，他才想起還扣留着一個記者呢。這功夫沒什么事兒了，就告訴梅桂榮把他放走。梅桂榮放了記者，喝聲：“回去趕緊更正，明天報上要是沒有，小心砸斷你的腿！”這小子連連點頭答應，猶有余幸地跑走了。

第二天早晨，工人們照常上班。理事和全体小組長，

糾察队的大小队长，都到飯堂里的套間來，研究到派出所投案的事兒。开头，人們意見不一致，有人主張去一趟，有人主張不理这个碴兒，当然各有各理，爭論了半天，沒有結果。

韓長根坐在一邊，心里琢磨开了：不去是完了事，去，誰去呢？想起自己以前在解放區老家時當過民兵，有一次在家養傷，被日本鬼子當做八路逮進鬼兵隊，什么刑法也都挺過來了，到底沒吐出一個字。以後放出來，队伍轉移了，這才來到天津衛，在工廠里做工。一個人混一個人的，也是照樣受窮受苦，這幫窮哥兒們拉家帶口更是不易。趕上這個事儿，要到派出所投案，自己有把握能頂得住，就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說：

“哥幾個，聽我說，叫我看咱們不去不行啊，你們誰也別去，我去！你們都拉家帶口的，現在離年近了，領了東西，讓孩子大人歡欢喜喜過個年。我在这兒沒有家，光棍一個人，他們把我押幾天沒關係！”

大伙兒聽他這麼說，非常敬佩他的義氣，不過这么大的事儿，叫他一個人去，心里很不忍，好几个人都爭着要去。最後，議決由另一個光棍漢陪着他去了。

套間里，組長和糾察隊長都不肯走，依舊在這裡等消息。雖然韓長根說得挺輕鬆，押幾天沒關係，可是到底怎么样，誰也沒譜。有的人坐在一邊默默地一言不發，有的入坐不住就站起蹣跚。功夫不大，就見韓長根他們兩個人，笑嘻嘻地走進來。在先，人們一下子懵住了；跟着，

就乐坏了，一塊石头落在地。大伙儿把韓長根圍在中間，你一言我一語地問長問短，韓長根的黑臉膛兒上放着光彩，乐不絲兒地把經過說了一遍。

原来派出所的胖所長接見了他們，所長知道天津市電車公司、自來水公司、東亞烟草廠、仁立毛廠和中紡几家紗廠的工人，都要支援東亞，如果為追究打人，引起更大的工潮，警察局也擔不起。李漢元囑咐過他：“別擋馬蜂窩！”所長也知道劉畏吾是為貪污而挨打，社會局不會再找警察局的麻煩，所以所長馬馬虎虎問了几句話，打着官腔說：“你們以後不得再生事端！”這個案子就糊里糊塗地拉倒了。

這一次罷工是東亞工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舉行的大規模的鬥爭。雖然運動的引火人是黃色工會的理事們，我們的地下黨員和赤色群眾，人數不多作用可不小；等到群眾真正起來了，鬥爭形勢有如翻江倒海波浪滔天，那些理事們誰也控制不住了，工人們迫使資本家、反動派低了頭，贏得了罷工的勝利。

可是，在分勝利果实时，又發生了一件怪事：“勞勞糾紛”——工人和工人之間鬧矛盾，几乎釀成流血慘案。這件怪事是這麼引起的：在工會成立和要三袋面、一匹布的鬥爭過程中，有一百多工人沒有參加工會，也沒有參加鬥爭；苑寶璣很不滿意，就指示理事們：“這些人既然不參加我們的工會，就得給他們點厉害看看，不能讓他們痛痛快快地吃上白面！”理事們仰仗苑寶璣的鼻息，當然要

按照他的眼色行事，早是把不給面的風吹了出去。

这一百多工人里面只有少数是資本家狗腿子，如張成儒、唐紹泉等；大部份是从山东来的老实工人。他們有的因为和資本家多少沾亲带故，碍于情面；有的胆小怕事，唯恐砸了飯碗，因而不愿意参加工会，也不敢鬧斗争。听说凡是参加工会的都能得到三袋面、一匹布，唯独他們沒有，当然很恼火。宋秦卿覺得拉攏一部份工人，打击一部份工人，破坏工人团结的时机来到了，就把这一撮人組織起来，另外成立一个“新工会”，也选出代表，以便和原来的“老工会”分庭抗礼。他一面叫新工会的代表造名冊，遞呈文，到社会局备案，爭取获得合法地位；一面給新工会以种种物質上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說，新工会的代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吃到点心和水果，到外面去可以开車馬費，随便下饭館，回到資本家那里报賬等等。

沒想到新工会选出的代表、資本家的狗腿張成儒等遞到社会局的呈文被批駁下来了，表面理由是：“一个工厂不能成立兩個工会”，实际上是社会局怕得罪苑寶璣。可是這帮人有資本家給撐腰，还是照样活動：鼓励并率领新工会會員向老工会的理事干仗、要东西；和老工会的會員吵嘴罵街，而老工会會員也有一些“左”的情緒。过去，这些落后的工人不参加斗争早就引起他們的不满，再一瞧他們的代表和資本家勾搭在一起，就更加仇恨了。于是，工人和工人之間，果然成了冤家对头。不論在車間、饭堂、宿舍、廁所……，新工会會員和老工会會員見了面，

經常指桑罵槐地甩閑話：

“哼，我們可是把腦袋按在褲腰帶上，拿命換來的東西，怎么能分給‘他們’！”

“別想得那麼美：都是東亞工人，凭什么一個鍋里做出兩樣飯來！”

“想當初工會成立的時候，‘他們’罵咱們窮人會、窮棒子會，現在咱們把東西要下來了，他們眼熱啦，想吃現成的，多不害臊！”

“哼，也不知道是誰拿起碾盤打月亮哩！東西是公司的，經理說給就得給，誰說不給也不行！吓，這可是‘使喚了頭帶鑰匙’——當家可做不了主！”

“……”

兩個工會的下層，工人和工人鬧摩擦鬧得步步緊；上層，新工會的代表也成天到老工會找理事鬧着要東西，特別纏着理事長李宗頤不放手。李宗頤是个最乖巧不過的人，明明知道新工會那邊有宋棐卿給撐腰、助勁，怎么能得罪經理呢？這一边的頭兒苑寶璜有話在先，也不可以違拗；于是，李宗頤他們幾個理事一合計，便來了个折衷的辦法：給新工會會員每人兩袋面、一匹布、兩双袜子，每人扣一袋面，做為老工會的會費。當李宗頤在大會上宣布以後，新工會的代表張成儒等人不干，当场吵了个亂包，會議無結果而散。

散會之後，張成儒等馬上到宋棐卿那里去告狀，宋棐卿立刻要馬壽亭、儲揖唐下通知，召見新工會會員，他要

亲自講話。

不多时，从各車間把正在干活的那一百多新工会會員叫来了。他們衣服上帶着麻渣和麻土，汗漬和油泥。因为知道老工会的理事要扣他們一袋面，心里怀着气憤，他們輕輕地走上公事房大楼楼梯，来到寬敞的大厅里。这大厅的北面一溜大玻璃窗，射进耀眼的阳光，墙上挂着国民党大官們題的匾額和名人字画，玻璃櫃上摆着士紳們送的銀杯、銀盾、銀鼎。平常，这地方是招待貴宾或开董事會的地方，工人們根本來不到，今天經理在这儿召見他們，自然含着有特別优待的意思。他們或坐或站挤了一屋子，都靜悄悄的，說話也不敢大声儿。張成儒渾身都是精神，罗鍋着腰，窜前跑后地察看人数，小蒜头腦瓜儿晃晃着，一排暴牙露在外面，指手划脚地张罗着。

忽然，張成儒黃蜡蜡的臉儿露出紧张、振奋，向大家一使眼神儿，挑起个大拇指一比划，大家就知道是誰来了。坐着的人都站起来，屋里鴉雀无声，直楞楞地望着門口。只見宋柒卿揚着臉儿，慢慢地走进来。不过，和前一次在整理部給全体工人講話的怒容不同，一双梟眼里透着笑意，今天也沒有換破西服，仍然穿着平时穿的藍綢面銀狐皮袍，西服褲，黑皮鞋。后面跟着儲揖唐、馬壽亭，他走到大厅当中的大桌子后面，一屁股坐进扶手椅子子里，微微点头招呼大家坐下。儲揖唐、馬壽亭好像哼哈二將似的，站在他的身后。他先咳了一声，沙嗓子慢慢地講着：

“嗯，這場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們很好，你們安分守

道：能体諒公司的苦衷，和公司同舟共濟，我都知道。”他掏出一条白綢子手帕，擤擤鼻涕，笑好地說：“面，我早就想給你們，不過，日本一投降，我到重庆去了，回來以後，我又生了病，我正想找董事會研究，還打算把油和紅糖也分給你們，沒想到他們就鬧着跟我要面，這一鬧我倒省下了。”

張成儒和唐紹泉目不轉睛地望着宋棐卿講話。這時張轉過臉來，做了大家一眼，臉上露出惋惜的表情，意思是說：“瞧瞧多可惜，要不是他們胡鬧，咱們还能多撈點東西呢！”在座的一般工人平素生活很苦，有的還拉下一屁股賬，好像大旱望甘雨一樣的，都迫切地希望改善改善生活，緩一口氣。他們長時期在宋棐卿的殘酷剝削和毒化麻痹之下，並沒有階級覺悟，只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宋棐卿的身上。听了他上面一段話，一方面怨恨老工会的工人不該惹事生非，觸怒經理；一方面眼巴巴地望着宋棐卿，不知道他下面還要說些什么。

宋棐卿把下頰一抬，梟眼望着天花板，臉上現出一陣殺氣，狠狠地說：

“他們鬧，叫他們鬧去吧！惹急了，我把門一關，扫攤子！”說到这儿，他低下眼睛一望，看見人們臉上露出敬畏的神氣，又往回拉一把，跟大家透近乎，用緩和的口氣說道：

“要不是為了維持你們大家的生活，我早就关门不干了，何必勞這份神呢？你們對公司的這点儿苦心，我也不

能亏待你們，往后公司关了門，你們給我看看門，看看貨場，有我吃的，就有你們吃的；”

宋柒卿这几句假仁假义，“推心置腹”的話着实房害，他說得多么委曲婉轉，恳切动人啊！有些觉悟低，中毒深，心腸軟的女工想到若是公司真关门，就要失业，經理大人居然能說出这样体貼的話：“有我吃的，就有你們吃的；”她們不免擦眼抹泪，感激零涕。

宋柒卿一看有人哭了，心里很满意，臉上帶出一絲笑容，用安慰众人的口吻，来达到挑撥工人的目的。他說：

“我对工人不分远近厚薄，向來一視同仁，我給你們的东西人人有份。东西，我已經撥給他們那边工会了。这件事没什么，也是小事一宗，今后大家还是吃一鍋飯，又不是誰也不見誰了，他們那边工会的几位理事，我很了解，都是公正明事的人。你們去和他們客气客气，說几句好話，东西就能領出來了！”

宋柒卿講完話，帶着他的哼哈二將慢慢走出去。工人们出了公事房大樓紛紛議論。一般工人亲眼听到宋柒卿說東西已撥給老工会，人人有份，当然非要那扣留的一袋面不可。那些代表如狗腿儿張成儒等，有了經理的話，更要跟老工会算賬，形势又紧了一步。

可是張成儒他們跟老工会的理事，交涉来交涉去，怎么說也不成。宋柒卿又出头“調解”：同意老工会扣去那一人一袋面做为工会經費，他宁愿自己另撥一部份面补給新工会的会员，讓他們仍然可以每人分到三袋面。理事們

体会到宛宝璜的意思是不能讓兩邊的待遇一样，因而坚决不答应。这样，新工会感激經理的心又增加几分，仇恨老工会的心也增加几分，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真好像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發之势。

終于，有一天，要發斗争果实了。布和袜子是实物，新老工会会员都是一样。面，是按報紙上的牌价折合的現款。新工会的会员瞧見老工会会员拿的钱票子多，一个个欢欢喜喜的；自己拿的钱票子少，都急了眼。張成儒他們便組織了一撥人，預備下棍子、鏽水、織廠部的廢梭棒、染色部回來的濃硫酸，准备跟老工会打架动武。老工会这边，董文彬原本就爱打架，当初宛宝璜、賈如松在物色东亚工会理事的时候，就看中他是个打手，人們都怕他，才暗中指定他当理事的。如今，他听到新工会有人打算來武的，当然精神抖擞，要显一显自己的身手了。他也組織了一撥子人，都是胳膊根儿粗的会员，其中包括一部分糾察队，这些人要动起手来，一个赛一个，都有兩下子。再由这一撥子人里精选出“敢死队”，頂着打架时拚命的預备下的武器是斧把、三角刮刀、銼刀、腿叉子等。董文彬还从外面——东亚烟草公司工会邀请他的把兄弟胡德超前来助威。胡德超是那边工会的理事长，也是宛宝璜手下的人物，平日养着好些打手，无事还要生非呢，何况有事！

胡德超得了董文彬的信儿，馬上派出三十人，一个个小打扮，二大棉袄袖筒里攏着檀木棍，腰里掖着擴子，还有几个人背着大砍刀，馬上赶到东亚毛厂工会。董文彬迎

出来，忙着道辛苦，遞和氣，說着外場話兒。三十個人分兩行雁翅兒排列，專等招呼。

这边剛布好陣勢，那边新工会的头目人唐紹泉就帶着一个打手来办交涉了。唐紹泉长得尖嘴猴腮，龙睛魚眼，站在工会门口，不住声地嚷着：“給面，給面！”李宗頤迎在門口站着回答，兩邊的話碴兒越說越不好聽。唐紹泉急了，嘴里不干不淨地罵起來。这边的敢死队早就听得不耐煩，一听到他嘴里罵大街，一个队员就一步窜上去，翻手抓住唐紹泉的右腕子往外一掄，喊了声：“你敢出口伤人！”只听嗆啷一声响，大砍刀出了鞘，外面来的打手都要动手。唐紹泉是个小狗腿儿，原来仗着宋柒卿撑腰，才敢来办交涉的，一看这陣勢难免要吃眼前亏，馬上駁头就走。一面跑，一面喊着：

“好小子，別仗着人多欺負人！要講打的，好办，等我叫人去！”

他一溜烟地逃走了。

小組長姜金标站在工会里看了个清清楚楚。唐紹泉一走，他也回到三樓紡麻部。进了車間一看，人們都在干活，就是看不見二哥王廣盛。麻渣子麻土暴騰得嗆人，姜金标找了半天，才从車底下找着王廣盛。原来王廣盛的車跑了“條子”，正关了車找“頭兒”。王廣盛從車底下鑽出来，抹去扎得臉上刺痒痒的麻屑。姜金标把剛才一出武戲，活龍活現地給王廣盛學說一遍，好几个老工会的會員圍上来，听得好像很“過癮”。組長張國勛也跑过来听

消息。

王广盛默默听完，眉头子皱得紧紧的，非常不滿地说：“干嗎总是张罗着打架呢？难道除了打，就沒别的路子好走么？”

姜金标和这些工人都想不通。

“人家都預備好了，咱們这一头也不能挨着呀！”

“张成儒这号狗腿子，平素欺負人欺負惯了，揍他一下也不屈！”

“反正這一袋面不能給，要打架，咱也不含糊！”

王广盛的上級領導——王兆凱同志曾經給他指示过：应当站稳立場，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对待新老工会之間的糾紛，工人和工人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仇呢？对新工会的會員，要團結、爭取多數，孤立少數，不能讓群众陷进資本家分裂工人运动的圈套。王广盛心想：“在这个場合，要叫大伙儿的情緒平靜下来。如果人們想通了，只剩下董文彬、张成儒几个光杆儿，也就好办了。”

工人們談論打架談得眉飞色舞，正說得起勁，王广盛插嘴問道：

“因为不給一袋面，就要打架；打完了架，這一袋面還給不給呢？”

这么猛古了一問，倒把人問得楞住了。

“东西是不能給，可是我不主张打架！”瘦瘦的張國勵一边說着，一边凝視着王广盛的臉色。

这时，七麻球的电梯旁边站着一个工人，喊着：“王

广盛，麻球上来啦！”

王广盛觉得应该让大家好好合计合计打架和分面的问题，刚引起一个头几来，不愿意走开，就对姜金标说：“金标，快去帮我接接麻球，我待会儿就去。”

“我去吧！”围着说话的一个工人搶着接活去了。

这边，一个纠察队里的楞小伙子，接着张国勋的话碴儿，說：“你不打人，人家打你呀！”

“都是工人，打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国勋和那个工人爭辯起来了。他那一双灵活的小眼睛巴眨着，激动地说：“咱们穷哥們，誰不是指身为业，拉家带口，把誰打坏了也不好啊！”

广盛觉得国勋的话说得很有分量，马上接着他的話，沉重地說：

“国勋說的話在理！你們琢磨琢磨，新工会里面，像张成儒那样的人有几个？除去領头鬧事的，剩下的那些穷哥們成天跟咱们一样干活，一样受罪，一样吃不飽饭，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消不了的恨呢？”

那个楞小伙子給他說得哑口无言，旁边一个工人搭腔說：“广盛，你说的倒不假；可是，他們为什么跟咱们穷哥兒們不一个心，饒不参加工会，还罵咱们穷棒子瞎折腾呢？”

广盛說：“咳，张大哥，咱们都是靠卖力气掙饭吃的，誰不懂得这个！他們一时糊塗，胆小怕事，怕得罪經理，怕砸了饭碗，才不参加工会的；咱们要是扣下一袋

面，再一挤，那不是把他們擠到經理那边去了嗎？對咱們又有什么好处呢？”

几句話一說，人們都沉默起來，思索着。有人嘆一口氣，擔心地說：“要是真打起來，鬧個你死我傷，可了不得啊！”

“那可不是。”張國助接着說。“不動手便罷，只要一動手，死個三十口二十口，誰給你養家啊？咱們三樓的人，誰也別摻合打架的事兒，誰參加了敢死隊，趁早退出來！”

人們都清醒過來了。王廣盛還囑咐大家要分頭活動，千万不要意氣用事，一定要把這場亂子壓下去。

渤海線的地下關係李洪緒、曲世忠等人，也接到了上級的指示，在整理部已經開始揭露資本家的挑撥陰謀，号召工人不要上當了。

當唐紹泉在工會門口叫陣，几乎打起來的消息，傳到李洪緒的耳朵里，他非常着急，把手底下的活兒，托付給別人，馬上出來找李宗頤。正巧在院子里碰見他，一把拉住就往宿舍里走。宿舍里的人正在上班，屋裡空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李洪緒把他按在牀上，劈頭就問：

“你這個理事長是管什麼的？”

“怎麼啦？”

“都要出人命了，你還在院里躊躇！”

“我管不了啊！你還不知道董文彬嗎？”

“宗頤，話可不能那麼說啊！”李洪緒坐在他的身邊，圓圓的眼睛緊盯着他的臉兒，心裏在琢磨着用什麼話

才能打动这个泥鰌魚。他低声細語地說：“你想一想，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濃硫酸、大刀片，够厉害的啦！別說出人命，就是缺鼻子少眼，腿折胳膊搭拉，來这么几十口子，你怎么收拾？”

李宗頤低着头，想說什么，又沒有說出來。

李洪緒緊跟着說：“宗頤，你是个明白人，我說的這些話是为大伙儿，也是为你。你想想，你是理事长，是个头儿，真出了事儿，想往董文彬身上推，恐怕办不到。我看你們是一條綫拴兩個蚂蚱，跑不了他也蹦不了你！”

李洪緒說了半天，終於把李宗頤說服了，他答應去勸勸董文彬。

宋柒卿听到新工会和老工会准备打群架的消息，心里不免暗暗叫苦。当初他成立新工会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制造工人之間的矛盾，撻垮老工会，扩大他的“宋氏工会”，沒想到事情演变得出乎他的意料，鬧得这么凶。如果双方真拼起来，出几十条人命，東亞公司前途恐怕不堪設想，莫若悬崖勒馬，赶紧回头为妙。于是，宋柒卿派宋宇涵出头，在天津市最闊气的一家飯館設宴，請新老工会的代表和理事，給他們搭和。

这天中午，登瀛樓一間寬敞的、溫暖如春的雅座里，李宗頤、賈鳳鳴坐了首位，宋宇涵坐在靠門口主人的位置上，張成儒、唐紹泉穿得漂漂亮亮，好像是宋宇涵的自己人，陪着他也坐在下首。大家团团圆坐在一張鋪着白台布的圓桌面旁边，說說笑笑，嘻嘻哈哈，好像沒有發生过什么

冲突。宋宇涵穿着一身藏青色笔挺的西裝，雪白的襯衣，一付書生氣的面孔，帶着微笑，給大家斟滿了酒，斯斯文文地說：

“今天經理委托我和大家聚一聚。我們都是一些老同仁，想当初日本时期，处境那么困难，大家沒少給公司卖力气，好不容易熬到祖国光復，公司还打算开办十个厂子，将来請各位帮忙的时候还很多。現在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儿，聚众动武，給公司惹事……”

正說到这儿，忽然，白門帘一挑，一个東亞厂的工人，慌慌張張地闖進來，对李宗頤喊着：

“理事长，坏了坏了！出事啦！”

李宗頤大吃一惊，忙問：“怎么啦？”

那个工人喘了一口气，說：“敢死队已經准备好了家伙，馬上就要动手了，董文彬叫我給你送个信儿。”

在座的人們都很緊張。宋宇涵的臉上刷地變成死灰色，猛然站起来对李宗頤說：

“宗頤，你辛苦一趟吧！这时候可全靠你啦！”

李宗頤連忙戴上帽子，抓起他的破大衣，說了一声：“我去看一看！”便急匆匆地跟着那个工人走了。

第七回

施毒計巧耍新花樣 泡蘑菇停車大聯歡

李宗頤赶到出事地点，把董文彬叫到一边，轉达了宋副理的意見，好說歹說地劝了一番。董文彬見李宗頤口气很硬，只好順水推船儿，就坡下了。那些打手和糾察队队员听说理事們吃了資本家的飯，新老工会的代表們都坐在一个飯桌上喝酒了，心里不免有些泄气，打架的事儿也就緩和下来了。

宋柒卿可还是不放心。他知道老工会的头头是苑寶璜，下面的理事也做不了主，便把苑寶璜請过来直接談判。結果宋柒卿提出的給新工会會員每人補發一袋面，苑寶璜同意了；苑寶璜提出的交換条件是取消新工会，把老工会扣留的那一百多袋面留在工会作經費，宋柒卿当然也只好答应了。从此，宋柒卿分裂工人的野心虽然未死，他苦苦策劃的一場勞勞糾紛，却不得不这样暫時收場了。

談判之后，那一百多袋面折成塊款，留在工会作經費，理事們可就如同餓貓見了腥魚，趁着物价飞漲的机会，拿这笔錢投机倒把，几个人暗地分肥。最初还背着工人們在外偷偷摸摸地干，后来，干脆就打着給工人辦福

利的旗号，代买白糖、火柴、纸烟等等配售給工人，从中營私。他們还以此为名，找資本家借錢。資本家取消了新工会，也很乐意對他們拉一把，因此，非但借錢就給，而且請他們吃饭、听戏；双方的关系处得很好。理事們借來錢，买成貨，按时价卖給工人，接着借款原數還給資本家，这样，里外一倒騰，他們可就肥了。

理事們一方面和資本家勾勾搭搭，另一方面，順着宛寶璜的竿儿往上爬。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就在这一时期通过宛寶璜的关系，参加了国民党。有一次宛寶璜指示李宗頤等七名理事，叫他們調查厂里的进步工人，他們就偷偷报了一个黑名单。宛寶璜叫他們去青年会搗亂講演會，他們都顧着屁股去了。厂里的工人們当然不知道他們背地里干的这些丑惡勾当，只是看他們的形兒，跟以前不一样了。

物价一日三漲，到了六月，一袋白面已經漲到法幣十來萬元，可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工資，連最低生活都難以維持。工人們实在困難到極點，就要求厂方接物价漲落調整工資。宋柒卿心想：“工人們這是吃慣甜头了，甜头只能有一回，以后我的錢寧可花到官面上，絕對叫你們拿不走！”于是他反复苦思，計上心来，拿出一套新花样：“按件計資”，來对付工人調整工資的要求。理事們啞了他的嘴短，花了他的手短，宋柒卿花說柳說，理事們半推半就，馬馬糊糊，背着工人就簽訂了实行按件計資的合同。

理事把按件計資的事向組長們一說，組長們沒有通過。于是，第二天下班后在飯堂召開大會。李宗頑很滑頭，知道這是坐錯的事兒，就不出頭，讓董文彬向全廠工人報告這碼事儿。工人們聽着“按件計資”四個字，覺着挺新鮮，董文彬報告哪個車間的生產指標和工資指標，哪個車間的工人就紛紛議論，說話聲音越來越高，嗡嗡成一片。

大炮翟文玉兩眼瞪得像个鈴鐺，一說話，活像點了一個魔雷子：“扯蛋！……”

李興榮捅捅他小聲說：“別罵街！說真格的！”

大炮接着吼道：“大伙儿听听！剛才念的草案，我們修理室的工資可是不論件，不論件就不論件吧，又出了他媽的‘孤丁’，怎麼着？叫我們拿織廠部的什么……什么……”

他忘了那個繞嘴的專名詞兒，說不下去了。李裕孚告訴他：“百分數”。

“對啦！叫我們按織廠部的產量加減百分數拿錢，我們賺多賺少的，都在她們姐儿幾個手里啦！我們……我們招誰惹誰了？”

織廠部一個女工站起來，也氣憤憤地說：

“這純粹是琢磨我們！給我們訂出織一百五十碼布，拿九萬塊錢，我們玩命干，一天才織一百來碼。照這樣，連現在一個月七萬元的工錢都保不住，這不成了給我們趕錢了嗎？這個缺德主意兒不行！”

紡廠部女工齊素珍站起來，說話聲音當當的，干脆、

廠例：

“我們要求按物价漲落拿工錢，公司不但不答應，反倒來個按件計資！也別說訂的產量我們干不出來，就算拼命干出來，等我們把錢拿到手，東西早又漲上去了，還不是白搭嗎？我們的工錢，怎麼也跟不上物价的漲法，這法子不行！”

好些人都喊：“對！”

紡織部小組長姜金標把桌子一拍，大聲說：“不行！聽着好像多干活多拿錢，其實工人越干的多，公司越賺的多，咱們累折了腰也干不出訂的數來，這不是拿大活人精改嗎？”

接着，好些個車間的工人，都根據自己工序的生產情況，提出反對草案的意見，一個接一個的發言。

曲世忠旁邊坐着一個工人，約有二十五六歲，長得瘦瘦巴巴，是梳織部的工人，名叫劉同叙。曲世忠知道劉同叙常給工人們說評書，工人們愛聽他那一口的鄉音兒，人緣挺好。平常兩個人在廠里就很熟悉，今天開會又坐在一起，一邊聽着一邊嘀咕，曲世忠聽見前頭幾個人的發言，多是从按件計資上就事論事；其實這裡邊理事們有很大毛病。他不清楚理事們的詳細情況，不過他感覺理事們的行事不对路，要照這樣下去，工人們費了很大苦心，經過許多鬥爭，才組織起來的工會，就要被理事們葬送了。想到这儿，就附在劉同叙的耳朵上，說了几句什麼。劉同叙先前也是只在工資多少上打算盤，經曲世忠一說，才琢磨過

味儿来，于是站起来，先朝大伙儿喊了一嗓子：

“哥儿们，听我說說！”轉身冲着台前的理事們，用手一指，就开了腔：“你們素常張嘴民主，閉嘴民主，这回可是暗含着跟經理簽了合同，你們跟誰商量了？不跟大伙儿商量好就隨便簽合同，这是哪一國的民主呢？再說，我們做了这些年的工，就沒听说过什么叫按件計資！干脆說，我們不懂，也不干，不干这个洋玩艺儿！”

劉同叙的話雖說的不多，可給工人們提了醒，頓時會場上就像开了鍋，亂嚷嚷起來了。李宗頤真是个貓儿眼，一听劉同叙揭了他們的禿疮疤，看看台下的气势有点不对头，台上的楞头鬼董文彬还一个劲儿地乱支吾，感到很不妙，忙插插董文彬，低声說：

“打住了吧，楞二大爷！”

董文彬这才一晃腦袋，喊了一嗓子：

“散会、散会！”

工人們熱得直擦汗，憋了一肚子气，早就不耐煩开这个倒霉会了，都气囊囊地走出了飯堂。

宋棐卿聽說工人們不同意按件計資，心想：“好呀！这是又要來勁儿，我就不信治不服你們這帮裏工人！”跟着，就想出收拾工人的法子。快到發工資的日子，「方貼出一张布告，先說了些“營業不振”，“亏賠不堪”的話，最后說：公司无錢支發薪金，本月暫折發庫存“青麻”以渡难关等等，实际上用此来威胁、刁難工人。工人們看完布告，当时就找理事表示抗議，理事把工人哄走，答应

第二天找資本家交涉。

第二天上了班，發工資的事兒一點也聽不見音信，工人們可氣紅了眼。最反對按件計資的是織麻部的女工們，她們原本就一肚子火，再加上不發工資，簡直火上加油，越來越干不下去了。只聽見幾十台織布機的打梭聲由“轟隆轟隆”一片山響，慢慢地稀落下來變成一兩台織布機打梭，單調地咣——当——咣——当，再打几下，連聲音都沒有了，一下子顯得異常寂靜。別的車間一听織麻部沒有動靜，工人們喊了聲：“人家可關車了！”咚咚几聲，不約而同地都關了車，開始了一場全廠規模的消極怠工。

梳麻部里一台長長的軟麻機，是給原麻加油水的；八台像巨獸一樣蹲着的梳麻機，是把加過油水并發過酵的原麻梳理成條子用的。現在這些機器都靜靜地臥在那裡，注視着它的主人們的英勇鬥爭。

梳麻部三十多個工人，剛才開過一陣子車，現在一邊打扫着赤背上的麻渣、麻土，一邊端着水碗慢慢地聚攏在軟麻機旁邊，就地坐下。當中坐着一個工人，就是前面提過的劉同叙。劉同叙外號叫“濟公”，是因為常給工人們說濟公傳、三俠劍等評書，工人們聽得入了迷，才給他起的這個外號。平常說書都是利用吃午飯休息的時候，現在怠工時期，“閒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大伙兒又湊在一起，煩“濟公”給說一段。“濟公”今天選了一段三俠劍里的精彩節目：“傻小子賣明力劈梅花鹿，踢死花斑豹”，說得非常熱鬧。說到一個段落，工人們有的上趨茅

房，有的喝水去，这功夫“济公”也飲飲嗓子，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問着大伙儿：

“咱们剛开一会儿車就打住了，坐在这儿聊天說書，要是官面上問起来，咱们拿什么話答对呢？”

“对啊！官面問起来，咱们說什么呢？”大伙儿都感覺是个問題，合計了一回，也想不出办法。后来，一个叫張惠臣的工人說：

“我倒有个法子。一起头，理事們暗含着跟公司簽了合同，逼着咱们按件計資，人們不認可，公司就不發工錢。咱们这么干，都是理事們惹出来的！官面上要問，就說是理事們叫咱们这么干的！”

大伙儿都贊成这个主意，并且認為各車間的說法应当一致，需要去几个人上三樓跟紡織部商量商量。于是刘同叙、魏老懷、張惠臣等七八个人就去了。

刘同叙他們上了三樓，要找人說說。紡織部里的煉條机、紡紗机、合股机、穗子机都一台台地停着。麻胚、麻条、大軸、鐵盒都被人們当成座位，連在三伏天都緊閉的窗戶，也大敞四开了。靠西头有一条走道，这功夫站着好些男女工人，圍成一圈。圈里面，女工齐素珍立在当中，短短的头髮齐在耳輪，汗水微微沾湿了兩鬢，拎着一条手絹，正在兴高采烈、搖搖擺擺地教几个女工扭秧歌。这几个女工有点拉不下臉来扭，旁边就有人撮撥。齐素珍老家在解放区，小时候在解放区当过儿童团长，同乡工人知道的都像着叫她“女八路”。工人們可不知道扭秧歌是从解放区來

的，瞧着这玩艺儿挺新鲜，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儿。刘同叙他們也站在边上看了看，一扭头，看見大小管理們，都縮在車間辦公室的小屋裏，沒有敢出來的。魏老懷順口罵了声：“熊貨！”

靠北窗戶根下，張國鈞、姜金標和几个工人，正在罵“棒捶匠”，你一言、我一語地罵得挺欢。“棒捶匠”就是指着新工會的骨干、資本家的狗腿兒張成儒，他整天端寫算算，逛逛游游，專門抱管理的粗腿兒，給工人搞棒捶，穿小鞋兒。張國鈞一沾這号人就氣得臉紅脖子粗，可算是罵“棒捶匠”的積極分子。他手里拿着两个小軸，嘎嗒嘎嗒地打着点儿，笑嘻嘻順嘴數着快板：

棒捶匠，棒捶匠，
尖嘴猴腮沒人樣，
拱着腰背倒背手，
吃饱沒事來回逛。

棒捶匠，棒捶匠，
做事为人太不強，
見了工人翻眼皮，
見了管理叫爹娘。

數完了兩段，張國鈞用手里的小軸，打了个數來寶的過門，接着又往下數：

棒棰匠，棒棰匠，
翻嘴弄舌坏心腸，
过来过去人人嘒，
你怎不嫌臊的慌？

棒棰匠，棒棰匠，
拍拍良心想一想：
不学能耐不干活，
溜溜棒拍怎能長？

围着的工人用手跟着拍板儿，听完了一齐叫好。刘同叙他们赶上个末尾，没听全，转身又来到一堆人当中。这堆人由张国勋、王广盛领着唱歌，唱了几个以后，忽然有人提起谢饭歌，一个工人气愤愤地说道：

“天天吃饭都得唱他妈的谢饭歌；还得‘感谢天父’，什么天父？媽的岳父！”

大伙儿都笑了。王广盛笑了笑说：“咱们按老调给编个新词儿，学会了，等吃饭的时候就唱新的，好不好？”张国勋头一个赞成，大伙儿你编一句，我凑一句，不会见功夫编成了。念叨了几遍，都记熟了词儿。机警而又淘气的小伙子张国勋就站起来，故意绷着脸儿，假扮成一付牧师的嘴脸，领着大伙儿一齐扯着嗓门唱起来：

什么天父，全是扯蛋！
我们吃的，自己血汗。

我做牛馬，你來白掠。
我不干活，你就完蛋！媽——的！

這句“媽——的”代替原歌里的“阿——們”，別處的工人一听，覺得很奇怪，又沒到吃飯的鐘點，怎麼唱起謝飯歌來了，都湊過來听听。劉同叙趁此機會把梳麻部人們應付官面的意見，跟大伙兒一說，大伙兒自然贊成。張國勛告訴劉同叙說：

“行啦，你們回去吧，咱們一准照方吃藥，我这就去一趟織麻部，也告訴她們一声去。”

張國勛順着樓梯往下走，聽見遠處的知了聲斷斷續續送過來，不是歇班的日子能在这里看見蟬鳴，真是有點異樣。廠院里難得看見個人，高聳入云的大煙筒，有氣无力地吐着白烟，一座座洋灰紅磚的車間大樓，靜靜地蹲伏着。這一切，對於工廠統治者來說，都是不祥之兆。張國勛走進織麻部，好大的一個車間，一色的七十多台織布機，一行行一排排挺均勻地隔開档子。屋子里空蕩蕩地看不見人走動，更聽不見平常震耳欲聾的打梭聲。張國勛順着車檔子走着找人，也說不定哪台車底下坐着三兩個女工，唧唧低語。在一台織布機跟前的地面上，坐着李佩珍和好幾個女工。李佩珍通過李興榮的關係，已經向老王同志提出入党的要求了。這功夫，姐幾個嘴里嘟嚟囔嚟的，還在細算着按件計資草案。因為開大會那天，各車間的人們都只顧聽自己這個工序的數字，忙忙叨叨的，誰也沒顧上把草案

整个地比較比較。李佩珍她們一細算，發現一個新問題：如果草案实行的話，同样的工作，女工工資將比男工工資低下一塊去。織麻部里女工最多，當然數這裏反對草案最激烈了。

車間北頭上，好幾十個女工正分成好几堆兒，有在麻布上躺着的，有坐着說家常話的。四姐劉芝蘭又是盤腿大坐，正給人們說“三俠五義”里五鼠鬧東京的段子。張國助攔住評書，把來意跟女工們一說，大伙兒七嘴八舌地說：

“對！是得這麼說！就是理事讓咱們这么干的！”

“誰讓他們偷着簽這個倒霉的合同呢？”

“有事不找他們找山藥？缺大德的！”

張國助出了織麻部往回走，瞧見一個胖胖的厂醫站在院里正往各處樓上看。這家伙聽見機器不响，他先不乐意。站在院子里，被太陽晒的一身黃狗皮警裝都溻濕了，嘴里念着閑雜兒：“好呀，一天混八個鐘頭；大伙兒開八台車，織八碼布，這是‘三八制’呀！照這樣，公司非关门不可。這是受了八路的病啦！”張國助心想：“真是宋襄卿養活的狗，沒那些功夫答理他！”轉身進了車間。

理事們見工人怠了工，知道“漏子”又出來了，趕緊分頭找市黨部、工聯會、社會局去請示。馬仲玉來到社會局，找到新上任的勞工科長楊樂田，把廠里的情況一說，什麼工人反對按件計資啦，開大會時還說工會不民主啦等等，告了工人一狀。楊樂田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混

眼！什么民主？誰講民主誰就是八路！”这些官儿們都吃了資本家的甜头，当然順着厂里說，叫工人先实行按件計費草案，再談發工資的事。他們到厂里來調解，工人們都不听啦啦蛄叫喚。理事們又找到偽市長張廷謗，張廷謗恐怕不發給工人工資，要出大亂子，就关照宋棐卿先把工資發了，別的事等他去一趟東亞再說。

工資晚發了三天，工人拿到手之后，物价又漲上去了，工人們一惱火，就繼續怠工。

當時，天津市机織業大小七十多广的工人，都因为物价波动不能維持生活，和資本家鬧事儿。張廷謗忙于東洋工潮，等他到東亞來的時候，東亞的工人們已經怠工二十多天了。

工人們每天在車間里，先讓机器咣当一会儿，跟着就聊天、說說唱唱、睡大覺，上夜班的干脆鋪好麻袋，关上灯睡。有一天下午，兩点多鐘，織麻部的女工們，正橫躺豎臥地睡覺、聊閑天，从外邊走進四個人。中間的一個人，年紀約摸五十多歲，光頭，四方臉，又瘦又胖，像只狗熊，穿着一身灰色派力司中山服，由馬壽寧、儲揖唐陪着，在車間里各處查看。這個人臉上阴沉沉的；怒眼着經常說笑睡覺的工人們，活像个瘋神。工人們望着這個突如其来陌生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認識的人就在背後低聲告訴大伙兒：“看！这就是張廷謗！后邊的是穆書。”有很多女工連張廷謗是干嘛的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天津市长。女工們心想：“張廷謗就張廷謗嘛！”

誰也沒把他放在眼里。有人就說：“这家伙一來，恐怕要出‘羅羅紳①’！”劉恩英坐起來把胸脯一挺，頭髮往後一甩，睜着兩只水靈靈的大眼睛說：“不碍的，不碍的，他們把咱們怎樣不了！”

瘟神張廷鵠巡視完了各車間，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亲眼看見橫三豎四躺着的工人們，照常呼呼大睡，愛唱的唱，愛說的說，又是“花和尚”，又是“一丈青”，說得挺歡，工人們看見他，連屁股都不抬，根本沒把他這個市長放在眼里。張廷鵠回到公事房，氣不打一处來，立刻就讓秘書從皮包裏拿出布告，貼了出去。布告上面寫着：

近查東亞毛織公司工人不安心工作，屢有罷工、怠工之事發生，影響社會治安及工厂生產，實屬不法。今后倘再發生類似事端，決嚴懲不貸。勿謂言之不預，幸各諒遵，切切此布！

布告下面，還蓋着天津市政府一顆大印和張廷鵠的小印。

出了布告以後，瘟神張廷鵠認為事情還不算完，又把理事們叫到公事房，大發雷霆地訓了一通：

“你們這個厂除了罷工就是罷工，工潮總是不能平息，這裏面准有八路煽動工人，你們一定給我在出來，報給警察局刑事隊。往後，再鬧工潮，唯你們是問；按件計資

① 羅羅紳：就是說明事情糾纏沒完的意思。

的合同既然双方已經簽定，必須執行，从明天起全体工人一律复工！”

跟着，召开大会。馬仲玉态度强硬地向工人宣布張廷誦的命令，会場四周坐着几个带槍的特务，橫眉立目，气势凶凶，更助长了理事們的气焰。馬仲玉站在台上，瞪着銅鈴眼，扯着大喇叭嗓子吆喝，理事王玉祥拿着小本坐在馬仲玉身后，記錄發言工人的姓名和發言內容，会場气氛一时很紧张。国民党和資本家勾在一起，欺压工人的这一事实，更露骨地摆在工人的面前。工人們更加憤恨，一个意見跟着一个意見，要求把計件工資的最高額，由每月九万元提高到十二万元。可是資本家和官面勾結在一起，采取高压手段，一古腦儿都給駁回去了。散会以后，工人們罵罵咧咧地走出飯堂：

“敢情這群王八蛋擋在鍋里煮煮，都是一个味兒的！”

“行！‘騎驢的看書本’，咱們走着瞧！”

“对！按件就按件，明天，咱們在活兒上比划！”

第二天上班以后，各車間工人們展开了新的活動——消極抵抗。李興榮他們修理室的工資，反正是得按織麻部产量加減百分數，这里想不出轍來，干脆睡覺，养足了精神，晚上好多蹬會兒三輪。李興榮拿着鑽头到了爐房，找个地方倒头就睡，管理不來，正好；管理来了，就給鑽头沾火，裝裝樣子。

統織部里，一台抽麻机后面站着劉同叙、張惠臣、魏老儂三个人，正往車上續車。魏老儂对劉同叙、張惠臣

說：

“按件計資可是多干活儿多拿錢啊，咱們厚厚地續吧！”

“對！厚厚地續，數上找齊！”

三個人嘻嘻哈哈地撒了歡。按規格梳出來的條子，十碼長的應該是二十四兩至二十六兩。現在要是過秤，好，足有四十多兩。豁子嘴管理李仁輝跑過來，手里拄着碼尺，站在車頭上盯着蠻活。劉同叙站在后邊早看見他來了，一努嘴，三個人規規矩矩續麻。豁子嘴量十碼條子，放在磅上一秤，恰恰是二十五兩，滿好；再量十碼，還是二十五兩，他很滿意地走了。他剛走，三個人一使眼色，又撒了歡。不一会儿，豁子嘴聽說條子又粗了，趕緊跑回來再量，量十回，十回合乎要求，他一翻身就變了。豁子嘴雖然一肚子氣，也不敢發作，只好走到車后頭，對這三個人說：

“我在这兒，你們續得挺好，怎麼我一走，你們就續厚了呢？”

魏老懷穩穩當當地抽出一把麻，用右手抖散了，兩手一攏，熟練地輕輕往車上一扔，麻的上頭散開成個扇子面，厚薄均勻地送進梳麻機的大滾子里，完全合乎操作要求。這才笑眯眯地說：

“厚了，怎麼厚了呢？我們不就是這麼續的嗎？你要不放心，你就在这兒站一天試試！”

氣得豁子嘴駁頭就走了。

梳好的麻坯，用送麻球电梯运上三楼，王广盛抱过麻坯，續在头道煉条机上，勉强通过后“罗拉”，梳子針扎不透这么厚的麻条，到了前“罗拉”上，就纏了軸。王广盛把过磅工叫过来，告訴他：

“你給我記上鐘点儿，我这儿纏軸了，計件工資草案上有規定，停車時間可得算上我的產量啊！”

王广盛故意不慌不忙地各处找刀子，找刀子的功夫可就大了；找着以后，細打細磨的真比磨刀师傅的手艺都細致。磨完刀，再上趟茅房；打茅房回来，再割纏了軸的麻条。这么一折腾，至少兩個鐘点过去了。

緯紡車上，齐素珍和张国鈞兩個人看一面車，这功夫剛卸完活，正往錠子棍上插空軸。张国鈞想起昨天瘟神张廷謗来了，出了張布告，硬逼着工人今天按件計資，照这样玩了命干，一个月也賺不了一袋面，心里沒好气，嘴里就嘟嘟囔囔，罵罵咧咧。兩個人馬馬虎虎，插完軸，一接電門就开了車。一个沒有插进錠子盤的小軸，悬在錠子棍上晃悠，叉子轉得挺快，“啪！”的一声，小軸就被叉子打上了，撞折了錠子棍，小軸橫着飞出去，撞到別的叉子上，劈里啪啦地又撞折了五六个錠子棍。张国鈞找来过磅工，告訴他：

“車坏了，停車修理，給我們記上鐘点儿！”

他气狠狠地坐在大綫上，又囔囔：

“弄他媽的布告來硬叫咱們計件，計吧！先給咱們記上鐘点儿，歇歇再說！”罵着罵着又把“棒棰匠”饒上一

通。齐素珍凑过来，笑眯眯地说：

“你要是一天不罵兩回‘棒棰匠’，是不是难受？”

“对啦！”张国钧把大腿一拍，说：“一点儿也不掺假，不罵他們，我就难受！”

“罵街管什么用呢？”

“管什么用？痛快！你还劝我，我看你跟他們这些人挺近乎，我都有气！”

一年前鬧勞勞糾紛的時候，齐素珍曾經主動地接近過新工會的人，為的是了解情況，貫徹我黨團結教育工人的精神。那次斗争以後，齐素珍入了黨，成為冀中區領導的地下黨員。這些，张國鈞不了解，當然也體會不到她的用意了。齐素珍看見張國鈞這小伙子對資本家的仇恨很深，又痛恨國民黨，認為他是一個可以培養的對象。這時雖然被他搶白了幾句，却一點也不着急，還是笑着說：

“知道他們這幫人是怎麼回事就行了，幹什麼非罵街呢？罵街能把他們罵倒嗎？”

接着又勸說几句，講到工人受壓迫的根子是這個社會不好，不在棒棰匠身上。順便就有意識地介紹了一些解放區的情況：在那裡沒有人壓迫人的事兒，人民都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等等。張國鈞老家現在是解放區，可是他離家多年，對解放區的情況，雖然聽老乡們偶然念叨几句，總不大清楚。現在聽齊素珍一介紹，心里就很羨慕，便問齊素珍道：

“我到解放區上去學，行嗎？”

齐素珍被这愣头愣脑地一问，又有点纳闷，心说：“这小伙子怎么单单对上学这么感兴趣呢？”但是也不能不理这个碴儿，就答道：

“行倒是行，可是你怎么想起上学来了？”

“咳！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拿不起三四石麦子的学费，上了半拉子就上不起了，跟家大人闹了几回，也是白搭。你知道我多想上学啊！”张国钧觉得齐素珍到底是从解放区来的，讲出来的話都很有道理，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己在老家受苦的情况和现在思想上的苦闷合盘托出。齐素珍给他指出来：上学当然是好事儿，在解放区人人都要学文化的；可是在咱们这个地方，最主要的还是跟资本家和反动派做斗争，肚子吃不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推翻这个黑暗的旧社会，建立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才能有美好的生活。

张国钧听得很是出神，心里痛快极了，从此，他就经常和齐素珍聊聊解放区的事儿，眼界开了，思想认识上也慢慢提高了。

鼓捣半天，机器才修好。两个人又去开车，话就打住了。各车间工人们压着一肚子怒火，在不同工序采用不同的办法，跟资本家捣蛋。表面上看，宋棐卿是胜利了，实际上，却吃了大亏。

中秋大罢工但求一飽 工厂变战場如临大敌

一九四六年中秋节的前夕，蒋介石反动派为了进攻解放区，加紧进行不得人心的内战，大肆搜刮物资，滥发钞票。万元大钞满天飞，关金、法币、美钞、大头，搅得乌烟瘴气，国统区的老百姓，真是民不聊生。天津市的工人們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被物价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来斗争，因而工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工人們在日本投降以后，短短的一年中，亲眼看到美国兵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国民党貪官污吏爭权夺势，腐朽昏庸；亲身尝受了一月三漲的物价波动，以及国民党和資本家勾結在一起的殘暴鎮压。过去，对“大老美”和国民党的期待与幻想，逐渐地消逝了，破碎了。当时有一首民謡，流行全国，老幼皆知，即：“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虽然只有两句，却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心情。

东亚厂資本家宋某卿看到物价飞漲，唯恐工潮再起，花了许多錢买通軍、警、宪，决心徹底鎮压工人的反抗。可是工人的生活太苦了，物价漲到一个月的工資买不上半袋面，很多工人白天上工，晚上还去干外活儿，饑这样，

家里人依然是半飢半飽，面黃肌瘦，衣不蔽體。特別這幾天，快到中秋節了，市面上出現了那麼多干鮮果品，糕點月餅，孩子們饑得流口水，鬧着要吃，當爸爸的只好苦笑一声，胡亂地哄着孩子，心裡可想：“都是個人，怎麼有的身不動，膀不搖，就能大吃大喝；咱們當工人的累得腿肚子朝前，連肚子都混不飽呢？”東亞廠的工人們都有这样一个希望：“過節是談不到了，可是總得想法讓孩子大人都吃頓飽飯啊！”於是，不約而同地大家在車間里一頓嘍，人們就想到向資本家要點補助。節前，正式提出來，要求公司發給每人二十二斤白面，代替每人一斤月餅作節禮的老例。

工會理事們，想着這又是他們幾個人從資本家那裡撈油水的好機會，不妨辦一下試試，就代表工人們向資本家提出要求。宋棐卿胸有成竹，一聲不響地打好主意，要給工人點厉害嘗嘗。到了阴历八月十四日上午，工人們正為節禮等得心焦的時候，車間里忽然貼出告白：今年中秋節節禮規定為每人五千法幣。

工人們一看告白，心里涼了半截，五千法幣只能買半斤月餅，不但要求補助的白面不答應，節禮倒比往年少了一半，不由得都火了，活兒也干不下去了，就找組長說：

“哼，宋棐卿純粹是拿咱們開涮呀！”

“組長，上工會問個去，宋棐卿安的什麼心！”

“他要是誠心搗亂，咱們就給他搗個樣兒看看！”

組長們到了工會，把大伙兒的意見一說，理事們閃閃躲躲，不肯負責。韓長根硬逼着李宗頤、董文彬去找宋棐卿問問。這兩個人自去了一趟，不但事沒辦成，反倒把宋棐卿的話捎回來了：“經理說：公司沒有錢，要面的事兒沒商議。這五千元如果大家不要，公司就不給了。好好干活兒沒話說；如果不好好干，就都別干了，公司關門沒關係！”

組長們氣得眼都紅了，回到車間，把宋棐卿要流氓的情形跟工人們一說，大伙兒這個氣呀，真是非同小可。紛紛說：

“好！他要关门？咱就看看他這個門怎么個关法！”

“今天下班甭走啦，明天這個節咱們不過了，他也別過啦！”

“這年頭工人沒有好日子過，干脆熱鬧熱鬧吧！”

“對！今兒晚上二次吃花卷！”

各車間的組長看理事們不动勁兒，就互相碰頭一商量，決定當晚不出廠，半斤月餅錢不要了，爭取中秋節全家吃頓飽飯。工人們斗志昂揚，下班不出車間，立刻行動起來了。

晚上七点多鐘，工人們正在車間堅持不走，理事們鬼頭鬼腦地到各車間找組長，傳達工會通知，召集大家到飯堂開會，可不說明要開什么會。全廠工人一霎時占滿了飯堂，互相詢問怎么回事，連組長都不知道。大伙兒挺納悶兒，莫名其妙地望着空講台。這功夫角門一開，走進兩個

人来，大伙儿不由得一楞，心想这是哪里来的人呢？

前面走的这个人，三十多岁，一脸大烟鬼的气色，穿着一身国民党军装，腰里别着一把盒子枪；后边的人穿一身警官制服。前边的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的陈稽察，后边的是派出所的韩局员，这两个人是宋棐卿打电话叫来的。宋棐卿打定主意要镇压工人，费一回事永除后患，所以宁愿把加倍的钱花在官面上，也不让工人得着一点。这两个人来了之后，先和资本家见过面，又到工会找着理事，要以调解纠纷的名义给工人讲话。理事们已经暗地里倒向资本家，大部份参加了国民党，当然和军警宪一个鼻孔出气，所以才有这个军警给工人讲话的场面。

陈稽察走上台去，做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说起话来直套近乎。他说他知道厂里出了事儿，觉着问题不大，挺好办，大包大揽地叫工人放心，末了，说明他的来意：

“我跟你们经理是朋友，我准负责给你们办！不过今天太晚了，明天厂里放假，后天上班听我的好消息。你们先回家吧！呵？先回家过节去吧！”

台下的工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会场上静悄悄的。陈稽察讲完话，工人有点半信半疑，都不肯挪窝儿。只见梳麻部工人刘同叙站起来，一举胳膊说：

“我们回家过节，物价随风涨，我们工钱是死的，连棒子面都混不上，拿什么过节？”

刘同叙这几句话好像个导火线，给大家一提醒，人们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了。去派出所投过案的那个韩长根，

晃着粗粗的黑胳膊大声說：

“這個節我們不過了，讓經理們過吧！他們整天鷄鴨魚肉地吃着，天天過節；我們要點面，吃頓飽飯都不行，還把節禮減了一半。今天跟他泡上了，我們不走！”

“過節？這年頭還有我們過的節？我們遭劫吧！”魏老僂把眼珠子瞪得老大，氣哼哼地說。梅桂榮沒等魏本城說完，就站起來說：

“我就怪納悶兒的，當經理的怎麼這麼狠！我們黑天白日地給他干，他吃得臉上冒油，過節了，我們要求吃頓飽飯都不給，不行！非要不可！”

“對，非要不可！”好些個工人同聲喊着。

陳稽察一看大伙兒的氣勢，有點發毛，強作鎮靜地勸說着：“弟兄們，你們一定要相信我！我有把握給你們辦成，我和宋經理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点小事還辦不成嗎？你們放心，一點錯兒也沒有，都回去吧！”台下的韓局員也扯着嗓門大喊一聲：“回家圓月去吧！”

參加了國民黨的馬仲玉，一想：“宛委員指示過：要注意搗亂的工人，張廷謙市長也說過：再有工潮拿理事是問。工人們要是不走，又得鬧起來，那可了不得，還是讓他們趕緊出厂吧！”天氣雖然涼了，他那釘着密密兩排紹繩絆兒的對襟大夾祆仍然敞着懷，露着靠身的白小褂，一步窜上台去，鼓起銅鈴眼，扯着大喇叭嗓子說：

“既是陳稽察把事儿都給兜起來，咱們就回家吧！咱們應該相信長官，他是經理的朋友，這個一點兒也不假。

他一出來說話，准保沒錯兒，十六上班听好消息吧！”

工人們對官面上說的話，已經不大相信了；可是對工會理事還有一點兒信任。如今見馬仲玉紅嘴白牙說得板上釘釘，那麼就等他們去辦，過了節听信吧；於是，都紛紛出廠回家去了。

阴历八月十六日早晨，工人們進了車間，一邊換上干活兒的油包衣服，一邊說着閑話：

“哥幾個，昨天過八月節，上哪兒蹣跚去啦？”

“唉，還有心思蹣？四五个孩子圍着轉游，老婆愁得直皺眉頭子，聞着人家燉肉熬魚的香味，摸摸自己的空口袋，心里一膩歪，順着炕站了一天①！”

“哈哈！我昨天過節倒過的不錯，逛了半个天津衛！”

“嗨！你干什么去啦？”

“我呀，我蹬了一天三輪兒！”

“唉！”

人們一声嘆息，都干活兒去了。心里不住地琢磨節禮的事兒，陳稽察辦的不知怎樣了，有根嗎？正想不出個頭緒，忽見管理過來，一邊走一邊吆喝，傳達經理的命令：

“節禮還是五千元法幣，誰要誰去領；不要，就不給啦！”

工人們一听，簡直是兜頭一瓢涼水，氣得臉都黃了，當時有喊的，有嚷的，也有罵街的：

“陳稽察這個狗娘養的！這不是賺人嗎？”

① 在炕上躺了一天的意思。

“好王八蛋！跟爷爷来这套，五千元不要啦！”

“宋棐卿这个兔蛋够狠的！把咱们诳出厂，今天来这一手！”

三楼纺麻部里，工人们气得把手里的大轴、小轴乱摔乱扔，嘴里罵不絕声。王广盛看見群众的情绪，憤恨到了极点，一拉姜金标，两个人站在車后头，低声地商量着：

“金标，看大伙儿的劲头，这回事儿完了，你上理事会看看去，别的车间是不是也这个劲头儿，你們組長也應該合計合計啦！”

“嗯，甭看，别的车间也是这样，你说怎么合計吧？”

王广盛凝着眉想了一下說：

“宋棐卿这家伙真够狠的，不給他点样儿看看是不行了，咱们豁出去吧！”

姜金标的赤紅臉更紅了，气狠狠地说：

“干脆，罢一家伙吧！”

“要罢工光是咱们车间不行，你去跟别的組長們商量商量，大伙儿一齐干才行。”

“我到工会去，組長們准都在那儿；要是商量好了，我在楼下一摆手，你就关車！”

“好吧。商量好了，还是先讓理事去交涉，不行再罢工。”

姜金标走后，王广盛开着車，不时地往樓底下探头。他这台車正好朝着門口，车间門开着，楼下人来人往，看得清清楚楚。功夫不大，只見理事們往公事房去，知道是

交涉去了。理事們去的快，回来得更快，他想：“这是交涉不成啊！”正琢磨着，只見楼下好些个組長都往各車間跑，姜金标望着楼上，把右胳膊一舉，狠狠地往下一落，打着手勢。

王广盛立刻“咔”的一声关上車。煉條机的工人看他关了車，也都拉了閘，六台大大小小煉條机立刻停止轉动了。別的当車工正待探詢消息，姜金标、张國勵等几个三楼上的組長，忽啦忽啦跑进車間，嘴里喊着：“关車、关車！罢工啦！”工人們立刻动手把車全关了。一霎时，全厂各車間机器都不轉动了，轟隆隆的响声都停止了，激烈的罢工斗争开始了。

各車間里的糾察队员，也不等招呼，自动出了車間，到工会集合，接受任务。在院里巡邏的，在車間負責維持秩序的都分好工。魏本城、梅桂榮等几个瘦小伙子把大門，前后門一鎖，不論职员、工人，一个人不放。

这当儿，公事房里的小职员們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既不敢走，也不敢动。忽然，从楼上办公室下来一个职员，故意出洋相地脫了鞋，跳上大理石柜台，拍了几下巴掌，引起人們的注意，又故作紧张地喊道：

“各位先生，工人們罢工，跟咱們不相干！他們凭什么把着前后門，不讓我們出去！”

这小子名叫丁修竹，是資本家的狗腿，国民党員。为了在宋棐卿面前立功，为了升官發財，觉得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好机会，想把职员拉过来，在斗争里批工人的后

腿。他征詢地望着大家，看到人們的表情很麻木，他給大伙儿劲儿，直着脖子喊道：

“咱們職員也不能隨便叫人家擺弄！咱們有咱們的自由，誰也管不着！我領頭，你們大伙儿都跟着我走，看他們誰敢攔！”

一語未了，在門外的工人們嘩地擁進來，整理部工人駱廷槐領頭，指着丁修竹喊了一嗓子：

“揍他！”

工人們一拥而上，還沒有來得及动手，丁修竹早吓得屁滾尿流，一個跟頭跌進柜台里面，也顧不上穿鞋，抱頭鼠窜，逃進宋宇涵的辦公室去了。宋柒卿就凭這小子給他賣力氣，喊了這麼兩句，跟手就給他漲了底薪，逢年遇節還有許多好处。國民黨那邊，也把他升為區黨部委員。此人在解放以後，長期被管制，不知悔改，在1957年整風時又猖狂的向黨进攻，成了右派，送去勞動教養了。

宋柒卿知道工人們罷了工，一不作二不休，馬上給警備司令部打電話，叫他們來鎮壓工潮。下午四點多鐘，魏本城他們正把守着前門，忽然聽見警笛聲，跟着從營口道上風馳電掣地開來了幾輛大卡車，墨綠色的車身上漆着白色的大字：“警備司令部”，車頭上支着機關槍。卡車吱地一聲停在東亞毛織公司大門外邊。從車上跳下一群群如狼似虎的匪軍，一個個頭戴鋼盔，端着美國造的沖鋒槍，跑步圍上前門；機關槍對着前門，支在對過馬路边道上。機槍射手俯臥在地上，手扣着扳機，彈藥手就挂子彈帶，如

猛大敌一般。街上行人小贩吓得急忙奔跑，鑽进小胡同，这一带街面上好像成了战场。国民党的匪军就以这个阵势，对待赤手空拳，終日三餐不得一飽的善良工人們！

布置妥当，匪军們大約有一个班的样子，端着大槍，上着刺刀，隔着铁栅欄把槍头伸进来，一个匪军班长，瞪着两只眼，跟凶神附体一样地喊道：

“开门！不开門就开槍！”

門里边的糾察队员，看見这种情形，不由得咬牙切齒，心想：“这就是抗战八年劳苦功高的国軍呀，去你媽的吧！”糾察队员挺胸脯站在門里，一步也不退讓，不答碴儿，也不开门。

魏老儂可忍不住了。这勇敢的楞小子长得又高、又大、又黑，魁梧極了，他向前一縱步，站在那里像半截黑塔一样。他双手把破小褂往外一裂，露出古銅色的胸脯，用手拍了兩下心口，朝着匪軍吼了一声：

“槍刺子快嗎？来，往这儿撻！”

匪军們被他这一英雄气概的行为鎮住了，倒抽了一口涼气，不但不敢撻，反倒咧咧嘴把槍抽了回去。魏老儂晃晃肩膀，啐口唾沫，罵了一声：“真他媽的松貨！”

这时，門外又开来兩輛中型吉普車，跳下几个匪軍官，走到門前，其中一个露出一臉奸笑說：

“弟兄們，开开门，我們是來調解糾紛的。”

梅桂榮一眼就認出他就是那天講話的陈稽察，扭头告訴大伙儿：“你們看，前天賺人的那小子又来了！去个人



簡問理事會，着叫不叫他們進來？”

一個糾察隊員到後邊送信。不多時，李宗頤、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來了。他們一面客客气氣地和陳稽察搭話，一面囑咐梅桂榮開門。這幾個匪軍官進門之後，由理事陪着到公事房去了。

工人們在車間堅持罷工。七點鐘，理事傳信叫大伙兒到飯堂前邊的球場去開會。工人們坐滿了球場的看台，看台下左右兩邊也站滿了工人。資本家代表儲掉唐、馬寄亭、人事組管理宋杏村、工會理事們，都散在站着的工人當中。球場周圍站着好幾個捧盒子槍的匪軍，橫眉立目地看着人們。看台對面放着一個講台，幾個匪軍官站在講台上。馬仲玉上前說了一聲：“工人來齊了。”陳稽察就走到一個小桌子的後面講話，嘴里跟含着熟茄子似的，羅羅嗦嗦的也不知道講些什么，末了他提高嗓門，人們才聽出几句：

“你們的事兒，今天解決不了。現在，你們先回家去，決不允許工人們在廠里呆着，走吧！馬上就走！”

話音還沒落，工人當中就有好幾個要發言，劉同敘又把胳膊舉起來說：

“陳稽察，你前天跟我們說的話，你還記得嗎？你不是說過今天聽好消息嗎？”

陳稽察把眼一瞪，用手一指，厲聲說：

“前天說話的是你嗎？”

“是我，我說的合理嗎？”劉同敘也瞪着眼睛反問。

“別管合理不合理！你叫什么名字？”陈稽察像是一只瘋了的野兽，臉上显出一股杀气。

刘同叙觉得好汉做事好汉当，工人生活这么苦，理应要点补助，这又没什么亏心的，就理直气壮地说：

“我叫刘同叙！”

旁边一个匪軍官，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把名字記上。韓长根早忍耐不住了，一举手就要說話，沒等他张开嘴，又一个匪軍官把盒子槍一舉，槍口点着韓长根叫道：

“不准說話！不准說話！走……你們都走！”

許多工人还想坚持不走，跟他們干到底。不料看台上坐着的資本家狗腿子張成儒等人和台下站着的資本家代表以及工会的理事們，喊了声：“走吧、走吧！”这些人分好几处活动，領头往外走。这时，天已經傍黑了，工人們也看不清是誰領头走，只見人們忽啦忽啦走起来，也就跟着出了厂。人群里，曲世忠拉了刘同叙一把，悄悄囑咐道：

“留点神！”刘同叙憤憤地說了声：“没关系，他媽的！”

曲世忠来不及再說別的，就和住厂的人們回了宿舍，刘同叙跟着人們出厂去了。

最后一个工人走出厂外，大鐵門“咣当”一声就从里边鎖上了。馬寿亭手拿电棒，領着十几个端大槍的匪軍，在厂里各角落搜索。搜索完了一处，跟着就布上崗。厂里面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院里持槍的人来回巡邏。各車間的樓頂上还能隱隱約約地看見人影儿，背着上了刺刀的大槍，在監視工厂附近的动静，連后面的圍墙上都站满了武

裝的匪軍。宋棐卿一面下命令停工，一面派人騰出一間大屋子，買來鷄鴨魚肉、水果月餅、洋酒罐頭等等招待士兵。匪九十四軍上校團長孫耕南在公事房“安營扎寨”，醉醺醺地享受着宋棐卿的孝敬。

天，完全黑下來了。一輪圓圓的月亮，被薄薄的云彩遮住，無精打采地慢慢向天頂移去。東亞毛織公司大門門口支着兩挺機關槍，六個匪軍端着美造沖鋒槍一字兒排開，把個工廠鬧得好似兵營一般。門外對面的邊道上坐着密密麻麻的工人——這是來上夜班的工人和白班出厂未走的工人，湊在一起交談白天的事。張國勛、張國鈞、劉問叙、韓長根等幾个人都沒走，正氣憤地向夜班工人們敘述情況。理事馬仲玉在人群里待着，要听听工人當中誰是“搗亂分子”，幾個歪戴帽子的便衣特務，也在人群里外混着聽。工人們氣嘉嘉地連說帶罵，越說越火，坐着的人們也站起來，圍成一大堆，轟譁成一片。工人們說到末了，非要進廠不可，一群人往大門口走來。

這時，從大門里走出一個肥豬般的匪軍官，敞着單裝上身，手里拿着帽子，一臉橫肉，板着面孔問道：

“干什么？”

“進廠！”一個叫靳和安的夜班工人回答。

“不行！白天鬧事兒了。”

“白天的事兒我們不知道。大老遠來上工，不讓進廠不行！”靳和安強耐着怒氣說得挺干脆。

肥豬呵呵一陣獰笑，笑完了說：

“別作夢了！他媽的成天搗亂、罢工，还想上工！你們經理关门不干啦，趁早回去，別在这儿找麻煩！……”他一伸脖儿打了个飽嗝，一股子酒臭，直扑过来。肥猪接着嚷道：“要是不走，老子可不客气！瞧見这个沒有？”說着，用手一指机关槍。

工人們氣得臉都白了，紛紛嚷着：

“弄这个吓唬誰？我們見過機關槍！”

“來！朝二爺腦門子打！”

“少來這套！別說兩挺，再多也吓不住誰！”斬和安怒火八丈高，拍着胸脯大声說。

劉同叙朝大伙儿喊了一声：“哥几个，等我問問他！”轉身問那肥豬道：“我們上工干活有錯嗎？你叫回去，我們的工錢朝誰要？就这么整天玩命干，還混不上樣子頭呢！回去？回去挨餓你管嗎？”

“對呀！挨餓你管嗎？”工人們齊喊了一聲。

“劉哥們，甭跟他們磨牙了，他們不講理。”斬和安轉身朝大伙儿喊了一声：“哥几个！咱們往里闖！”

工人們立刻轟動起來。肥豬一看不好，嘿的一声，抽出盒子槍，槍口指着工人們喝道：

“站住！我看你們是給臉不要臉呀！”用手一指劉同叙、斬和安，扭头向匪軍們喊道：“來！把這兩個人帶走！”

持槍的匪軍們一下子圍住這兩個人，抓住衣領，推推搡搡就往吉普車上架，劉同叙、斬和安跳着脚嚷道：

“沒关系，我們沒犯法，上哪儿去都不含糊你們！”

工人們立刻沸騰起來，一片吼聲，震得地動山搖：

“凭什么抓人？”

“太不講理啦！”

工人們扑上去就要往回夺人，匪軍們立刻舉起大槍，把刺刀直对着工人們的胸膛。

天黑糊糊的，只有厂門口的电灯發出暗淡的光亮。馬仲玉看到警备司令部当着这么些工人的面，直接捕人，他这个理事要不攔一攔，恐怕說不过去，于是挤到面前，虛情假意地剛說了一声：“慢着！……”就被匪軍們抓住。匪軍當然不知道馬仲玉是什么人，不由分說一塊儿推上汽車。肥猪跳上了另一輛吉普車，車屁股后头冒起一股白烟，都开走了。

第九回 英雄大显英雄色 豺狼暗施豺狼心

吉普車向前开着，劉同叙、靳和安、馬仲玉三个人并排坐着。馬仲玉蜷伏在角落里，低着头悶声不响。車廂里边挺黑，劉同叙和靳和安借着馬路上的灯光，看見吉普車兩邊各有一个匪軍跨在車沿上，手里提着盒子槍。他倆也不开腔，走在半路，吉普車的匪軍司机，一边开着車，一边扭头瞅了他倆一眼，打破沉寂說：

“你們一个月賺多少錢呀？”

“七万多塊錢。”靳和安說。

这小子立刻像被馬蜂螯了似地喊叫：

“你們七万多塊錢還嫌少？純粹是他媽的搗亂！到了上邊，我头一个就報告你們倆是‘搗亂份子’！”

劉同叙拿胳膊肘輕輕地碰了靳和安一下，揚揚臉，兩个人都不答理他。吉普車开到一座灰色大樓門前停住，劉同叙、靳和安、馬仲玉被帶下車，經過刺刀閃閃威嚴森严的大門口，上了十几級台阶，走进大樓甬道，拐了几个弯，来到一間門口挂着“科長室”的屋子里。

劉同叙、靳和安一进屋門，抬头就看見迎面墙上挂着

一排鞭子，鞭子梢上留着黑色的血迹，地上放着几条结实的板凳，几盘挺粗的麻绳。屋子右边有一个大木头架子，上面拴着粗绳，架子前边站着四五个霸气十足的彪形大汉，想是打手之类。两个提着盒子枪的匪军把着门口。刘同叙、靳和安一瞧，心里说：这是要过“热堂”啊！

那个肥猪坐在屋子左首的办公桌后，身后站着两个匪军官，旁边一张小桌子的后面坐着个录事之类的人，准备好笔纸，等着录口供。刘同叙、靳和安挺着胸脯站在中间，马仲玉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肥猪和他当然早就認識，知道他是手下人誤逮的，就撇开他，瞪着刘同叙和靳和安，把桌子一拍，气凶凶地说：

“你俩说实话吧！你们有多少人？谁是八路？受谁领导？快说！”

这两个人愤怒的眼光直瞪着肥猪，一语不发。肥猪又拍了几下桌子，嚷着：

“快说！快说！”

他一眼看見刘同叙手里拿着一本书，忙问：

“吓，你手里还有书？什么书？”

“三侠劍。”

“你拿这个干什么？”

“我天天吃完饭给大伙儿说书。”

肥猪不信，向他身后的人一挥手：“去看看是什么书！”匪军官接过书去翻了几页又递给刘同叙，扭头报告说：

“是三俠劍。”

肥豬很失望，沒話說了，嚷着：“誰是八路？”

靳和安反過來問他：“你們還講理嗎？你們堵住工廠不讓進，我們要上工，你就抓人！”

劉同叙也跟着問：“我們不上工吃什麼？剛問問你，你就把我們抓來過堂！我們就知道白天上工，晚上蹬三輪兒，別的不懂！”

肥豬冷笑一声說：“我問你們誰是八路，有什麼活動，別拉扯旁的事！”

“我們不懂什麼八路、九路的。”劉同叙有點壓不住火了。

“我看你們倆就是八路！”肥豬又一拍桌子。

“你怎么知道我們是八路，我們腦門子上寫著了嗎？”靳和安理直氣壯地說。在這兩個人身旁邊站着的馬仲玉，忙拉拉靳和安的袖子，不讓他說得這麼硬。

“混蛋！真不知好歹！我的筆尖一動，馬上就要你們的命！”肥豬咆哮着說。

“哼！這警備司令部稽察處我們也有個耳聞，進來就甭想出去！告訴你吧，我們來了就沒打算出去！”劉同叙毫不畏俱地說。

肥豬的臉氣得像个紫茄子，咬着牙，恨不得要把這兩個人吃了，一個字一個字從牙縫里吐出來，听聲音好像狗在護食，問道：

“你們這麼橫，是受誰的指使？”

靳和安一拍胸脯道：“受我自己的指使！”

肥猪三尸暴跳，五內如焚，渾身肥肉直哆嗦，一跳站起来，喝道：“来人！把他們倆挂起来！”

那四五个匪氣十足的大漢，过来剛要动手，忽見一个小兵慌慌張張跑进來說：“報告科長：外面来了好几百个工人，要往里闖，口口声声嚷着，叫把他們的人放了！”

肥猪一愣，臉上登時變了顏色。心想：“上峰指示：目前正在全力剿共，對都市內的工潮，要特別慎重，不可鬧出大亂子。我抓了兩個工人來，一則為調查共黨分子；二則也是宋經理的重托，沒想到來了好几百个穷小子要人，倘或出了意外，上峰震怒，決不輕饒，我這‘兩道三花’恐怕保不住！”想到這裡，向那幾個過來要动手的打手一瞪眼，喝道：“下去！”就跟着小兵出了科長室。馬仲玉也隨着出去了。

劉同叙、靳和安聽說工人弟兄們來了，心里覺得熱辣辣的非常感動。到底苦哥兒們真義氣，深更半夜地冒着性命危險來要人。兩個人正想着，就見肥豬回來。他態度大變，和顏悅色地向劉同叙、靳和安說：

“二位到外面的小窗戶跟前，推開窗戶，跟你們廠里來的工人說說，叫他們別鬧，請他們先回去。處長還要跟二位談几句話，隨後一准送你們回去。”

這兩個人一看肥豬這種前倨後恭的神氣，心想：“要不是我們的人來到，這會兒早叫你把我們挂起來了！”靳和安便說：“大伙兒走不走的是大伙兒的事，我們可管不

了！”肥猪連忙笑嘻嘻地陪着笑脸說：“本來我們也不願管你們廠里的事儿，這是你們經理的托付和我們上頭的命令，我們是上令差遣，無不由己啊！無論如何，請他們先回去吧！”說完，還點頭哈腰的，做出一付令人作嘔的樣子。劉同叙、靳和安來到外面小窗戶跟前，推開窗戶一看，吓，黑壓壓的足有三百來人，叫着罵着，喊聲震耳。

這些人是怎么來到這裡呢？原來劉同叙、靳和安被架上吉普車，車開走以後，東亞前門外邊要進廠的男女工人們，憤怒達到極點，進廠上工的事暫且不談，逮走兩個人就成為大伙兒最关心的事兒了。張國鈞氣得臉兒煞白，咬着牙說：“這幫土匪軍隊，簡直不講理，他媽的！”張國助摟着眉毛，問道：“怎麼辦？咱們的人抓走了，能不管嗎？”

韓長根剛要說話，聽見一個女工氣憤憤地說：

“要逮人別逮倆，有能耐都逮走！”

韓長根一把拉住張國助說：“咱們也去吧，要不，他倆個非吃亏不可！”

“對！咱們大伙兒全去，叫他們把咱們的人放了！”
張國助說。

張國鈞揮着手說：“走！要不回人來，咱們就拚了吧！”

韓長根提高了嗓門，向大伙兒喊道：

“哥幾個，姐幾個，人，是讓他們抓走了，咱們都在
這兒着急也沒用。我看，咱們大伙兒去一趟，把人要出

来，好不好？”

“要去就快走！”人們异口同音地喊了一声，不等說完，排着队伍就走了。大队浩浩蕩蕩来到警备司令部門口，前面的队伍照直就要往里闖。匪軍大槍一端，喝道：

“干什么的？”

“要人！”一个工人脫口而出。

“你們把我們的人抓來了，別裝傻！”

不知是誰領着喊口号：“放出我們的人来！”

工人們攥着拳、瞪着眼，高声叫喊、怒罵，匪軍沒有命令不敢开槍。工人大队把門口圍得風雨不透，朝大楼喊話：

“放出我們的人来！”

“再不放就打进去！”

刘同叙、靳和安推开窗户，大伙儿看見他俩，一阵欢呼跳躍：

“刘哥們，靳哥們，我們来啦！”

靳和安剛喊了一声：“哥几个！”嗓子就有点梗塞，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弟弟看見了大哥哥，底下的話沒說出来。刘同叙接过来喊道：

“哥几个！你們来了，太好啦！謝謝大伙儿吧！”

工人王瑞明，重眉毛和連鬚鬍子碴儿上閃着黑光，跳着脚喊，声音像打雷：“我們大伙儿接着，你們放心吧！他們要敢动你們一个手指头，我們就把王八窩端了！”

靳和安又喊道：“謝謝你們，哥几个！他們沒敢动我

們，大伙兒放心吧，天不早了，都回家吧！我們也很快就回去了。明天早晨廠里見不着我們，再上这儿来！”

“不行！”一个叫田素蘭的女工，清脆的喊声直送上来。“要回去，就一塊儿回去！回不去，咱們就死在一塊兒！”

“对！一塊儿回去！”工人們一齊喊着，像是送上来一个擲彈筒。靳和安扭头看了一眼，肥豬腦門上滲出豆粒般大的汗珠子，一个劲地点头哈腰，說好話，要求他們勸大伙兒先回去。

劉同叙唯恐戒了嚴，窮哥兒們回家不方便，又把里面的情況對大伙兒說了說，勸大伙兒只管放心先回去。天太晚了，一会儿就戒嚴，攔在半路回不了家，可就麻煩了。費老大勁，大伙兒才同意先回去了。

肥豬陪着這兩個人去見處長。一進處長室，劉同叙、靳和安一眼就看見李宗頤、馬仲玉在屋裡大模大樣地坐着，桌子後面坐着匪稽察處長陳仙舟。兩人心里納悶兒：李宗頤是怎么來的呢？原來李宗頤和稽察處的秘書長是朋友，可以隨便進來。陳仙舟看見劉同叙、靳和安連忙讓坐。陳仙舟有個想法：“對瓦潮要盡量用緩和的辦法鎮住。對八路却必須嚴拿。在工人中間，這種出頭露面說話的，未必真是八路，恐怕后面有人指使。我何不長長的綫兒放着，不怕八路逃上天去。外面來了這些工人，弄不好就得鬧成大工潮，還是先把他們穩住，慢慢再說。”劉同叙、靳和安看見陳仙舟笑容滿面地點頭搖呼，一點也不像



过堂，就坐在桌子兩邊。陈仙舟問了這兩個人姓名、住址，又隨便問問在厂里干了多少年？然后和和氣氣地說：

“你們這件事，等着我們和市政府研究研究再說吧。現在已經十一点多了，十二點戒嚴，你們可以先回去了。”

劉同叙、靳和安是放出來了，可是資本家依靠軍警，把住大門，依然不准工人進廠。

第二天早晨，工人們按上班鐘點來廠，廠門照舊緊閉，站崗的匪軍和機槍陣地跟昨晚一樣。隔着鐵柵欄看見幾個光着頭的匪軍舀水洗臉，一个个睡眼惺忪，宿酒未醒。人們順着圍牆繞到後門，後門也加鎖了。在後門牆頭上站着的匪軍有的叼着煙卷，有的哼着淫詞小調，懶洋洋地垮着大槍，看着越聚越多的工人們。工人聚了好几百，昨晚未上夜班的工人們也來了，一堆一堆地站着，互相交談警備司令部要人的一幕。去了的人興高采烈地敘述着當時的情況；沒去的人聽得很興奮。忽然，劉同叙、靳和安來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圍住問長問短，經過鬥爭，大伙兒又團圓了。窮哥兒們見面，這份熱火勁兒，真是沒法形容。

一陣吵鬧聲音，打斷了人們的談話，順着聲音看去，原來是一個工人正和牆頭上的匪軍吵嘴。這個小伙子挺着胸脯，雙手叉着腰，瞪着眼兒，抬頭望着牆頭上的匪軍。氣虎虎地罵道：

“撲兒！媽的！”

匪軍答碴了：“瞧你瘦兒！”

“你下來！”

“你上來！”

“你敢下來嗎？”

“你敢上來嗎？”

“你敢下來，我就砸折你的腿！”

“你敢摸牆，我就崩了你！”

“.....”

“.....”

兩個人正吵得熱鬧的時候，韓長根拉着這小伙子說：

“走吧，走吧，你答理他干什么？”這功夫，派出所的韓局員領着一班大槍隊，巡邏過來了。大槍隊背着槍，一個挨一個地貼着牆根走，從工人們身旁路过，不知是誰一引頭，就罵起來了：

“啐！”飛起一口唾沫。“屬黃花魚的！”

“媽的！臭狗食！”

“你他媽哪兒學的！家里坎地打籠了嗎？”

“扛着槍吓唬誰？”

太槍隊聽見，瞪着死羊眼，干生气，不敢搭碴兒，夾着尾巴向前走。走遠了，工人還罵不絕聲呢。

王廣盛和張國鈞、張國助、姜金標站在一堆；李宗頤、馬仲玉、賈鳳鳴、朱雪亮等站在一堆，好像合計什麼。大炮翟文玉暴跳如雷，一嘴鬍子碴兒，多日沒刮，亂蓬蓬的，一对大眼睛滿處亂看，像是在尋找發泄悶氣的對象。

李兴荣想起老王同志最近来过一次，指示：“要长期隐蔽独立负责地积极发动群众，领导工人的斗争。”考虑到眼前的情况：工人为了生活，一定得上工；军队可把着大门不让进，就过来问大炮：

“伙计！怎么办？”

“打兔子！”大炮怒吼着。

“不是打不打。我说，不讓上工怎么办？”

“分两撥，一撥爬墙，一撥砸开后门，楞往里闯！”

大炮想得挺天真。

“硬碰硬不行啊！”

“那你说怎么办吧？”大炮就是爱来硬的，要不，就没词儿了。

李兴荣对着大炮耳朵，悄悄说了三个字：“请願去！”

“好！”大炮三步两步挤到李宗頤他们那里，又像是跟理事说，又像是跟大伙儿说，激动得有点结巴，大声嚷嚷起来：

“哥，哥几个！咱们請願去！”

“請願？”还有人没听明白。

韓长根也挤过来，操着家乡口音，补充着大炮的意见：

“是得請請願，怎么說呢？大伙子上着工，月月都够吃，再不上工，非饿干了牙不解。咱们找个地方去請願，要求上工！”

“对，请願去！”刘恩英和刘芝蘭领头，众位女将都喊着要去。

“走，上市政府請願去！我領頭，大伙兒誰去誰跟着！”韓長根一邊說一邊往前走，後邊工人們自動地走成四個人一排，沒有不去的，大隊順着岔口道往東走。李宗頤他們幾個理事本在那裡，連話都沒說出來，眼看著工人大隊又出發了。

工人們默默地向前走。這些人飽嘗憂患，終日辛勤勞動，在槍杆下面謀求半飽，這都不行，怎麼能不憤怒呢！人們走着走着，擦肩膀過去一輛三輪，覺得坐車的像個熟人，再一看：是李宗頤。後面跟着一長串三輪，這七輛車上坐着七位工會理事，越過工人大隊，向前走了。

到了偽市府大樓，工人們在樓前的大院里列隊站好。就見一隊警察跑過來，一個個掏出手槍，推上頂門子兒，將請願的工人圍住。另有幾個守門的警察背着大槍，氣勢凶凶地過來：

“往後站！往後站！”
工人們往後退了一步。警察張牙舞爪地還叫喚：“往後站！往後站！”前面的工人們火了：

“往哪兒站？”
“你說往哪兒站？”
“再往後站還不來呢！”
警察的氣焰反倒小了，縮回去就沒敢再吱聲。太陽照在頭上，人們走得又熱又渴。這時，只見好幾個人抬着一桶一桶開水，捧着碗過來，嘴里招呼着：“喝水，喝水！弟兄們，喝水！”這是利順德飯店的工人們，聽說東亞的工

人来請願，特地送来水，表示慰問。大伙儿连声道謝。这水来得正是时候。几桶水值不了什么，阶级弟兄的团结友爱确是感人至深。

工人們正喝着水，从大楼里边出来一个人，和站在前边的人說：

“你們不是請願嗎？要請願派几个代表吧！”

工人們当时公推出韓長根、駱廷槐、陈树生、苏月琴、韓玉珍五个人为代表，去交涉上工的問題。他們走進伪市府办公室，头一眼就看見七位工会理事在那里坐着，代表們才明白：“赶情你們是上这儿来啦！你們既来了，又找哪門子的代表呢？”

七个工会理事在工人大队出發后，研究过一会儿：厂里老鬧工潮，市长說过工人里邊有八路，再出事由理事負責。看这兩天的情形，工人們群情激奮，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現在又請願去了，到那里就許又出事儿，所以他們又商量好，坐上三輪車，赶到工人們前面到市政府，搶先送信儿，垫个底儿。伪市府秘书长和他們密議一番，决定等工人先來个下馬威，然后由扮紅臉的出來打圓場。

秘书长看見工人代表进来，吹鬍子瞪眼，“叭！”地一声，拍了下桌子說：

“你們几个人是代表呀，既是代表，那領头罢工搗亂的，一定也是你們！罢工犯法，知道嗎？今天，你們就得想回去了，都扣起来！”

韓长根往前奏了一步，眯缝着眼，端詳这小子，然后

操着乡音儿，不紧不慢，稳稳当当地问：

“你是市政府里干什么的呢？”

那个秘书长气得眼发蓝：“这个工人说话怎么不懂规矩！”正要发作，理事们轻声告诉韩长根：“这是秘书长。”说到秘书长三个字，声音里严肃极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哦，你是秘书长呀！唉，你这个秘书长也跟他们是一个味儿的，都不讲理啊！”韩长根故意调侃他。

“叭！叭！叭！”桌子拍得山响，这小子嚷道：

“来人呀！都给我扣起来！”跟着进来几个如狼似虎的警察，进门掏出手铐子，就要抓人。

朱雪亮、乔秀珍这两个理事，连忙站出来，走到秘书长身旁，甜不罗嗦，贱声贱气地走鼻音说话：

“秘书长！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

“秘书长！他们不会说话，您还跟他们一般见识吗？”

“得啦！看我们姐俩的面子，饶了他们吧！”

秘书长明知道这几个代表不能扣，扣下这五个，外边那七百多人非炸了不可。来几句厉害的，无非是为了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工人罢了。

他绷着脸儿告诉代表们：“回去听信，三天之内解决。”

阴历八月十八日又停工一天；十九日（阳历九月十四日）工人们才得进厂上工。工人们一进厂门，迎面就贴着大布告，上面写着：

通 知

東亞毛織公司
東亞毛織厂工会

查此次該厂工人，借故節賞問題，發生工潮，經党政軍代表決議，處理辦法如下：

- 一、此次不法罷工等事件，應由工會負責，保證今后不得再有此等怠工、罷工、請願及破壞廠方行政、破壞生產、要挾職員等軌外行動；
- 一、關於節賞問題，白班限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五時前領訖；夜班限于翌晨（十五日）七時前領訖；如不領即做棄權論，不得再補發補領；
- 一、復工後不得再有其它向廠方直接要求，以免滋生事端；
- 一、限于九月十四日正式復工；
- 一、關於今后勞資問題，應向党政當局請求依法處理；
- 一、工會代表應立書約保證，今后不得再發生類似事件，仰該廠遵辦為要。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三時

市黨部代表 韓達

社會局代表 楊樂田

警備司令部代表 鄭強

（孫耕南代）

复工后，馬仲玉、賈鳳鳴就把罷工斗争中積極發言的工人名单，報告了警備司令部稽察處。同時朱雪亮密報：聽說齊素珍以前干過八路。她的上司叫她繼續偵查，一有端倪，便可抓人。

第十回 揭秘密大破三友团 巧打扮自認表姐妹

这一次中秋节大罢工，由于国民党、资本家勾结一起武装镇压以及工会理事的暗中出卖，从经济利益上看，斗争是失败了——工人要求的二十二斤面到底没发，节礼仍旧是五千元法币（只是经过几番交涉，罢工三天的工资照发了）。但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这一次斗争锻炼了工人阶级，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的面貌；对于那一伙实际是工贼的理事们，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并且，在斗争中，团结了自己的队伍，提高了阶级觉悟，有些积极分子入了党，另外还涌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分子。这些收获对此后的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十月里，李洪緒从山东回来了。李洪緒在初夏的时节，以回老家的名义，到山东惠民渤海区党委城工部学习了一个时期。他去的时候，走到滄县南边的卡子口，聪明的李洪緒把介绍信藏在烙好的一张大饼里，故意一边吃着一边走。这样，愚蠢的大兵们自然毫不怀疑，在身上瞎摸一阵，放他出了卡子。卡子口外边就是解放区了。李洪緒在惠民城工部办的训练班里，学习了“论联合政府”“论

党”“新民主主义論”和隐蔽斗争的策略——如何利用合法組織进行非法斗争等等，思想上收获很大。回想从前的行动，比如在成立工会的时候，就不懂得爭取領导权；当时国共正在談判，幻想着和平可能实现，在宿舍里就公开辯論国民党、共产党誰好誰坏，随便暴露自己的思想，一味蛮干，这些作法多么天真、多么幼稚啊！通过學習心里何开了窍。他长期生活在那暗无天日的环境里，一来到解放区，看到什么也是新鮮的、光明的。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被推倒了，人們愉快地劳动着，自由地呼吸着，到处充滿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和國統区一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學習結束以后，为了遮遮耳目，他回老家去了一趟。不料，到家之后正赶上国民党要打通濰县到济南的道路，發生了战事，交通断絕；又赶上連下一个多月的大雨，一直拖到秋后才得回来。这时，国内形势太变，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拒絕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切和平建議，撕毀停战令，并且已經大規模地进攻解放区了。

李洪緒回來以后，厂方陸續成立了許多业余小团体，如公教信仰会，基督教团契、讀書会、釣魚会、京剧社、曲艺社、軍乐队、武术社、篮球队、足球队等等，五花八門，无所不有。这些团体，都是由厂方主办，吸收工人参加的。难道宋棐卿真会关心到工人們的业余生活和文娱活动嗎？当然不是，这是宋棐卿又一次新的阴谋。宋棐卿收买軍、警、宪，鎮压了中秋节大罢工，非常欣賞自己的

“得意杰作”，認為这是他統治工人的轉折点。从此，他就轉守為攻，令其爪牙出头組織这些小团体，吸收工人参加活动。一方面可以分化工人，变相地将工会化整为零，再由他掌握；另一方面可以麻痹工人，使工人們玩物喪志，松懈对資本家的斗争意志。这是一打之后的一拉。

李洪緒把成立小团体的情况，向李志作了彙报。当时，白区党的斗争策略是要作长期打算，不搞大运动，利用小打小鬧方式，分散地、隐蔽地活动；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形式不利时，即轉入群众日常福利事业的领导。李志和李洪緒研究之后，决定打进这些小团体，能利用的就利用，須要揭發的就揭發。渤海綫的地下关系已經發展了，有許多同志分別打进了各小团体。

曲世忠加入篮球队以后，領头給資本家开方子：篮球队要代表公司参加运动会；等資本家批准了，又提出要服装，同时迅速地把队员扩充到八十多人，除了褲衩、袜子之外每人要一身絨衣褲、一双籃球鞋。資本家既已批准参加运动会，对服装問題，也只得忍痛答应。很多工人还没摸着篮球，先弄一身衣服穿穿，都非常高兴。于是，曲世忠的威信提高了，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除了这些公开的小团体之外，宋菜卿还有一个秘密的組織，叫三友团。这个团体吸收的工人都是資本家認為可靠的、老实的，或是老乡，或是沾亲带故。入团是秘密进行的。李洪緒听见些个風声，就想尽办法要打进去看个究竟。費了很大勁儿，才从一个資本家的狗腿子那里摸出些

个头緒。他就煩那个狗腿子做介紹人，狗腿子知道他是山东工人，又是管理的亲戚，料想介紹他入团，一定可靠，就滿口答应，并叫他参加入团仪式。

这一天晚上，李洪緒被介紹人領到厂里一个僻靜的小院，院里只有一盞昏暗的电灯在發着光，各个房間都是一片漆黑的。这个介紹人打开一間屋子的門，把他輕輕地一推，他驟然被炫耀的亮光照得眼花燎乱，身子已經进了小屋。

李洪緒定了定眼神儿，才看清楚屋里的一切。这間屋子的窗戶上，都严严密密地挂着防空帘，防空帘的外層是黑布，里層是紅布，所以光線透不到院里去。迎面墙上挂着一面国民党党旗，下面挂着三友团的团徽：白布上画着黑色的骷髏——中間一个头骨，底下兩塊交叉的下肢骨，这是一种象征恐怖的符号，是宋棐卿从美国学来的玩艺儿。前面一张方桌，桌上一对大蜡扦，点着粗大的紅蜡燭，蜡影搖曳不定；中間一个古銅小香爐里燃着檀香，香烟縹繞，裊裊上升。

供桌旁边站着副理宋宇瀚和三友团的主持人刘匯东。宋宇瀚的分头梳得倍儿亮，臉儿刮得干干淨淨，越显得黃滲滲的，身上穿着笔挺的西服，还不时地散發出香水氣味，脚下的皮鞋擦得黑亮。刘匯东前身长个大肚子，后背的肉足有一揸厚，胖得活賽个大气球按上爪儿，也穿着一身西服。供桌前边不远，站着先来到的十一个工人，一个个面黃肌瘦，衣衫褴褛，脚上穿着“空前絕后”的破鞋，

一陣陣从身上散發出的汗味兒，淹沒了副理老爺衣服上的香水氣味。他們被介紹人甜言蜜語地勸了來，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地東張西望。

李洪緒進來之後，湊足了十二個人，典禮就要開始了。劉匯東兩手捧着大肚皮，往供桌近處靠了靠，臉上的肉哆嗦着，瓮聲瓮氣地开了腔：

“諸位同仁，今天是你們大喜的日子；你們都是忠心為公司的事業服務，老實肯干的人，經理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經理要和你們結為盟兄弟。”

說到這裡，劉匯東停下來緩了一口氣。李洪緒看見這個不入不東不倫不類的場面，已經就够恶心的了，聽見劉匯東的一番開場白，更覺着肉麻，心想：“真他媽邪門兒！世界上有經理跟工人拜把兄弟的嗎？”正想着，就听到劉匯東接着說道：

“耶穌聖訓說過：‘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經理一生奔走的目的，就是要造福群倫。可是呢，一個偉大的事業之所以成功，必須有其可以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像諸位同仁這樣的基本人才。公司前途的發展，更特別有賴于这样的人才。諸位都是本公司多年的老同仁，又是本公司的股東，諸位個人的榮辱與公司的前途休戚相關，因此有更密切合作的必要，經理就組織了這個三友團。”

這一套咬文嚼字的演說，聽得李洪緒莫名其妙，心想：“這不定又是什么鬼八卦呢，工人們找你們要點東

西，不是把机关槍都弄来了嗎？可是，灌米湯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刘匯东呼吃呼吃地喘了一陣，才說到正文：

“咱們這三友團，是三個人一盟，拜把兄弟，經理是大哥，石主任是二哥，我是三哥。你們也是三個人一盟，分出大小來，咱們總的大哥是經理。以後，兄弟們有了困難，大哥一定幫忙；大哥的买卖不好，兄弟們也要多出把力。大家回去之後，聽見工人當中有什么動靜，首先就要想到本公司的前途，要多多注意！”

李洪緒恍然大悟了，心想：“好家伙！鬧了半天，三友團原來是培养狗腿子和工賊的呀！幸亏我進來看看。”

“經理今天有个應酬，來不了，請宋副理代表主持儀式。”劉匯東望着宋宇涵請示着：“現在就行禮嗎？”

宋宇涵點點頭，表示可以。劉匯東從桌上拿起三炷香來，湊在蠟燭上點着，雙手遞到宋宇涵手里。宋宇涵翻着那黃森森的臉兒，彷彿非常虔誠似的，走到供桌正面，也用雙手接過來，恭恭敬敬地作了一個揖，然後插在香爐里。他後退一步，直挺挺地跪在蒲團上，磕了三個頭。李洪緒看見宋宇涵假裝瘋魔地弄這個排場，忍不住就要笑，可又不好笑出來，憋得直吭吭。正好他在最後一排，輪到該他們跪下的時候，李洪緒心想：“別糟蹋了！我可不能給你們下跪啊！”他乖巧地混在人堆里，把那矮矮的身子往下一蹲，人家磕頭，他只把腦袋低下去，這一關总算混過去了。李洪緒心想：“真是樹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看

你們还有什么洋相！”

行完礼，刘匪东端过一个茶盤子来，里面放着十三个小酒盅，都盛着紅紅的葡萄酒。宋宇涵拿过一盅，一飲而尽。这十二个工人也一人一盅地喝完，这就表示喝了“血酒”，插血为盟了。然后，宋宇涵轉身朝着大伙儿，臉上透出笑容来，說道：

“諸位兄弟，从今天起咱們就是自己弟兄了！咱們要帮助大哥把买卖做好。刘先生已經把本团的宗旨說过，我就不再重复。往后諸位兄弟有什么困难，需要大哥帮忙的話，直接找刘先生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咱們这个团体的一切事情，对外要絕對保守秘密！平常的时候怎么就能知道是自己人呢？咱們有个暗号，就是这么个手势。”說着，他举起右手，把中指搭在食指上，等这十二个人都看清楚了，宋宇涵又接着說：“咱們一打暗号，不是三友团的人当然不懂，看見了也沒关系；是三友团的人，一定回同样的暗号，这就知道誰是自己人了。这种方法在美国是非常时兴的。”

宋宇涵講完話，刘匪东發給每人一个紅皮的小本——三友团的团証，仪式就結束了。工人們出了小院，心里迷迷糊糊，弄不清宋棐卿的葫蘆里卖的什么藥。李洪緒早看見他那团証上的編號是257，知道已經有不少人入了三友团，这个問題可不小。他跟着大伙儿往外走的时候，心里就打好主意，要在群众中进行揭發，使工人們別上这个当，于是他一边走着一边故意念念叨叨地說：

“哈！这倒不錯，經理成了咱們的‘大哥’了，往后有困難找經理帮帮忙，一定能办到！”

工人們对他的話非常感兴趣，有的認為准行，因为剛才行礼的时候，“三哥”刘匯东不是說得挺清楚嗎；有的認為准不行，因为有錢的人向來是善財難舍，談話跟放屁一样啊。李洪緒看到大伙儿的情緒，覺得要从資本家利用三友团，監視工人活動的問題上講清道理，一时来不及，就提了这么一个問題：

“經理迷信嗎？”

“人家外洋留学，見过世面，是个有學問的人，怎么会迷信呢？”

“既是不迷信，怎么还燒香磕头呢？”

“嗯，經理不是基督教徒嗎？”

“是呀，基督教还兴燒香磕头？”

“啊？……”

由于沒有人能解釋这个怪現象，工人們很快就感覺到这又是宋棐卿的花招儿。以后，李洪緒又給工人們出主意，叫他們想这个借口，找“大哥”帮忙。工人們都很乐意試試这个法宝灵不灵，这个說父親有病，那个說老家鬧飢荒，都去借錢。“三哥”刘匯东話說得挺好听，結果是一个子兒也沒借出来，这一下可真相大白了。

李洪緒和渤海綫的其他同志們在車間里对沒有參加过三友团的人，提出警惕；又用暗号引出来好些个参加三友团的人。經過揭露、教育，到了后来，車間的工人們都学会

了这个暗号，拿它逗牙子。有时，两个人要说话，故意先把右手的中指搭住食指，举着手乱晃，以证明是“自己人”，还扮着鬼脸儿，引得大伙儿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成为人们开心的佐料。这样，三友团成为公开的秘密，组织暴露，作用消失，不久就瓦解完蛋了。

李志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天津，渤海綫在东亚的地
下关系，改由崔毅同志领导。曲世忠为了研究工作方便，
把家眷接来，找房安了家，也搬出了宿舍。有一天，曲世
忠忽然接到老崔同志的通知，叫他到机关去一趟。他下班
之后，匆忙回家吃过晚饭，来到机关。机关在南市，从外
表上看，这里是个油商的内局。曲世忠进了楼上的臥房，
一眼就看見一个陌生的姑娘，正和老崔同志坐着谈话。她
約有十八、九岁，身量不高，穿得干干淨淨，瀟洒大方。一
张白淨的瓜子臉儿，細眉大眼，留着短头髮，見了人很自
然地一笑，給人的印象非常和藹可亲。曲世忠正在猜想她
是什么人，老崔同志过来笑着說：

“給你們介紹一下吧，这是老曲同志，這是劉楓同
志。”

劉楓含着笑，很大方地伸过手来，和曲世忠握了握手。三个人坐下，老崔同志就問曲世忠：

“你們厂子里不是在招收新工人嗎？”

“是的，明天是最后一天。”

“你想个办法把劉楓同志介紹进厂做工吧！”

曲世忠想了一下，觉得这里面有困难。因为厂里招收

新工人，必須是職工的家屬或亲戚，外人选不去；如果说刘楓是自己的亲戚，这也不行，因为和管理李靜山是近亲，自己的三亲六眷，李靜山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是編不了謊話的；而且明天报名就截止了。时间是这样紧迫，再想別的方法也来不及了，这問題看来很简单，实际上却是困难重重。但是又想到領導上既然提出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完成任务。于是他毅然地说：

“好吧！”

老崔同志知道曲世忠在执行任务时，一貫坚决，不过也估計到会有困难，就走过来拍着曲世忠的肩膀問道：

“怎么样？有困难嗎？”

“我想办法去吧！”

刘楓笑着問：“我明天什么时候去呢？”

曲世忠心里一点譖儿也没有，可是又一次想到任务的重大，不容犹豫，立刻說道：“明天早晨七点以前，你到公司前門来吧。不过，你这姓名是兩個字的，好像是个学生，容易引起別人注意，厂里女工的姓名，都是三个字的。我看，你改一不好嗎？”

“可以，可以，干脆我改名叫刘伯琴好了。”刘楓脫口而出，一时覺得刘伯琴这个名字也很新鮮，不由又笑了。

曲世忠猜得不錯，刘楓确是个学生，家在天津。她在上中学的时候，常常流露出对現實的不滿，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为了培养她，就介紹一些进步杂志給她看。以

后，她的思想提高了，有了进步的要求，紙纏上就送她去渤海軍区學習。她在軍区参加过文工团，搞过一阵宣傳教育工作，現在已經入了党，上級知道她熟悉天津的情况，便派她来这儿做工运工作。因为是在秘密环境里，老崔不能把刘楓的情况告訴給曲世忠，曲世忠当然也不便細問，——虽然不問，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几。心想：“不論怎么困难，总要把她掩护进厂才好。”

曲世忠要走了，老崔同志送他到門外，一边握着手一边悄声囑咐：“努力克服困难吧！”

曲世忠回家之后，和衣倒在床上，双手抱着头，一語不發。老婆推推他，叫他脫衣服躺好了睡，他只朝她摆摆手，既不起来脫衣服，也不讓她跟他說話，一味地苦苦琢磨办法。老婆也不知道他这是犯了什么病，看他不鬧疼也不鬧痒的，只好由他去了。

時間毫不留情地过去了，曲世忠苦思之后，终于想出办法。十一点，他一翻身下了床，叫醒老婆給他关门，戴上帽子就走了。夜里，满天星斗，路靜人稀，一陣陣寒風刺骨。他一口气走到司延升的家門口，这司延升是本厂工人，也是渤海綫新發展的地下关系。曲世忠叫开门，站在門口和睡意正濃的司延升，談了一下有个女同志刘伯琴必須进厂，但又找不着門路的問題。司延升披着棉袄，睡得挺热的身子，被冷風一吹，直打哆嗦。虽然睡意全消了，一时也是想不出轍来。曲世忠滿高兴地说：

“伙計！这事儿全看你的了。”

“我？”

“对，你。你和你的未婚妻說一声，讓她承認刘伯琴是她表妹，这不就是亲戚嗎？”

“哈！亏你怎么想出来的，行，行，行。”

就这样，小刘楓就冒充司延升未婚妻的表妹，化名进了东亚厂。

刘伯琴进厂做工以后，积极地联系群众，发展组织。她在纺一车间摇线。这时，十三妹里的五姐刘恩英也从織麻部調到纺一车间。刘恩英开合股机，合股卸下来的活儿供摇线用，由于工作中的接触，刘恩英觉得新来的女工刘伯琴待人真誠、亲热，性情活泼直爽，很投脾气。不久，两个人成为知心朋友，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吃饭，一块儿聊聊天唱唱，无话不谈。有一天吃完午饭，两个人坐在合股机跟前的脚踏子上休息，刘恩英手里端着水碗，輕輕地哼着一支歌。刘伯琴一半当真一半打趣地問道：

“恩英，你怎么还不結婚呢？”

“結婚？別倒霉了，还結婚呢，發昏吧！”刘恩英說完，自己也笑了。

“怎么？我这妹予这么精，还愁沒人要嗎？”

“吓，沒人要。我要打算結婚，那还不現成！就是有一样，家里有父母，还有上学的弟弟，我結了婚，誰養活他們呢？”說到这儿，刘恩英不由地嘆了一口气，沉着臉兒說：“这一辈子也不結婚了！”

刘伯琴的臉儿靠在刘恩英的肩膀上，一只手圈住刘恩



英的脖子，說道：

“別喪氣！不會永遠這樣的。你知道有个苏联嗎？在那个国家里，工人农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不論男女都有工作，都有飯吃。女工生孩子，产前产后还有兩個月的假期，生活可幸福呢！”

刘恩英睜着水灵灵的大眼，半信半疑。刘伯琴給她講了一些苏联革命的故事，又湊在她的耳朵边上輕声說：

“苏联革命成功得早，所以他們的人民生活很好，現在咱们解放区也是走的这条道路：地主恶霸都打倒了，农民都分了土地，工人管理国家大事，管理工厂，吓，你看看，到了那个社会，誰还敢欺負咱们呀！”

就这样，她俩一得空就嘰嘰咕咕，談解放区，談革命，談現在的痛苦，談将来的幸福，刘恩英越听越爱听。这位姑娘为了养活她那生了病的爸爸和全家六口，她从十二岁就偷着来厂做工。想起过去受的那罪，真是“馬尾拴豆腐”，不能提啊！有刘伯琴給她一点撥，可睜开了眼，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很快地，她成了渤海綫的地下关系，編进小组里了。

第十一回 鑽头覓縫打入歌咏队 搖尾乞憐折进話劇团

刘伯琴由紡一車間調到紡二車間干活，在這兩個車間里，特別是在女工中，不斷地撒下紅色種子，渤海綫的赤色群眾又有了新的發展。李洪緒和老崔同志研究，覺得在發展組織中，個別地尋找對象，又慢又沒把握。莫若借着各小團體成立的機會，組織一個歌咏隊，既能有個宣傳陣地，又可以發現積極分子，大批地發展革命力量。正好廠里有個名叫石小東的職員，大學生出身，是冀中區另一條綫的地下關係，很擅長音樂，也很愛接近工人，對革命有一股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狂熱。李洪緒和石小東，原是老相識，彼此之間都有個了解。李洪緒想叫石小東負責搞歌咏隊，兩個人一商量，馬上就動手干起來。

歌咏隊一成立，就受到工人們歡迎，很快地吸收了一百多人，成為各小團體中規模最大的一個。不但渤海綫的全體同志參加，連王廣盛、齊素珍、張國鈞、張國勛等人都參加了。宋棐卿看見這麼多工人參加歌咏隊，覺得很需要抓一抓；於是在歌咏隊練習的時候，特地表示關心和鼓勵，向隊員們說：“你們唱吧，等唱好了我給你們灌片

子！”但是歌咏队淨唱进步歌，什么“黄河大合唱”、“胜利花儿开”等等，狗腿子一报告，宋棐卿觉得不是味儿，他想：“这还了得！照这样，我这工厂就甭干了。”于是把歌咏队的小队长找来，大发雷霆地说：“我原想给你们灌唱片，你们为什么净唱这些歌呢？难道我叫人编的那些歌，还不够你们唱的吗？照这样唱，把警察局唱来，你们就不唱了！”队员们都知道都說：“别听拉拉蛄叫喚。”还是偷偷地练习唱。

工人們的歌声宏亮，心情似火，每到吃完午飯休息的时候，就三人一群、兩人一伙地唱。大伙儿从歌詞中受到教育，从音乐中受到鼓舞，情绪十分振奋。工人們创作的智慧，又是无边的海洋，在进步歌曲之外，将很多旧歌和宋棐卿叫人编的歌，换上新詞儿唱，新詞儿完全是用来发泄心中积愤的。比如有一首流行的旧歌叫“你这个坏东西”，调皮的张国勋他们就把它换上新詞儿来骂“棒槌匠”张成儒，詞儿改为这样：

你、你、你，
你这个坏东西，
巴结管理、欺压工人全是你……

有一首歌叫“五塊錢”，形容在国民党統治下，物价飞涨，五塊錢的票子沒人要，歌詞是这样的：

这年头，怎么得了！

五塊錢的鈔票滿地拋，
街頭茅房到處有，
垃圾堆里也找得到。……

工人們很喜歡唱。到後來物價再漲，五十元、五百元、五千元的鈔票也沒人要了，工人們就把五塊錢的五，改為五十、五百、五千來唱。

國民黨區分部委員張成儒和幾個國民黨黨員，逢到紡廠部的工人唱歌，他們就圍着工人轉游，對工人示威。工人們一看見他們，就唱着罵，有時嫌不解氣，干脆不唱光罵。

這時，張國鈞在齊素珍的培養下已經入了黨。他自己現在不罵街了，同時覺着大伙兒罵張成儒也解決不了多少問題。他認識到應該進一步揭露國民黨的黑暗，以教育工人，和齊素珍商量之後，聯合了幾個愛好戲劇的工人，打算成立一個話劇團。為了取得合法地位，就去工會登記，雖然經過工會百般刁難，到底成立了。可是發起人齊素珍却不得不離開東亞廠，因為工會的理事，那個無恥的女特務朱雪亮，經常暗中釘梢、偵察、搜集她的證據，監視她的行動。齊素珍發現了她的陰謀，報告組織，經上級決定，撤回解放區去了。

話劇團成立之後，由於廠方和工會都不支持，遇到許多困難，在全體團員努力之下都一一解決了。比如，沒有經費，就由團員們掏腰包拿團費；沒有導演，就把歌咏隊

的教練石小東約來指導；沒有布景，就一面約請厂里一位愛好話劇、擅長繪畫的職員聞俊森幫忙，一面由團員自己動手做。有的團員識字不多，讀劇本吃力，不能單獨讀詞，就由大伙兒幫助讀。團員們下了班，吃罢飯早早就來了，晚上干到十二點才走，禮拜也不休息。經過一度緊張地排練，終於在1947年元旦，公演了田漢先生的“回春之曲”。工人們看完戲，非常滿意，紛紛要求再演一場。團團答應了群眾的要求，但在第二次演“回春之曲”的時候，觀眾席上就發現了宋棐卿。

這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廠里沒有班，工人們歡欢喜喜地坐在飯堂里等着看戲。演員們正在后台仔細地化裝，化好裝的演員有的找人對詞兒，有的靜坐一旁，體會角色性格，培養情緒。這功夫，宋棐卿由儲揖唐陪着來到飯堂，坐在最前排。宋棐卿聽說了話劇團公演前後的情況，一直覺得不快，所以今天親自來看看。

幕布沒有拉起來，戲還沒上演。石小東領着一隊歌咏隊員，上台給大伙兒唱歌。細高條兒的石小東，用力地揮着胳膊，兩只手上下左右地指揮着“黃河大合唱”的九部分，歌兒是那樣激動、雄壯，台下的人們聽完了，鼓掌要再來一個。宋棐卿坐在台下，臉上變顏變色，又不好發作，只是皺眉。儲揖唐用鉛筆寫了個小條，遞給台上的石小東。石小東打開一看，上面寫着草草三個字：“別唱了！”他微微一笑，心想：“天下是打出來的，越紅越好。”就不聽這套，——何況台上唱得正酣，台下聽得正

美，怎肯罢休？于是接着唱到話劇開幕为止。

宋棐卿一边看着戲，一边盤算着：“我成立小团体有我的用意，沒想到出來一个歌咏队，已經够伤腦筋了，現在又來了一个話劇团，我这不成了引火燒身嗎？”等看完戲，他心里明白了：“不把話劇团收买过来，后患更是无穷！”当觀眾們紛紛散去的時候，宋棐卿就来到后台，換上一付笑容，向着正在卸裝的演員們祝賀演出成績，贊不絕聲地說：

“你們演的太好了！我在國內国外看过許多電影和話劇，从来沒有看见过像你們演得这么好的！你們都很有艺术天才，将来我可以送你們到戏剧学校去深造！”

跟着，他死乞白賴地請話劇团團員到丰澤園飯庄去吃饭。在筵席上，宋棐卿一口承担补助話劇团經費的80%，并且答应由公司修理室代做布景。張國鈞嘴里吃着，心里想着：“你一撇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黃鼠狼給鶴拜年，还能有好心眼儿，你既答应补助，乐得先利用利用你。”想到这里，也未說破，一頓飯吃完，宾主相安无事。

話劇团赶排第二个戏“一門忠烈”，張國鈞告訴聞俊森在設計布景时，要大大方方地多弄。等修理室做出來一看，除去演“一門忠烈”之外，再演一个新戏都用不了。这样作，是为了防备跟宋棐卿鬧翻了，再演戏不受影响。果然，宋棐卿提出来要审查剧本。張國鈞想：“好啊！我早就知道你要有这一手。审查就审查，我們还有办法对付

你。”等剧本审查回来，上面改了许多地方，剧团里不听那一套，还是照原词儿演。

宋棐卿审查剧本的方法失败以后，就想从根本上反对演进步戏。话剧团却偏偏重演揭露统治阶级黑暗内幕的讽刺剧。临到排演讽刺国民党裙带关系的剧本“裙带风”时，宋棐卿就把闻俊森找到他的办公室里谈话。

闻俊森一进门，宋棐卿就客客气气地让坐，说：

“话剧团的人很有演戏的天才啊！”

“嗯。”

“你们用的剧本，都是谁选的？”

“大伙儿。”

“你们喜欢演什么样的戏呢？”

闻俊森知道资本家只能允许可谈情说爱大团圆的喜剧，就回答道：

“喜剧。”

“喜剧。‘裙带风’也是喜剧吗？”宋棐卿白了一眼，仿佛抓住了小辫儿。

“是喜剧。”

宋棐卿冷笑一声说：“不是吧！恐怕要说是讽刺剧还差不多。”

“我爱喜剧是因为它能逗人发笑，观众喜欢看。”闻俊森故意避开正题。

“哼！”宋棐卿有点恼火，冷冷地说：“你们演戏可不能给公司惹祸，知道吗？”

“知道。”

“那为什么还演‘裙带風’呢？”

“外边营业性的剧团常演这个戏，电影也拍出来了，为什么我們不能演呢？”

宋棐卿被他說得理屈詞穷，无言答对，大馬臉沉下來，聞俊森也不言語，等着下文，屋裡靜了足有三分鐘。宋棐卿只好含含糊糊地說：“注意不要給公司惹麻煩，最好是多演喜劇！”

就这样，“裙帶風”还是上演了。

宋棐卿對話劇團无可奈何，又來了一套花招：暗中派人威脅聞俊森。几个平常和聞俊森接近的職員，特意請他吃飯，當面“勸告”他：“俊森兄，儲主任說了：‘你再和話劇團來往，就有失業的危險啊！’”威脅得聞俊森果然不敢來了。聰明的張國鈞深知聞俊森有個特點：特別愛好話劇，一沾上戲就和抽大烟的人來了烟癮似地放不下手。張國鈞就叫團員們主動找他，問這問那，向他請教。聞俊森果然忍不住手脚痒痒，就又偷偷地忙活起來了。話劇團成了宋棐卿的心腹之患，有一次他因事出門，在船上還給話劇團寫了一封信，开头是照样捧了一通，末了提出這樣的質問：“你們演戲是純粹為了愛好藝術呢？還是有別的企圖呢？”

歌咏队和話劇團不仅被宋棐卿視為眼中釘，更被国民党严密監視着。厂里的“工人”馬振林是國民黨中統局“防奸小組”的特務，他帶着幾個組員打進歌咏队，跟着

就把石小东等人递上了黑名单。宛宝璜还指令朱雪亮拼命往话剧团里钻。张国钧考虑如果拒绝她，倒要使他们生疑，就允许她参加剧团；但是不让她钻进领导机构，同时，团员们一商量重要问题，就把她甩掉了。

这还不算，厂里的职员程克谦是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也是个“大学生”出身，长得完全是一头黑熊的模样，整天穿一身蹩脚西服，眯着黑豆大的眼睛，嘻皮笑脸地往话剧团里凑合。一排戏，他就坐在旁边，黑豆眼儿往女演员的肉里钉，露着一嘴黄板牙，拿一块小花手绢擦着嘴角上流出来的口涎，丑态百出，真是令人作呕。他看着张国钧像个主事人似的，就跟着张国钧的身后转，摇头晃脑地说：

“你们不是缺少导演吗？好极了！”

张国钧一听，缺少导演居然好极了，这像人说的话吗？便问道：“你打算怎么着呢？”

程克谦嘻嘻了一阵子，厚着脸皮来个“毛遂自荐”，说：“这个……这个……我对话剧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我给你们当个导演好不好？”

张国钧知道他是什么变的，也知道他对话剧一窍不通，当然不能答应；可是又不能得罪他，只好假装没听见，忙活别的事去了。不料程克谦并不知难而退，还是追着张国钧死不要脸地泡蘑菇。张国钧心想：“你要当导演是放屁，你要掌握选择剧本的权力倒是真的。”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便对他说：“你想给我们当导演？好。不

過這事儿必須由全體團員開會通過，等開會那天找你吧。”過了幾天，話劇團真開會了，會議上要宣布話劇團擴大以後的一些規定，順便要解決程克謙的問題。

一間大屋子中間，擺着大桌子，桌子周圍坐滿了話劇團的男女演員，程克謙被“邀請”列席。燈光照在程克謙那一臉黑肉上，可能由於過分自信，他的臉兒興奮得像只紫茄子，用小花手絹不住地擦着什麼。桌子後面站着話劇團團長王學敏主持會議。話劇團擴大以後，人數增多，組織機構也有了變動。張國鈞從團員中找了一個表面上不太紅，但思想較好，能忠實執行工作的工人當了團長，他自己只擔任一個股長，實際上却起着領導的作用。這時，王學敏把劇團的整頓情況，簡單地報告一下，並把幾個初步意見，提出來請大家考慮，只聽見王學敏說道：

“我們提議：今后咱們劇團的正式名字，就叫勞晶實驗劇團。大家同意不同意？”

團員們對這個名字很滿意，鼓掌通過。王學敏接着說

“根據劇團成立的精神，我們請聞俊森先生給設計了一個團徽，大家看看樣子吧！”說着，挂起一張帶色的圖案畫：“整個團徽是這樣：上邊是個心的形狀，兩邊有翅膀，下邊有一雙緊握着的手，中間有一個齒輪，齒輪上端有一個微笑的面具。意思是這樣的：上邊的翅膀象征着希望、向上和努力；一雙緊握着的手是表示互助互讓、精誠團結；齒輪代表工業；笑着的面具象征快樂。”說到這

里，王学敏又用含意深长的语调说：

“将来我们能做到‘互助互让、精诚团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微笑中生活着。”团员们热烈地鼓着掌。程克谦的小花手绢不擦了，瞪着黑豆眼儿，直着脖子，一点也不肯遗漏地听团长说话，以便回去给上司报信儿。

接着，王学敏又把团歌的歌词给大伙儿念了一遍，定规以后再慢慢学唱，歌词是这样的：

“劳晶剧团，目标远大。发扬戏剧艺术，提高工友文化。联合同好，努力研究，互助互让，团结持久。我们的人才优秀，我们的力量伟大！一齐前进，精神奋发，人格向上，自强不息。劳晶剧团，永远在进步，永远在努力，努力，努力！”

王学敏一口气念完，可把程克谦急坏了，记也记不下来，抄也无法抄，抓耳挠腮，跟猴儿蹬心似的。

王学敏看了他一眼，接着又说道：

“从团徽和团歌里面，已经把话剧团的宗旨说得明明白白，我们的剧团是为了爱好艺术，研究艺术，欢迎志同道合的群众参加。”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一停，引起大家注意，然后郑重地说道：“不管你是国民党，也不管你是共产党，入我们的剧团，就得遵守我们的规章，不能上我们这里来捣乱！至于还没入团就想捣乱的，趁早免开尊口！”

团员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都集中在程克谦身上。一些女团员望着他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脸上露

出不屑的神色。程克謙做賊心虛，坐臥不寧，不住地用小花手絹擦汗，等不到討論他入團的問題，借着上廁所，便溜之大吉了。

話劇團、歌咏隊在公休日還常搞一些集體活動，以加強團結教育工人。有一天晚上，這兩個小團體合在一起，去南開大學看學生們又演的話劇“凱旋”，去了一百多人；張國鈞、張國勛、田廣盛、石小東、劉伯琴、劉恩英等都去了。這個戲是为了配合當時學生們“反飢餓、反內戰”運動而上演的。劇中刻划了一個農民出身的國民黨士兵，如何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厭棄了戰爭。劇情是這樣的：

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的一個村子，老百姓都逃光了。匪軍們一面搜捕八路軍，一面在農民家中翻箱倒柜大肆搶劫。一個離家多年、本村農民出身的國民黨士兵，搶來搶去，搶到他自己的家。他不知道這是他的家，翻出一支鋼筆時，就想到他那多年未見的兒子，準備把這支鋼筆給兒子帶回去。這時，匪軍們逮來一個少年，向他追問八路軍的下落，少年質問匪軍的暴行，匪團長惱羞成怒，就令這個士兵槍斃了少年。少年的爷爷來了，看見唯一的孫子被殺害，痛不欲生。這個士兵看見老人，認出是自己的父親，想到剛才亲手槍斃了自己的兒子，羞愧難當。於是，一面向匪團長大声疾呼：“不能再打下去”；一面舉槍自戕了。

南開學生籌演這個戲，本來已經租好了耀華中學禮堂，但國民黨當局蓄意破壞這次演出，市黨部給耀華中學

去了電話：“如果允許上演，發生意外自行負責！”吓得耀華中學赶紧拒絕出租礼堂，这才改在南大校园公演。但是，在校园公演，又何尝能平安无事呢？

在寬敞的校园里，疏稀的灯光，透过濃濃的树蔭，照着草地上的小徑，人們來到了成直角形的兩幢大楼前面。一座樓的对面，搭了个临时舞台，台前准备了一排排长凳。舞台上灯光明亮，照着靜靜下垂的幕布，觀眾已經到了不少人，有各校学生，各工厂工人，各界市民，說說笑笑地等候开演。石小东和張國勛領着東亞的男女工人，集中坐到觀眾席的右首。人們剛坐好，便看見右侧另一幢大楼的楼前，貼着一大張黃紙，上面写着一首叫做“不要打”的歌曲，有些人圍着細看，还有的人輕声地哼着譜子。石小东站起来教大家唱：

不要打呀，不要打呀，
打起来不成話呀，不成話，
自己的胸膛，自己的嘴巴，
不能打呀，不能打呀……

人們都願意从自己嘴里唱出反战的心情，不一会，便都学会了。

邻座的学生們，鼓掌欢迎东亞的工人再唱一个。于是，大伙儿唱了一个“團結就是力量”，唱完，这边又給学生鼓掌，学生們就唱了一个“茶館小調”。热热闹闹地唱了一陣，幕布便拉开了。开幕之后，先是几場合唱，唱的

都是一些进步歌曲。当台上的“黄河大合唱”唱到“黄水谣”一节，描写“九一八”以后，东北人民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凄惨遭遇时，台下的观众中不少人掉下眼泪。

张国勋感觉眼睛有些湿润，眼前有些模糊。他坐着不动，思潮随着悲痛的气氛，回忆到“九一八”以后自己的童年。那时他正上小学四年级，幼小的心灵中对于“日本”、“侵略”等词彙，尚不能完全理解，只是随着高年级的大同学，到街上商户做做宣传。但是“七七”事变以后，他在东亚做工的年月里，却亲身体验到在日本鬼子和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下，挣扎求活的情况。有一次，他扛着二百多斤重的粮食包上跳板，因为肚子饿得慌，一点气力也没有，腿上一软，便摔倒了。鼻子碰在跳板上，那二百多斤的粮食包恰恰砸在头上，砸伤了鼻梁，留下的伤痕一辈子好不了，到现在鼻梁的右半边仍然比左半边高一些。他在养伤期间，给同伙的工人写了一封信，信里写着工人们悲惨的遭遇，牛马般的生活，句句是血是泪，同伙工友看了信，都感动得哭了……。猛然，他的思潮被一种沉痛但又宏亮的男中音唤了回来，只听见台上读道：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呀！——

这是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社会！……”

原来是“凯旋”开幕前，介绍剧情的一段朗诵。

戏演得很好，演员们都很认真，剧情紧紧抓住观众们的心。这时，台上正演到那个国民党士兵在他自己家中擒

掠之后，拿着鋼筆的一段独白，他想到他的儿子——小福子，該已长大成人了，这支笔正好使用，就把笔插在口袋里。跟着，几个匪軍捉住解放区的少年小福子上場，按剧情下面應該是匪团长审訊小福子，小福子質問：“难道老百姓抗日有罪嗎？”扮演小福子的演員是一个年紀比較小，身量不高的学生，被匪軍捉来后，臉上一种憤怒不屈的表情，給觀眾的印象很深刻。觀眾一面为小福子担心，一面痛恨匪軍。正要往下演的时候，只見从台旁黑灯影里，閃出十几个身穿国民党軍裝，肩上佩着紅十字符号，架着双拐的“伤兵”，一个个腰腿灵活，一点也不像受伤的样子，颤颤地串上了舞台，抓住台上的演員，动手就打。只听“啪！”“啪！”“啪！”一陣打耳光的声音，之后，一縷鮮血顺着小福子的嘴角流了下来，台上乱成一片，台下觀眾大噪。

觀眾們在一陣惊愕之后，馬上变成义憤，紛紛站在凳子上，大声喊着：

“噓！”

“通！”

“不要打！”

“为什么打入？”

“伤兵”們嘴里罵着：“媽的个×，看老子砸不爛你們！”听见台下觀眾反对的声音，便站在台口上向觀眾發威：“为什么打？老子就要打！”

有一个“伤兵”冲着觀眾大言不慚、恬不知耻地狡辯：

“这个戏侮辱‘抗战八年，守土有功’的国军，不是好戏，不能演！”

好几个观众在台下同时驳斥他，其中一位观众提高嗓门儿喊道：

“这个戏现在没演完，好与不好还无法知道，你说不好，我们怎么就能知道不好呢？必须演完了，才能评出好坏……”

不等这个观众说完，台下的人们都大喊着表示拥护：

“对，演完了再说！”

刚才讲话的那位观众又喊了一嗓子：“我建议：继续演下去！”

“对！”台底下异口同声地怒吼了一声，从空旷的校园里响起回音。

群众的舆论迫使“伤兵”们下了台。他们在打人的时候，拳打脚踢，亚赛虎狼，何曾有什么负伤模样；现在打完了人，走下舞台，却又装模作样地架起双拐，一瘸一瘸地走向大楼，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喃喃骂着。

观众不走，用力鼓掌，表示对演员的慰问，表示希望继续演下去。这时，从后台走出来一个女学生，剪着短头发，穿一件竹布大褂，显然压抑着无限的悲愤，向台下群众沉重地说：

“各位观众，我代表本校学生会向大家致歉！今天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件，戏是不能再演下去了……”

学生会代表话犹未了，猛然从后边飞起一件黑糊糊的

东西，从观众头上越过，直奔台口而来。学生会代表在亮得耀眼的灯光下，看不清台下黑暗中有人暗算，她直感地觉察到眼前一道黑影，急驶而来，便本能地抬起手一挡，“叭！”的一声，一个装满了石灰的纸口袋，掉在台上。纸袋摔碎，石灰粉末飞洒起来，台下的观众又是一阵大乱，回过头去望着后面大楼上影影绰绰的“伤兵”身影，气愤填胸。这时，学生会代表丝毫不显慌乱，她那清脆的声调依旧清清楚楚地送到观众耳边：

“我们不能再演下去了，以后一定设法补演，今天让大家白跑一趟，很对不起！晚会就结束到这儿。大家走的时候要结成队；不要单个走，出校门的时候要多注意。再见！”

观众们默默地顺着小径往外走，愤慨的心情像海潮似的翻涌，久久不能平息。……

第十二回 猪八戒原形暴露 野猪精相无冤

张国勋从南大看戏回来，思潮起伏，激动了很久。那几句开场的朗诵：“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呀！这是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呀！……”整天迴繞在他的耳际；小福子嘴角上流下来的鮮血，依旧清楚地呈現在他的眼前。群众的怒吼，飞来的石灰袋，一切一切，都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唤起他对国民党无尽的仇恨。这小伙子，经历过中秋节大罢工和国民党匪徒們的武装鎮压，也曾不顧危险去警备司令部要人，去伪市府請願；可是，这些行动只是出之于一时的愤怒和激动，并沒有冷靜地分析过、思考过。参加歌咏队和話剧团以后，讀过許多进步剧本和进步刊物，也听石小东談过一些解放区的情况，思想上就起了变化。再亲眼看到南大这一幕触目惊心的武剧，使他深深感到不打倒国民党，不推翻这法西斯的黑暗統治，老百姓可真沒有活路了！他向往共产党，向往解放区，只盼望“八路”赶快打过来，解放全中国！

既然有了这样的思想，也就不难找到党的关系。他通过紡織部的兩個进步工人，認識了冀中区在天津的地下党

員孙蕃同志，并在孙蕃同志的教育培养下，有組織、有領導地活動起來了。

張國助有了地下關係之後，厂里又發生一件稀罕事兒。

這幾天，車間里出現一股風，說是要成立“生活輔導委員會”了。這個會專門給工人“辦福利”，什麼都管，甚至于每一個工人死了，還發給一口“抵羊牌”的棺材，死後，連坟地都給準備好了。張國助看見大伙兒聽得有些暈頭暈腦的，覺得這個事兒很嚴重，和孫蕃同志商量以後，就約幾個熟人來他家談談。

張國助家里九口人，有父、母、妹妹、老婆和四個孩子，住着一明一暗兩間小平房。外屋是方形的，比較大點，後面套着三角形的小暗間。父、母和妹妹住里屋，他和老婆孩子住外屋。外屋是一間屋子半間炕，屋裡擺着一個長條小桌，兩個凳子，所余空地也就無几了。炕上的床單子，雖然大補釘上羅着小補釘，但卻鋪得平平整整，一點沒有四個孩子踢倒的痕迹。長條桌和小凳子都擦得露出白牆，桌上的茶壺茶碗刷得干干淨淨，墙上挂的小鏡框里，鑲着幾張話劇團春夏期間集體郊游時的像片，桌上還有一本歌隊油印的歌曲集和幾個劇本。

張國鈞、宋執玉、李俊云等幾個人，前后腳進了門。為了談話方便，張國助把家裡人都打發出去了，光是他自己在屋裡等候着。這幾個人雖然各有各的領導，彼此不能發生橫的關係，但是大家經常接觸，誰也了解誰的政治態

度，早就心照不宣了。同志們各自找地方坐下，閑談了一陣，張國勦把在車間里听到的風言風語，講說一遍，然后說道：

“這真是開天辟地也沒聽說過的離奇事儿，可是無風不起浪，到底從哪兒吹出來的邪風呢？咱們擋一塊堆兒碰碰吧。”

“我也聽說啦，”李俊云說話很脆生，直接了當地說：“這股風是從管理那兒來的，我就聽豁子嘴管理說過，‘生活輔導委員會’這麼好那麼好，好的沒邊沒沿，不但管工人的福利，連工人的街坊都能沾光。”

宋執玉也是渤海綫的地下關係，說話很緊很快，像爆豆一樣。他激動地說：“別他媽拿窮人涮牙了，也不怕風大閃了舌头！我倒摸着點根兒，聽說是何清儒出的頭，這小子是宋棐卿的妹夫，美國大學校的教授，誰不知道他專門計算工人！以前咱們受訓用的‘東亞精神’講義，不就是他編的嗎？这家伙說過：‘工人，不能讓他們吃飽了，吃飽就不好好干活。’我还聽說生活輔導委員會里有教育、福利、服務三個股。哼！教育咱們，还不是給工人打嗎啡針！”

大伙兒你一言我一語，七湊八湊，越逗弄越清楚，說了歸齊，敢情老根子還是在宋棐卿那兒。張國鈞坐在炕沿上，兩手抱着膝，狠狠抽了几口煙，盤算着大伙兒的話。他的腦子很靈活，一琢磨就咂出滋味來了。他把大腿一拍，眨着机灵的眼睛，說：

“咳，狗改不了吃屎啊，我可琢磨出他的鬼道道来了。宋棐卿办了那么些个小团体，都七零八散，没起什么作用。他这回又想办个大团体，弄一个大白袋把咱们所有的工人都装进去。这么一来，国民党办的黄色工会自然就报废了，九九归一，还是归到他那个‘宋氏工会’上，你们看我说的对吗？”

大伙儿听得笑了起来，都同意他的分析。这几位工人已經不是普通的一般工人了，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也获得了一些斗争經驗，比起兩年前国民党剛發起組織工会的时候，有了許多进步。他們回想到那时候，一听說要办工会，有的人就傻呵呵地跟着瞎忙活，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办，总觉着谁办工会都一样。現在，懂得要“分析分析情况”了，还想出了对策：这一回，如果管理光是吹吹風，还则罢了；如果当真要成立生活輔導委員會，大家要采取一致行动，一定爭取領導权，不能讓工人們中了坏蛋的圈套。

过了几天，各車間管理傳下話來，叫选举生活輔導委員會的分会主席。吓，好家伙，可真來啦！地下党的党员和赤色群众在车间一活动，张国助、宋执玉和地下党影响下的进步群众，許多当上了分会主席或委员。张国助又把上回来开会的几位同志，找到他家里，商量怎么应付。还偷偷地把他們的計劃告訴給那些进步的熟人。

这一天下午，秋天温暖的阳光从公事房楼上大厅的一排玻璃窗射进来。由于宋棐卿又勾結上了一些达官貴人，

大厅里显然又增加了許多匾額、銀盾、字画、錦旗，奇形怪狀，花花綠綠地塞了一屋子。各車間分會主席和委員們都到齊了。不消說，輔導委員會的头目人都是宋柒卿知心貼肉的忠实奴才或亲信，如馬壽亭、儲揖唐、宋杏村、王牧之之流。宋柒卿的妹夫何清儒是委員會的主席。他长了个大沙篙个子，长长的冬瓜臉，架着一副金絲眼鏡，一腦袋花白头髮，穿着一身灰条呢子西裝，坐在宋柒卿經常坐的大扶手椅子上。未曾說話，先嗯嗯兩声，这是他的毛病。他先報告了筹备、組織、选举的經過，又把生活輔導委員會的好处夸得天花亂墜，差一点吹瘸了牛膝骨，末了說道：

“嗯，嗯，本公司之主义是以生产輔助社会进步，使游資游才合作，嗯，經理一向提倡劳資互惠，今后辅导范围極为广泛，举凡教育、福利、服务等各項事宜，在本会主席的指導之下，将会蒸蒸日上！嗯，嗯，非但本公司之職員工友能受到上帝的恩賜，就連本公司职工的左邻右舍，一概可以叨光！嗯，比如說，本公司工友的住房如果漏了，本公司可以多准备些灰砂、人工，順便把邻舍的房屋一起修补，豈不是造福群倫嗎……”

那些来开会的一般群众，坐在大桌子周围，約有二三十人，听到这一段和尚念經似的講話，感到稀里糊塗，不知他这葫蘆里卖的什么藥。张国勛端端正正地坐着，和坐在对面的宋执玉一对眼光，忍不住抿着嘴儿一笑，敢情真有这么出奇百怪的事儿。那何清儒扶了一下眼鏡，接着又

說道：

“嗯，嗯，諸位都是本公司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家都
要遵循經理的訓示，嗯，只要本公司的營業發展，同仁們
的生活、文化、道德自然能够提高。今天开会就是要研究
本会的工作，請大家發言。嗯，嗯。”

張國助心里想：“到時候了，我先把兔崽子捧上去，
再讓他自個儿摔下來。”他站起來，不慌不忙地說：

“何博士剛才講的這一段話太好了，我很擁護！我們
這個廠的工人，非常需要有这么一個生活輔導委員會，給
大家謀福利。就拿工資來說吧，物價瘋漲，工資怎麼也擡
不上去。公司要想給工人謀福利，頭一樣要緊的大事，就是
每到發薪的時候，追補物價上漲的差數。”

他的話說得干淨俐落，真是說進工人們的心坎里了，
大家順着他的話，七言八語一致表示熱烈擁護。何博士皺
着眉头，不住手地扶眼鏡。他沒想到這小伙子歲數不大，
說話倒很厲害，一開始就給他換了个當頭炮，打得他好比
武大郎吃山芋——悶了口。有心想反駁吧，又說不出來，
剛才吹得那麼凶，現在怎麼拐得過彎兒來呢；不反駁吧，
報上去，經理非火了不可。正在他三心不定的時候，忽然
又出來一個小伙子，說話像開机关槍似的，劈里啪啦就是
一頓掃射：

“我還有個意見：咱們公司开在‘英國地’，工人們
都住在邊邊沿沿的貧民區，許多人住在郭莊子、瓦莊子、
沈莊子、王莊子，路遠還不算，一到了下雨，地道洞子水

都沒了人，上下班得繞大王庄，這一繞不打緊，少說也得兩個半鐘頭。輔導委員會不是給工人謀福利嗎？我提議對路遠的工友，上下班要用汽車接送！”

說話的这个人就是宋執玉。

何博士这一下可真是土地爺捕鸚鵡——慌了神兒，心里暗暗罵道：“臭工人还想坐汽車？別作夢了！這樣不守本份，上帝都不能饒恕，死了靈魂都不能得救！”他透過近視鏡，瞟着他的同伙，向他們求救。可是，馬壽亭像蝦米似的羅鍋着腰兒，儲揖塵不住地抓着他那連鬚鬍子碴兒，宋杏村犯了胃病用手捂着心口，王牧之像个泥菩薩似的目瞪口呆，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何博士，還指望何博士來個妙手回春，挽救這尷尬的局面呢！

宋執玉提的這個要求，都是實際情況，工人們都是亲身嘗受過這種痛苦，當然是一致擁護。話劇團團長王學敏也提了一條：女工們又要干活又要帶孩子，困難很大，生活輔導委員會既然是給工人謀福利，就應該給女工們成立托兒所。在座的工人，特別是女工，都熱烈地鼓掌，表示擁護。

最後這樣一將軍，何博士可就真感到走投無路了。這個會繼續開下去，臭工人們不定還要提什麼要求呢。他慌忙站起來，結結巴巴地說：

“嗯，嗯，諸位……很好，嗯，我一定把你們的意見，嗯，轉達……轉達給宋經理，嗯，嗯，你們都走吧，大家都散會吧，嗯，散會吧！”

張國助、宋執玉他們跟着工人們稀里嘩啦地下樓，工人們對提意見的人挑着大拇指說：“你們提的意見可真好啊！”張國助他們忍住笑，先不把謊兒揭開，只提醒着說：“他們這些人向來是狗撒尿——全仗着嘴呢。說生活輔導委員會能給工人謀福利，到底是什么變的，就看他們怎么着了。”

其實，張國助、張國鈞、宋執玉他們早就看穿了生活輔導委員會的鬼把戲，也早料到資本家不會給工人漲工資，更不可能給工人坐什么汽車，辦什么托儿所。他們商量好了：“那里丟了那里找”，資本家辦這個生活輔導委員會，不是說為了給工人謀福利嗎？就從福利上下手，故意提幾個難題，難一難資本家，使生活輔導委員會在群眾中自己現出原形——到底是真猴還是假猴。

果然，這一次生活輔導委員會的開幕典禮，成了閉幕典禮，非但那三条要求有如石沉大海不見下文，就連生活輔導委員會本身，也來得麻俐走得快，終於烟消雲散了。

張國助、張國鈞他們覺得一頭棍把生活輔導委員會打死，省得它瞪着眼賺人，倒也痛快。可是，事後一琢磨，覺得這樣做不够“策略”，費老大勁當選了車間的分會主席，如果提的要求低一些，經過和群眾一起鬥爭，資本家被迫答應了這些要求，豈不是真正給工人謀了福利嗎？如今，生活輔導委員會壽終正寢，分會主席也失去作用，把個很好的武器丟掉了，多么可惜！張國助、張國鈞把這一次活動的總結，分別向各自的領導彙報，領導同意他們總

結的經驗，並且講解了公開斗争和隱蔽斗争應當怎樣結合，把他們的思想又提高了一步。

生活輔導委員會垮台以後，工會理事到了改選的時期了。這時，理事們已經從國民黨辦的市訓團受訓回來，他們早就蹲在工會辦公室里，不參加勞動，只拿干薪了。非但如此，而且每人穿着一身呢子中山裝，兩位女理事的奇裝異服更是刺眼。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成了中統特務，黑名單遞了一個又一個，喬秀珍也入了國民黨。賈鳳鳴一次就拉了七十八個工人參加國民黨。馬仲玉走道恨不得橫着走，給老婆買上珍珠毛的羔皮大衣，還鬧着要討小老婆。朱雪亮打扮得跟個妖精一樣，經常和苑寶璜勾勾搭搭，竟然成了苑寶璜的姘頭。董文彬和儲揖唐的侄女結了婚，買了地皮又蓋新房。（不過他沒有參加國民黨，解放後留在廠里做工。）李宗頤在市訓團學習“成績優良”，得過一支美國金筆的獎品，回廠以後，時常晃着腦袋，自鳴得意地說：“市訓團不錯，辦得很好，我學了許多非常有用的东西！”工人們看見理事這份德行，背地里眼皮一撩，嘴一撇，心裏話：“臭狗食！真是十三響的風葫蘆，都他媽抖起來了！”

這一次改選，理事們唯恐落選，全體出馬到久已不去的車間大肆活動。手里拿着名單，上面寫着他們七位的大名，公開地厚着臉皮說：“理事會要改選了，給你們這個紙條兒，你們傳着看看。你們別瞎選，我們是老資格，就選我們這七位吧！”資本家的狗腿子張成儒等，一而在工

人当中比狗屎还臭，可是在宋棐卿的暗示下，也想鑽头覓縫地拱到工会的领导机构里，对付个理事当当。所以在车间里到处跟人說好話，挤鼻子弄眼儿，乱拉乱拽地給自己弄选票，連張國助还叫他們拉了一把呢。

我們這一方面，比起兩年以前工会剛成立的时候，不但党员和党领导下的赤色群众，有很大地增加；而且，經過兩年来的如火如荼的斗争、鍛煉，他們的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还获得了許多經驗。这样，當工会改造理事的时候，我們的同志当然也要參加竞选了。在這一个时期，除去李兴榮的活动比較隐蔽以外，其他各綫党所领导下的成员，都互相有了一些了解。像冀中区的張國助、張國鈞、王广盛和渤海綫的李洪緒、曲世忠、李俊云、宋执玉、刘楓、刘恩英等，这些同志虽然在組織上都是单綫領導，不能發生橫的关系，但是在一個厂里生活，闖了这么久的斗争，誰是紅的誰是白的还揣摸不透嗎？日子长了，碰来碰去，大家彼此都了解对方的政治态度，也給当前的工作带来一些便利。为了取得竞选的胜利，他們分別地交換意見，醞釀提誰做候选人。研究的結果，准备提出張國助、張國鈞、宋执玉三人为理事候选人。因为这三个人平时搞得不算太紅，作風正派，群众关系好，估計有可能当选。以后，就采取一致行动，分头在車間里提出我們的候选人，和工人在一起討論、醞釀。

到了选举那一天，三方面竞选，特別热闹。

选举的仪式在飯堂举行。三方面之中，最占上風的當

然要屬黃色工会的旧理事了。他們請來了市黨部、工聯會、社會局的代表來主持選舉，甚至于連警備司令部的丘八老爺也被邀來監選。工会的這些理事都是他們一手拉拔起來的，“俗話說得好：‘官向官，民向民，和尚向的是出家人。’他們當然要給工会理事們撐腰助勁了。市黨部和工聯會的官老爺們，首先上台替他們豢養的黃色工会理事，大吹大擂一頓，說他們“勞苦功高”、“本本份份”、“关心工人生活”、“謀求工人福利”，總之，拼命往他們臉上貼金。還一再聲明工会理事“連選可以連任”，叫大家不要“亂選”，也不允許“搗亂”。話里話外總是叫工人們選這幾塊料。

講完話，就開始選舉了。這些理事們，事先早就布置好了。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等在前一個時期，就拉了百二八十九個國民黨員，這時候都成了他們的蝦兵蟹將，扎在人群里，拿着他們七個理事的名單，替他們活動選票。資本家那方面，勢力最孤單，就那麼幾個猴崽子東跳西跳地瞎折騰。我們這邊的同志們，也深入到群眾里，作宣傳鼓動工作，替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寫選票。比如說，李洪緒就是一個活躍分子，他那小矮個兒很靈活，黑黑的圓臉上挂着汗珠兒，和熟悉的工人們打招呼：“哥幾個，你們選誰呀？”有的人說：“馬馬虎虎選一個吧，如今的工會還不是聾子的耳朵——摆樣的！”有的說：“你選誰我就選誰。”也有的說：“洪緒，我們看你就不錯，我們就選你吧！”李洪緒閃着靈活的圓眼睛，笑嘻嘻地說：“咳，

‘种不好庄稼一季子，娶不好媳妇一辈子’，咱們要选不好理事呢，也得吃点亏。你們也別选我，我看張國勳、張國鈞、宋執玉這三個人就不錯，咱們選他們怎么样？”群众對這三個人是有好印象的，都說：“行！就是他們仨！”“你替我們寫選票吧！”就这么着，李洪緒一個人就寫了五六十張選票。

工会理事們，上有官面的人給助威，下有那些國民黨員捧場；我們共产党也有我們的群众基础；只有資本家的狗腿子們是光杆司令，宋棐卿雖然給他們撐腰，但是不能出頭露面，所以他們在這個熱鬧的競選場面里，真急得抓耳撓腮，不知道怎麼做才能把選票弄到手。安大麻子，一個被張成儒拉去當跑腿的落後工人，在人丛里鑽來鑽去，給張成儒拉選票。人們都知道他是張成儒的嘍羅，一瞧見這個麻家伙來了，就故意背過臉去，給他一個肩膀勾。安大麻子急得好比屎蟬掉在熱餅鍋上——麻了爪兒，不擇手段地硬拉着工人，哀求地說：

“好兄弟！你選張成儒吧，他可是最給我們工人謀求福利啊！”

可是他碰見各種各樣的釘子，有的人根本不搭理他，有的人直接了當地拒絕：

“張成儒是個嘛玩藝兒？我才不選他呢！”

有的人一聽說選張成儒，对他一揚臉兒，俏皮地說：

“吓，‘棒棰匠，棒棰匠，吃飽沒事瞎胡逛’，安大麻子，我們眼里不插棒棰，你告訴‘棒棰匠’叫他一邊逛去

吧！”

更有那調皮的工人，对他扮了个鬼臉儿，挖苦地說：

“安大麻子，別溜‘棒棰匠’的溝子啦，玩你那麻核桃去吧！”

安大麻子一看左边的李洪緒，正在給工人們一把一把地寫選票，選的都是張國勛他們仨；右边，馬振林也在給那七名理事一張一張地寫選票。自己碰了一腦袋釘子，一張選票還沒撈到手，覺得一点儿希望也沒有了，在資本家面前，再也報不上功了，心里原本就很窩火，現在叫這几位調皮工人一頓搶白，登時惱羞成怒，麻臉上的大小坑兒一齊都紅了，朝着台上的官兒們，“嗷！”地叫喚一嗓子，嚷着：

“不行不行！這樣的選舉我反對！”他用手左右一擺晃，“瞧瞧他們！我一張選票還沒寫呢，他們一個人就寫了那么多，這算什麼選舉？應該推翻，重來重來！”

除了張成儒他們以外，所有的人都反對他，瞧他，逼他，用眼睛瞪着他。混在人群里的那些便衣特務，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搞的什么亂，都緊張起來了。台上的官兒們，當然不知道他和資本家的關係，看他這麼氣勢凶凶地“目無長官”，有失體統，也就起了火。警備司令部的丘八老爺把眼一瞪，高聲喝道：

“你這是搗亂會場！你叫什麼名字？”

說着，他走下台來。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嘎嘍制服的下面，凸起一塊，顯然是手槍。他走到安大麻子的跟

前，板着臉說：

“走！你有什么意見，跟我到外面說去！”

他把安大麻子帶到飯堂門外，不知道說了些什么，只聽說那個丘八老爷非要把安大麻子帶走不可。工会理事馬仲玉他們心里可是明白，知道安大麻子是資本家的人，不能得罪，向丘八老爷一說情，就把他要了回來。

負責開票和唱票的，都是原來的理事——清一色，監票的也是他們的人——國民黨特務馬振林等。選舉的結果，當然是原來的七名理事連選連任；資本家方面一張選票也沒有；我們提的三名候選人，由於有群眾的支持，得的票還不算少，三個人都當選了候補理事。後來，理事王玉祥辭職，張國勛就補上了常務理事。張國勛經常在工會里出出進進，以一個普通工人的面貌出現，理事們也不知道他的底細，說話不大背着他；這樣，張國勛對於工會理事們的活動比較清楚，經常向上級黨彙報情況，起的作用不小。

崔毅同志看到李洪緒很忠實，工作很積極也很有成績，就吸收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和他同期入黨的還有曲世忠。

從宋棐卿成立小團體以來，這一兩年間，雖然沒有大規模的罷工鬥爭，可是小打小鬧的方式也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和收穫。從大破三友團，成立歌咏隊、話劇團，搞垮生活輔導委員會，一直到工會改造，我們的工作在上級黨的領導下，較之過去主動得多了，黨的影響也擴大了，黨的組織力量也增強了。

第十三回 阴森森黑風四起 情綿綿別母离乡

1948年秋季，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崩溃，也是无法遏止。八月实行“特种刑事检举”，九月又来了个“消匪除奸”、“连保连坐”，还实行“幣制改革”，所謂“幣制改革”，无非是發行一种“金圓券”，用三百万元法幣兌換金圓券一元，进一步地搜括人民。不几天，金圓券大量發行，物价漲勢更凶。到了十月，市面上搶購風起，有錢人看見什么买什么，各商店被搶購一空，紛紛提早关门，工人和一般劳动人民更是叫苦連天，走投无路。十月中旬以后，我軍辽沈战役大捷，整个东北几乎全部解放，平津敌人愈加孤立了。为了在垂死之前，来一次最后掙扎，天津市的軍警特務們全部出动，整个市面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起来了！

这真是黎明前的黑暗啊！

阴森森的黑風，吹襲着天津市的各个角落。許多胡同口都砌着砖墙木栅，早开晚鎖。每到夕阳西下，路靜人稀，行人惊惊慌慌，归心似箭，九点钟就开始戒严了。警备司

令部的黑色鐵閥子大卡車，像鬼哭狼嚎似的响着警笛，奔駛到各工厂、学校，大肆搜查、捕人。一到了晚上，市民們不敢安睡，不定什么时候，警察特務便来砸門，以清查戶口为名，像瘋狗似的到处乱扑、乱咬，鬧得鷄犬不寧，人心慌慌。

有一天深夜，王廣盛的家里突然来了一次搜查。

那时候，他还沒有作好准备。虽然看过的秘密文件已經繳回或銷毀了，屋子里还有不少进步書籍，如果被搜查出来，就会出事。他硬着头皮开了門，一个戶口警和兩個刑事队特務闖了进来，用电棒到处乱照。他担心地站在門边，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

“啊，这不是‘小老伯’么？”

王廣盛再一細看，那两个特務之中原来有一个是熟人——以前在城里住过同院的街坊。王廣盛平素对这人很警惕，应付得很好，所以他絲毫也不怀疑。王廣盛赶紧客客气气地和他打招呼、讓坐。那特務想显弄自己，卖个人情，就对另外兩個人說：

“他是東亞厂的工人，我認識。”

那兩個人也落得閃个面子，隨便搭了兩句話，三个人就走出砸別家的門去了。

經過这一場虛惊之后，王廣盛把一些进步書籍都偷偷地燒掉了；只有一本新拿到的油印小冊子——中国共产党党章，藏来藏去总不放心。最后，他搬开小柜子，从墙上启下一塊砖，把小冊子夹在牆縫里，再把那塊砖嵌在原

处，四周抹了泥。另外，有一些进步的歌片，像“团结就是力量”、“青春战斗曲”、“我們是熔鐵匠”等等，沒舍得燒掉，都保存下来了。

想不到过了几天，半夜三更，魔鬼們又来了。

这一天夜里，西北風吼得森人，屋里冷颼颼的。王广盛全家盖着一床破棉被，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听砸門的声音很紧。王广盛累了一天，还以为是在梦中，他老婆猛然惊醒，推了他一把說：

“你醒醒，有人砸門！”

王广盛一骨碌坐起来，赶紧穿衣服，下地开门。院子里站滿了武装的軍、警、宪，用电棒各处乱照，一个戶口警領着兩個穿便衣的特务，拿着槍闖了进来。兩個特务横眉怒目，一句話也不問，进来就凶恶恶地翻箱倒柜，乱摔一气，連炕席都給揭开了。一霎时，屋子里就給翻得乱七八糟，不像样儿。广盛的两个孩子，偎在母亲怀里，睁着圓彤彤的小眼睛，吓得不敢出声。忽然，一个特务从那小柏子的抽屜里，翻出了一叠油印的歌片，喝問道：

“这是什么？”

王广盛心里很紧张，外表很鎮靜，輕描淡寫地說：

“小孩儿上学用的歌片。”

那特务果然沒有細看，随手把歌片摔在地上。

另一个特务抄起一本書来，問王广盛：

“这是什么？”

“这是‘东亚精神’。”

那特务以为这里面有什么文章，皱着眉头子问：

“你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王广盛心里好笑，坦然地回答：“这是我们厂训练工人的书，每一个人都发一本。”

特务气愤愤地把书一摔：“他妈的！臭工人还念书！”

看起来，什么证据也没有弄到手，似乎没事儿了；不想，一个特务踢踢小柜子，扬起一只眉毛，喝了一声：

“过来！把柜子搬开，瞧瞧后边！”

王广盛心里一惊，暗想：“不搬这柜子是不行啊；要是搬开，砖缝新抹的泥，这么冷的天，还不一定干了，万一被他们看出来，可就糟糕了！”虽然他心里扑腾腾地乱跳，可是脸上很冷静，像没事人的样子，走近小柜。一眼看到柜上放着半盒香烟，拿起香烟分送给那三个人，客客气气地说：

“先生们，抽根烟吧！这柜子后面太髒！”

特务们抽着烟，都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下，王广盛赶紧搬起小柜一转，依然挡着藏了文件的那块砖。柜子的背面满是灰塵，还挂着蜘蛛网，果然很脏，他还故意用手拍打两下，弄得尘土飞扬，直呛鼻子。一个特务不耐烦地说：“算了，算了，别折腾了，看这样没多大气候！走吧！”

三个人这才踢里踏拉地走出去。

王广盛在第二次搜查以后，和他的上级领导王兆凯同志见了面，他们分析了一下情况，认为这一次搜查，虽然

很严，倒不一定事先發現了什么目标。王兆凱傳達上級的決定：估計我軍越是胜利，敌人越是恐慌。敌人在垂死之前，可能要來一次瘋狂的鎮压，所以決定市內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凡是太紅的一律撤出來，到解放區去；”能留下来的，尽量坚持工作，积蓄力量，保衛城市內部，迎接解放。王兆凱問王廣盛是不是能繼續待下去，廣盛說：“我在廠里活動很留神，沒有什麼人注意我，可以堅持下去。”王兆凱同志就決定他暫時不走，如果情況緊急，站不住腳時再撤。

李興榮的領導人老王同志，也傳達了同樣的指示。他倆一研究，覺得興榮在廠里的工作很隱蔽，可以不動，并且還要尽可能地設法打進敵人組織內部，探聽消息，保衛自己的革命力量。

李興榮接受這個特殊任務以後，到處找機會。可巧有一天，听说馬仲玉要拜盟兄弟，內中有廠外的兩個人，一個是工廠附近的戶口警，姓王；另一個是本保保甲辦公室的，姓宋。李興榮平素就有意識地和馬仲玉很接近，看到這是一個好機會，便提出來願意跟他們一塊兒拜把子。到了十月十日這一天，他們一伙子十几個人，在東亞廠附近高曉會里吃了一頓飯，隆重地舉行了燒香拜盟儀式。保甲辦公室姓宋的排行第四，李興榮管他叫四哥；戶口警排行第七，李興榮管他叫老七。從此以後，他們結為金蘭之好，稱兄道弟，非常“亲熱”。

既然拜了把兄弟，那就是“一家人”了。李興榮每天

下班之后，有事沒事都要到保甲办公室坐一会儿，喝碗茶，跟四哥和老七聊上几句“閑天”，无形之中就得到了許多消息。比如說，哪天要搜查，保甲办公室和戶口警总是先得到消息，就告訴李興榮。李興榮馬上把消息告訴給胡同口一个摆糖攤的老头——这个老头也是同志，他立即報告給上級，所以在这一保之內，有个什么動靜，我党事先都能得到点消息，起的作用不小。有一次，特務們來李興榮家查戶口，那戶口警老七陪着，他一提李興榮是東亞厂的老工人，他都知底，特務們根本沒檢查，就拉倒了。

形势一天紧似一天。渤海綫在厂里的活動，一向比較紅，崔毅召集同志們，在一起开紧急會議，布置撤退的工作。大家都認為李洪緒和曲世忠、李俊云最紅，應該先撤出去，其余的人陸續撤。沒想到李俊云剛走，李洪緒還沒有動身，厂里就出了事儿。

染色部有个工人叫崔汝民，是厂外一个地下黨員發展的地下关系。特務發現了崔汝民，到厂里和他家里沒有找到他，就放出空氣，說：有个小偷供認是崔汝民的多親，偷了人家一袋白面，藏在崔汝民家里，只要崔汝民到派出所對証一下，就沒事了。崔汝民看到時局緊張，本來已經躲起來了，後來，聽說是这么一回事兒，就找他的好朋友李宗頤、馬仲玉商置，是到派出所對証好，還是不去好。李宗頤和馬仲玉都覺得小偷的案子沒什么，去對証一下，沒這回事就完了。不料崔汝民一去，剛好自投羅網，馬上按“八路嫌疑犯”被扣押起來了。

这个崔汝民是个毫无立場的松蛋包，特務們使大棍子掄了几下，他吓掉了魂就胡咬起來，把李洪緒、李俊云等几位同志供出來了。

李洪緒可還蒙在鼓里呢。他知道崔汝民被捕，料定決不是什么盜竊案子，當天和曲世忠約好，大家不回廠，先在外邊胡亂住一夜，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動身到解放區去。他倆分手以後，李洪緒徑奔沙市道找個朋友家借宿，不料發現朋友家對面站着一個人，叨着煙卷，探頭探腦地張望着。李洪緒認得這人是個特務，心想不妙，連忙拐進旁邊的小胡同溜走了。

他沒地方可去，只好又硬着头皮回廠。這時候，已經很晚了，公司的大鐵柵欄門緊閉，只留着一個小鐵柵欄門，門前照着慘淡的燈光。一進門口，傳達室里却明如白晝，幾個傳達和加班的廠警們說說笑笑，倒是無憂無慮。李洪緒心里很亂，聽到車間里傳出的機器聲，也是无精打采地响着，黑糊糊的院子，显得特別沉寂，宿舍的各个小院里都是漆黑一片。他摸着黑走进宿舍，心想：“什么文件、證據也沒有，也不一定出什么事儿，馬馬虎虎湊合一夜吧。”

夜里一点多鐘，西北風吹得電線嗚嗚地亂響，李洪緒心神不定，滴滴咕咕地還沒有睡着，忽然听到一陣皮鞋声，手電燈的光照射得窗戶一亮一亮的，有人大聲喊：

“開燈！開燈！”

屋里的人都惊醒了，有人开了燈。李洪緒心里明白，赶紧穿衣服，還沒等他下床，屋門就被撞开了，廠里的傳

傳達領着五六十個持槍的軍警衝了進來。傳達向李洪緒一指，說：

“他就叫李洪緒！”

特務們把李洪緒的床鋪，翻得亂七八糟，找到几本書，無非是“聖經”“東亞病”“聊齋”之类。李洪緒趁着這股子亂勁，趕緊把口袋裏藏着的一張小紙條——上面是機關的電話號碼塞到嘴巴里咽下去了，還把他的鋼筆扔到別人的箱子縫里，以免被匪徒搶走。

匪徒們翻了半天，一無所獲。

一個特務問李洪緒：

“你的身份証呢？”

李洪緒不慌不忙地從兜里掏出來，遞給他，他看了看身份証上的像片，瞪着眼說：

“到外邊去吧，有几句話要跟你談談！”

李洪緒泰然地說：

“可以。”

他戴上帽子，一眼看見同屋的工友，都眼巴巴地瞅着他，臉上露出難過和擔心的神色，他微微一笑，黑黑的臉上兩只靈活的圓眼睛閃了幾下，意思是說：“沒關係，再見吧！”

他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匪徒們，簇擁着走出去了。

阴森森的黑風刮着，刮着……

這一批，和李洪緒同期被捕的東亞廠工人，就有十幾個。國民黨反動派可真是現了原形，像條瘋狗似的，望風

捕影，乱抓乱咬。比如說，他們去抓一个男工叫魏广武的，可巧还有一个女工叫魏广文，他們不管“文武”，“男女”，把兩个人一塊儿都抓走了。他們前前后后一共逮了三批人。有的人什么也不是，只不过跟着歌咏队唱过几天歌，就被他們逮去了。

李洪緒一被捕，曲世忠、王益成等立即撤退走了。小刘楓自入厂以来，待人接物，亲热誠恳，很是活躍。在歌咏队里是女高音，在話剧团里演女主角，有的熟人暗中管她叫“小八路”。在这个情况下，自然也站不住脚了。她和宋执玉打算搭火車回山东解放区去，可是火車票沒买到，只好化了裝，扮作叔侄模樣，坐大車到勝芳，晚上歇在一家媽媽店。小刘楓是个活躍分子，走到哪儿都忘不了作群众工作，在媽媽店帮助老板娘算算賬，写写店簿子，干些另活，老板娘很喜欢她，一下子就混熟了。老板娘晚上关照他說：“你們不要說是串亲戚的，夜里有来查店的，可以說是‘跑单帮’倒騰买卖的。”这样那样地給他們出了許多主意。到了夜里，果然来了查店的，小刘楓他們在老板娘的亲切关怀和掩护下，平安无事，轉天一清早就离开勝芳，轉滄县回到解放区去了。

小刘楓在离开厂子以前，曾經安頓过她的培养对象刘恩英：看情况办事，能坚持就坚持下去，如果情况紧急，可以撤到解放区去，并告訴她联络的地点和方法。刘楓他們走了以后，空气更紧张了，工人們上下班，低头来，低头走，很少交谈。以往宿舍里經常飄揚着雄壯的、快乐

的、哀怨的、婉轉的歌聲，如今大概停止了。平素里，飯堂總是充滿了談笑声，噃噃喳喳的很熱鬧，現在也都沉悶下來了。

有一天，劉恩英上夜班，正在一點鐘吃夜飯的時候，忽然一個傳達領着幾個凶眉惡眼的便衣特務，來到飯堂，東張西望，不知道看些什么。他們還繞着飯堂轉了一圈，像魔鬼似的直視着工人們的面孔。工人們提心吊胆地悶着頭兒吃飯，肚子里暗暗地罵他們。真是，這是什麼世界啊！工人們的生命、安全毫無保障，隨時隨地都可能被逮走，他們想抓誰就抓誰，像這樣黑暗的法西斯統治，要不垮台才怪呢！

轉天，劉恩英上白班的時候，灰色的天空正飄着鵝毛大雪，天氣很冷。機器房里的工人們，都悶着頭兒干活，心都揪在嗓子眼兒里了。因為天氣冷，毛不好紡，紡車上斷頭多，劉恩英在81號紡車前面，不斷地來回巡視着、忙活着。胸前系着的白圍裙的口袋里，裝滿了廢毛，一双水靈靈的大眼睛緊盯着飛轉的錠子，兩只手不住地接頭，心裏面牽挂着撤走的那些同志們，又擔心自己的安全，亂糟糟的好像這台鬼紡車的斷頭紗。

忽然，她覺得背後有人撻了她一下，回头一看，一個陌生的男子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在她後面站着。他穿着便衣，戴着黑眼鏡，一手拿着小本，一手拿支鉛筆，對着她的臉仔細地端詳了一下，粗聲粗氣地問：

“你叫什麼名字？”

劉恩英心中一惊，暗想他一定不是好人，可是不說實話也不行，只好回答：

“我叫劉恩英。”

說完，她馬上轉過身去干活，待了一会儿，女工張秀珍跑過來，對她低声說：“聽說，剛才是查戶口的。”

劉恩英回头一看，才知道那個家伙已經走了，她懷疑地小聲問：

“他也查過你們了嗎？”

張秀珍沉悶地搖搖頭。

劉恩英心里很納悶：“怪呀！如果真是查戶口，怎麼不查別人，單查我呢？”

下班出廠的時候，國民黨特務們又在大門口檢查。還有人放出空氣，說：“晚上廠里還要來一個大搜查！”

劉恩英回家時着了點涼，感冒了，托四姐劉芝蘭代請兩天病假，在家躺着，心里不斷盤算頭天車間發生的事，估計那个人很可能是有線索來摸底的。這時，張秀珍來看望她，給她報信說：“昨天夜間廠里又逮人了，歌咏隊的隊員逮去不少；”這張秀珍也是劉楓培養的對象，歌咏隊的隊員。兩個人一合計，覺得事不宜遲，還是早走為妙。約定張秀珍回家準備準備，馬上回來，明早一同起身。

張秀珍走後，劉恩英和娘一商量，想不到娘却不同意。這老太太雖然思想開通，可是總怕她年紀小，沒出過門，又是个女孩子，到那麼遠的山東解放區去，萬一路上出了差錯，怎麼辦。劉恩英說：“不走更危險，廠里的工

人給抓走了不少，您能看着我給特務逮去嗎？再說，到那邊路上雖然危險，一過卡子口就平安無事了！”這樣七說八說，老太太終于同意了。

晚上，張秀珍提着小包回來，她穿着一件藕荷色的華絲葛棉袍，扮了个鄉下新媳婦的模樣兒。劉恩英的父親已經死了，她就打扮成個戴孝的閨女：穿了她娘一條青布棉褲，扎着白布腿帶兒，身穿一件青布棉袍，頭髮上扎着白綫繩。她家的對門就住着一個小特務，老太太給她倆蒸了一夜的卷子，都是借着爐火下的亮光摸着做，不敢點燈。劉恩英把張秀珍安頓在床上休息，自己幫助她忙活着。這位姑娘長到二十來歲，還沒有離開家門一步呢，現在馬上要走出這個魔鬼的世界，奔向光明的解放區去，她心里是多么興奮啊！看看在黑暗中摸索着做飯的老娘和一個不懂事的小弟弟，她又是有些放心不下。母女們絮絮叨叨地談了一夜，不知不覺地已經談到月亮落下去了，晨星漸漸失去了光彩，拂曉前的寒風刮得嗚嗚直叫，眼看就要天亮了。

一切收拾妥當，老太太握着兩位姑娘的手，叮囑說：“你姐倆眼神放活着点儿，路上遇見坏人，要多長個心眼兒啊！”

“娘，您放心，我們到了火車站，還有一塊儿走的人呢。如果特務們到家來抓人，您千万不要害怕。您一个老太太，他們还能把您怎么样呢！”

這老太太，別看她五十多歲了，身體可是很硬朗，精



神也很健壯，滿有把握地說：

“閨女，這事儿，你儘管放心，我有辦法！我才不怕他們那些小崽子們呢！你們走了，我先睡上它一大覺，睡足了，我再上公司找他們要人去，我還想倒打他一釘耙呢！”

說得兩位姑娘都笑了。老太太叫她倆先等一等，她跑出門去探望探望，小特務的門還緊緊閉着，胡同里冷清清地一個人影兒也沒有，老太太忙回來叫她倆趕快走。她倆告別了老人，徑奔火車站，找同志們搭伴走了。

第十四回

松蛋包血口噴人
鐵漢子忠貞不屈

李洪緒自从十月二十二日晚上被警察局刑事队逮捕后，当夜就押送到河东警察总局。

暗淡的月光明惨惨地照着一所戒备森严的破楼房。李洪緒被警察押着，穿过狭窄的甬道，来到一間牢房的門口。警察打开鐵門上的大鎖，开开门，把他推了进去，只听外面当啷一声，大鎖又鎖上了。屋頂上悬着一盞昏暗的小電灯，迎面一盤大炕上，压压擦擦睡着一炕犯人，足有三四十，有的打着呼噜，有的还带着手銬脚镣。屋里的氣味很难聞，只在牆的高处有个豆腐塊似的小窗戶，窗戶上釘着鐵欄杆。李洪緒一看，炕上挤得这么滿，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挤进去了。从来没有到过这种地方，不知道怎么着好，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却見窄窄的一溜地上，靠牆坐着一个黑臉大汉，穿着一件破棉袄，帶着手銬腳镣，似睡非睡地眯着眼。李洪緒心想：“今天晚上胡乱坐一夜吧。”就在大汉子身边坐了下来。

大汉子睜开眼，瞅了瞅李洪緒，問道：“你是什么案子？”

“我也不知道！”

“你在哪里做事？”

“我是东亚毛厂的工人。”

那黑脸汉听说是东亚厂工人，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往李洪緒这边凑来，猛然问：

“喂，你是不是跟那里的崔汝民是一码子事儿？”

李洪緒一惊：怪！他怎么知道崔汝民呢？就回答说：

“崔汝民我倒认识，他也是我们厂里的工人，不过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吗？”

“哼，就是那小子把你咬出来的。”黑大汉抬起带着手铐的手，比划了个“八”字，低声说：“他是八路的案子！”

李洪緒听了很吃惊：这黑大汉子怎么知道这么多，他又是个什么人呢？正想着，只听那人又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八路？”

“我不是八路，我是工人！”李洪緒毫不犹豫地回答，看来这大汉子不显得是个坏人，就故意叹了一口气，说：“咳，我们工人干活吃饭，有什么罪啊！把我们稀里糊塗地抓了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堂，真倒霉！”

“别着急，小伙子，”黑汉子同情地安慰他，“明天就会过堂的。”

“你是什么案子？”

“我是强盗。”

李洪緒又是一惊，在昏暗的灯光下，不知不觉地斜过

眼去，瞟了那汉子一眼。他靠着墙，筒着手，腿略为一动，脚镣上的铁链子就哗啦啦地响一陣，在这寂靜的深夜里，听起来特別森人。看他的面貌时，倒并不見得凶惡，头髮也不很长，似乎坐牢不久。那强盗轉过臉来，小小的眼睛里，露出溫和的光，亲切地关照李洪緒說：

“我教給你：你明天过堂，总会看見那个姓崔的，这个松蛋包坏透了！你看到他，可以跟他說好話，千万别罵他；你要是跟他干起来，他一口咬住你不撒嘴，那就麻煩了。”

李洪緒听他說得有道理，点了点头。那个强盜看見李洪緒是个穷哥們，又很老实，接着囑咐他說：

“明天过堂，你得挨打。不要紧，你咬住牙，有三回就不碍事了。打你的时候，你要嚷嚷，別看他越嚷越打，可是实际上打得就輕了，你可千万别胡咬！”

“对，我絕不胡咬！”

“把錢藏起来，要不然他們扒衣服时，就要沒收的。”

李洪緒心想：“吓，这还是个行家呢！难得他这么义气。”就随口捧了他一句：

“大哥，这里面的規矩，你真熟啊！”

黑大汉微微一笑，滿不在乎地说：

“哼，我三天兩头来，这儿就是我的姥姥家，沒事儿就来看看。”

两个人又談了一会儿，李洪緒知道这黑大汉姓錢，人称

錢老大，原來是个蹬三輪、拉地車的，因为生活逼迫，无可奈何，才做了強盜，人倒是很善良、很講義氣的。錢老大說了一陣子，就垂着头，呼嚙呼嚙地睡着了。李洪緒心里有事，那里睡得着，合着眼睛自盤算：

“錢老大反映的情況，看起來是事實，我這回進來，准是崔汝民這小子唆出來的；可是我和他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在三袋面一匹布斗争的時候，只和他談過怎么样和資本家做斗争，沒有談過別的，这一年多沒有來往，他並不了解我啊！一定是這小子受刑不過，胡唆的。……”他猛然意識到自己是個共產黨員，在崔毅同志介紹他入党的時候，曾經說過：共產黨員在敵人面前，一定要忠貞不屈，不論受什麼刑，絕不能暴露黨的秘密。當時聽了，還沒覺得什麼，現在可真到了考驗的時候了。他重新回味了崔毅同志的話，在心裏面默默地宣了誓，覺得情緒振奋，勇氣倍增。他又想起了強盜的經驗之談，口袋里還裝着二百多塊金圓券呢，這是賣了許多東西，準備到解放區去的路費，想不到還沒走，就他媽的給逮來了。這麼許多錢別落在王八羔子手裏，还得藏好。再一想，也不能都藏了，特務們看見錢比他們的爹還亲，留一點給他們甜甜嘴頭子。于是他留下一張五十圓的票子，放在口袋里，其他的都塞進褲衩的褲腰縫里。收拾妥當，才靠着牆，縮着腿，坐在地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剛亮，李洪緒還合着眼睛在地上坐着，忽然听见有个熟悉的声音叫他：

“洪緒洪緒，我對不起你啊！”

李洪緒一抬頭，隱隱約約看見崔汝民在對面的牢房里，兩手抓着鐵柵欄門，面帶愧色地和他打招呼。李洪緒想起錢老大叮囑的話，故意坦然地說：

“沒關係，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崔汝民点点头，就走开了。李洪緒心想：“這小子一定是做賊心虛，回头過堂免不了要對証；他先來道兩句歉，必定是探探我的口氣的，我可得留神。”

早晨八點鐘，甬道里一陣脚步聲，有人走來，高喝一聲：

“李洪緒過堂！”

鐵門一開，門前站着一個特務和持槍的警察。李洪緒馬上站起來，跟着他們走過甬道，上了樓梯，來到一間小屋裏。北牆角一張小桌，桌子後邊坐着一個中年男子，衛鼻架，黃臉膛，穿着黑衣服。事後，李洪緒知道這個壞蛋就是犯人公認的趙閻王，心黑手狠，在刑事隊裏打人施毒刑是最殘酷的一個。後來，一解放就被鎮壓了。屋裏站着幾個大塊頭，一個個面目猙獰，好似牛頭馬面，在一邊伺候着。屋裏還擺着刑具，有兩條碗口粗細的大木棍，一條二寸多厚的大木板子，有大拇指粗的一盤繩子，還有皮條、磚頭、老虎凳等等。

趙閻王叫李洪緒坐在地上，兩只凶眼瞪着他說：

“你就是八路吧？”

“不，我是工人。”李洪緒干脆地回答。

赵閻王吓吓一陣冷笑，說道：

“这里有証據，有人告發你們，有你和李俊云、王益成。你們都是組長，一個人領着二十五個人！”

“我不知道這些，我是東亞工人。”

“少他媽的廢話！你是不是吧？不是就扒下衣服來！”

李洪緒搖搖頭，堅決地說：

“不是。”

“來啊！”

趙閻王一努嘴，馬上過來一個特務，擰着眉，瞪着眼，凶狠狠地踢了李洪緒一脚，喝道：

“別裝蒜，滾起來，脫衣裳！”

李洪緒毫不畏懼地站起來，自己脫去棉衣棉褲，只穿着一條小褲衩。刑事隊的規矩在打犯人之前，無論春、夏、秋、冬必須扒光了再打，一來是为了可以打得疼；二來借機會沒收犯人的財物。特務在旁邊就翻李洪緒的衣服口袋，从小褂口袋里翻出一張五十圓的金圓券。趙閻王一看那嶄新的金圓券，早就紅了眼，故意給李洪緒扣了个帽子，以便沒收他的錢，說：

“你是印假票子的，還是主匪，把錢先給他記上賬！”

其實，“記上賬”不過是一句裝面子的鬼話，實際上拿走就裝進他的腰包了。李洪緒分辯地說：

“我是剛關餉！”

趙閻王却不分青紅皂白地大喝一声：

“打！”

一个特务恶狠狠地从地上抄起一条木板，踢了李洪緒一脚，說：

“爬下！”

“啪！啪！……”把板子掄起来，就是一頓好揍。

李洪緒覺得強盜事先囑咐的話，都靈驗了，便嘴里不住地嚷：

“我是工人啊！——我是東亞工人啊！——我不是八路啊！”

开头打的时候很疼，可是到后来，也許是打得手輕了，也許是打得麻木了，倒不覺得那么痛了；可是实际上，他的屁股和后背都肿起来了。

“你到底是不是八路？”趙閻王又問。

“我不是；你們說我是可以找人對証啊！”

趙閻王仿佛很有把握，吓吓地又冷笑一陣，對着另一个特务說：

“把崔汝民帶上來！”

不一会儿的功夫，李洪緒看見崔汝民滿臉傷痕，头髮乱蓬蓬的，一瘸一拐地，慢慢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特务，連推帶搡，罵罵咧咧。崔汝民进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趙閻王觀察着兩個犯人見面后臉上的表情，說：

“崔汝民，你說他是不是八路？”

“是！”

“他們在那里开会？”

“在圖書館。”

李洪緒一听，心里倒高兴起来了，什么时候在圖書館开过会啊！这明明是崔汝民血口噴人胡謬的。李洪緒机警的圓眼睛一轉，黑黑的臉上，露出泰然自若的神氣，振振有詞地質問崔汝民道：

“你說圖書館有几张桌子？开会是什么样子？”

崔汝民本来就是胡謬的，自己經常不到圖書館去，当然不知道有几张桌子；至于“开会是什么样子”，更謬不上来了，一时張口結舌，对答不上來。崔汝民心想：本来是胡唆的，他若再反問几句，自己答不出来，豈不是自找苦吃？再說，早晨与李洪緒見面，他又沒有怪罪自己，倒不如早早翻供为妙，于是他变了口，喃喃地說：

“我是瞎說的，因为受刑受不了啦！”

“混蛋！”

一个特务抄起木棍，一下子就把崔汝民打爬下了。

蔣閣主氣憤憤地說：“把他拉出去！”

一語未了，几个特务把崔汝民連拉帶拽，像拖死狗似的拖了出去。这时走进一个夹着皮包的特务，把李洪緒叫到外边平台上去，高声和气地問：

“你認識李俊云、王益成嗎？”

“我認識。我們是老乡，都在一个車間干活，还能不認識！”

“他們是不是八路？”

“我不知道。”

那个特务打开皮包，拿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是特务們抓李俊云的时候，沒有抓住他，从他家墙上挂着的地圖后面搜查出来的。特务問李洪緒道：

“这封信你知道是誰寫的嗎？”

李洪緒猛然一看，暗吃一惊，這封信是崔毅同志寫的，他以前看見過，可是記不清楚都寫了什么，便故意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这封信是崔毅同志寫給李俊云的，信上叫他到王益成家里去取家具。信的本身倒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信的最后添了兩行小字，寫的是：“注意要搞好群众关系，做好掩护工作”等。显然这是小辯兒，可是李洪緒很沉着，見這封信上，沒有提到自己的名字，可以一推六二五，給他來個不認賬，于是他面不改色地把信遞回去，穩稳當當地說：

“这不是給我來的信，里面也沒有提到我，我怎麼知道是誰寫的呢？”

那个特务无可奈何地問道：

“你知道李俊云、王益成到哪儿去了嗎？”

李洪緒一听，知道李俊云、王益成已經到解放區去了，心里很高兴，也更加放心了，故意裝出奇怪的样子，反問他說：

“咦，他倆不是在厂里嗎，我經常在飯堂、宿舍里碰見他們呀！”

特务气得鼓鼓的，什么话也没说，迟疑了一会儿，对旁边一个警察挥手说：

“把他带回去吧！”

李洪緒这次过堂，只过了一个多钟头，九点多钟回来以后，一天平安无事；可是却一直不见崔汝民回来，心里觉得很奇怪。半夜大约两点多钟，忽然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他赶忙爬在铁栅栏门上向外一望，就见两个警察架着半死不活的崔汝民回来了。警察开了牢门，一撒手，崔汝民就像一口沉重的布袋倒了下去。第二天，消息很快地就传过来了，他听犯人们说，崔汝民昨天受了十个小时的刑，弄了六次“单拷”。“单拷”是一种很厉害的刑法，它是用一根铁棍，横夹在两个大腿和小腿之间的窝窝里，再把两只手和腿紧紧捆在铁棍上，将铁棍吊在半空中，人就头朝下地倒挂起来。这样一吊，膈肢窝、腿窝子马上皮掉血流，一下子就会死过去。崔汝民在这一天里，就死了六个死。犯人们纷纷议论，都说：“该死！谁叫他血口喷人乱咬一气呢！”“木匠做枷，自做自受，这也是报应啊！”

“这就是松骨头的下场，害人不成反害己啊！”李洪緒心里感触很深，一个工人没有立场，背叛自己的阶级利益，一点骨气也没有，连小偷和强盗都看不起，多么可耻啊！

李洪緒在监狱里慢慢和那些犯人混熟了，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黑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些犯人多一半是小偷和强盗。他们之中，许多是卖苦力的劳动人民，因为生活贫困，流离失所，为环境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干这

个玩命的勾当。因此，尽管抓的人成天抓，犯的人还是照样犯。有个小偷，一年就进来过三十四次，这次一进来就打听哪儿有“路”，准备出狱就再“下路”。每一间牢房，都有一个“寨主”。“寨主”是犯人中的头子，多半是大强盗，不怕死，坐狱的时间也比较长。小偷和一般犯人都要像他的小喽罗似的，听他的指挥或摆布，吃饭、喝水、睡觉都得听他的，他不叫谁吃饭，谁就吃不上饭。这些“寨主”对于穷哥們喜欢讲义气，最恨警察。有一次，一个强盗因为抽烟，被警察攔阻，骂了两句，那强盗抄起茶碗就把自己的脑袋砸破，一口咬定是这个警察打的。因为狱里有个规矩，警察随便怎么虐待犯人都可以，就是不能把犯人打得“挂彩”，结果这警察就被押起来了，在狱里几乎被“寨主”折磨而死。钱老大不久就当上了这间牢房的“寨主”，他知道李洪緒是个穷工人，对他很照顾，李洪緒对他也很客气。有时，他托警察买些大饼——警察照例要从一块钱里赚七角，他拿到大饼以后先让钱老大，再让其他犯人，最后才自己吃；因此，他在狱中的人缘很好，进狱一两天就上炕睡觉了。

有一天，钱老大对李洪緒说：“你这个案子，要是一个月以内能出去，就算没事了；一个月以后走不了，就先甭打算出去啦！”李洪緒听了他的话，天天盼着过堂。可是监牢里的日子过得真慢啊，特别是冬天来了，天短夜长，而监狱里，清晨和傍晚统统都是黑糊糊的，漫长的黑夜，就好似永远亮不似的。李洪緒扳着手指头，数着，盼着，

好不容易挨过了二十五个黑夜，终于，又来提他过堂了。

这一回，审问的地点还是老地方，不过审问的人不是赵阁王，换了一个大高个儿，穿着一身西服，长着一双凶恶的大眼睛和一个特别大的鼻子。事后，李洪緒听犯人说他姓蕭，是刑警队第一纵队长，也是个穷凶极恶的刽子手。此人在解放以后，已被我们枪毙了。这大鼻子开口就问：

“我们派了三四十人到东盟调查去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说！”

李洪緒知道这特务实际上是心中没底，硬拿话吓唬人，没关系，跟他泡蘑菇！他平静地说：

“我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就是个工人。”

“你常跟什么人在一起？”

“常跟我在一起的人很多啊，”李洪緒偏着头，眨着眼睛，故意想了一下，一口气地说：“跟我最熟的是我们整理部的工人，开浆纱机的、缝角的、补布的、打杂的、扫地的、上轴的、送穗的……”

“混账！谁问你这些工人！”

“哦，不是问我们整理部的工人！”李洪緒装糊塗地说，“那，梳麻部、纺麻部、织麻部、洗染部、精纺部、包装部我也都熟啊，人可多啦，你问谁呢？”

那大鼻子特务觉得一个臭工人，脑子真简单，连话都听不懂，很生气，连连拍着桌子骂道：

“他妈的！你是吃什么长大的？我问的是：你认识哪一个八路？”

李洪緒搖搖頭：“八路，我可一個也不認識！”

“你別裝糊塗！曲世忠、劉伯琴你不認識？”

“認識、認識。”

大鼻子心中一喜，連忙問：

“他們倆怎么样？”

“曲世忠是漿紗機的當車工，劉伯琴是開合股機的。”

“他們跟你談過什么？”

“我聽曲世忠說過：家里很窮，有好几个孩子，想跟我借錢，我也沒錢借給他。劉伯琴愛聽蹦蹦戲，上班淨打盹兒……”

“你太混蛋了，胡扯什么？他倆到底是不是八路？”

“那我可真不知道！”

大鼻子特務手里抓不住他的把柄，唯一的証人龐汝民又翻了供，問來問去毫無結果，只得悻悻然亂罵了一通，把李洪緒轟下堂來。

過了這一堂，又沒下文了。李洪緒心里很着急，不知道解放戰爭進展得怎么样了，同志們都干些什么活動，在里面一點消息也不知道。可巧，有一天，一個犯人的家屬來送吃的。包饅頭的紙是一張最近的報紙。李洪緒如獲至寶，打開一看，原來是11月26日的益世報，上面登着解放保定的消息。李洪緒興奮得几乎跳了起來。犯人們絕大多數不識字，都圍上來打聽消息，李洪緒又從頭到底念了一遍。从此以後；他越發地高興，眼巴巴盼着天津解放了。

過了幾天，他被擡到关政治犯的牢房里。想不到忽然

从犯人的口里傳來一个坏消息。據說有一个大城市在临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下了毒手，把所有獄里的政治犯，都拉出去槍斃了。

李洪緒听了心中一惊，如果天津要解放的时候，反动派也来这么一手，怎么办？他聯絡了几位比較可靠的政治犯，秘密地商量了一个对策：假如这一天来到了，在临刑的时候，大家一同跳下汽車，能跑就跑；跑不了就跟他們拼，弄死一个够本，弄死兩個賺一个。反正，到了最后关头，死也要死得有价值。

第十五回 深夜入险境傳帶佳音 黎明迎解放欢庆新生

十一月底，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在一条过去比較繁華如今却冷冷清清的街上，兩個懶懶散散、看起來吊儿郎當的人，一面剥开大花生吃着，一面边走边談。这时候，解放軍節節勝利，大軍矛頭已經指向平津了。街上，用麻袋沙包筑起了防禦工事，有的路口还有鋼骨水泥的小碉堡。大所樓房里駐滿了國民黨軍隊，荷槍實彈的哨兵，在門前來回巡邏。商店鋪子雖然勉強开着門，可是貨架上的東西很少，也难得見個顧客；唯有糧食店的門口，排队的人擺成一字長蛇陣，手里拿着小口袋什么的，眼巴巴地望着糧食店的門。門是緊閉着的，門上開了一個小洞洞，也是关著的。這些人從一清早就排着隊，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排得上買個三斤五斤糧食呢。

這兩個吃花生的人，一個是張國鈞，另一個是個中年人。他長得又黑又瘦，穿着舊棉袍，是張國鈞的上級領導楚雲同志。齊素珍走後，張國鈞的關係就轉給他了。他為了不引人注意，故意吃着花生，做出悠悠闊闊的樣子，低声談着。楚雲同志輕輕說道：

“現在時局很緊了，大軍進關一百個師，有三十個師圍北京，釘住傅作義，七十個師拿唐山和天津，勝利很快就要來到了。不過，國民黨反動派在臨死的關頭，會更加瘋狂，一定要來一個垂死掙扎，進行破壞。”

張國鈞又是興奮又是擔心，着急地問：

“那我們怎麼辦？工廠有問題嗎？”

“我們要按最壞的情況來估計，匪徒們可能利用工廠做戰場，在樓上架炮；也可能在撤退的時候炸毀工廠……”

張國鈞聽了，心里揪成一個大疙瘩，急等着楚雲同志說下去；不想，眼前刷地飛過一個東西，“叭！”的一聲，落在地上，一只飯碗摔了个粉碎，差點兒砸着他們的腦袋。他倆扭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小飯館，裏面三四個傷兵，拄着拐的、包着頭的、吊着胳膊的，正在欺侮一個小伙計。包着頭的傷兵摟着孩子的耳朵，罵罵咧咧：

“小兔崽子！老子賣命，吃你們幾十包子還要錢？”

那孩子不過十三四，小臉上挂着兩行淚，不住地哀告：

“老總，您多少給幾個吧，要不，掌柜的饒不了我啊！”

架拐子的傷兵，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掄起拐子就揍，把孩子打爬下了，嘴里振振有詞地罵道：

“混蛋！你還要錢？老子仨月沒開餉了，老子跟誰要去？”

張國鈞在一边看得氣憤不過，恐怕孩子吃了大亏，邁步就要上去拉架，楚雲同志趕緊挽起他的胳膊，急走几步，低声說：“走吧、走吧，咱們還有要緊的事呢。不要

因小失大。”他拉着張國鈞拐了个弯儿，迎头碰見一队老百姓拿着干粮，扛着铁锨，被保甲长押着，垂头丧气地走过来。張國鈞知道这又是抓民伕到城外去修工事的，忍不住斜了他們一眼，低声气恼地说：

“‘这帮王八蛋都欠吃黑棗儿！哼，折腾不了几天啦，真是望乡台上打秋千——不知死的鬼儿！’”張國鈞憋着一肚子气，恨不得讓解放军一步就踏进天津市。他接着剛才的話碴儿，对楚云同志低声地说：“如果敌人真要破坏工厂，我們怎么对付他呢？”

“我們現在就要赶紧准备护厂，找資本家出头組織护厂队，我們从中协助。假如匪徒們来厂架炮，可以由厂里給些錢，这种军队見錢眼开，可能就打發走了。如果他們来破坏工厂，……”楚云同志看見一个穿大衣的走过来，就必剥剥地剥起花生来了，等那人走过去，才压低嗓子，說：“这要看情况，如果人少，可以依靠群众，把他們干掉；人多呢，就发动大伙儿，跟他們說好的。工人們都知道工厂是大伙儿的命根子，只要我們作好工作，充分地发动群众，人多勢众，也可能把敌人頂回去。”

他們边走边談，楚云同志很具体地交代了党的政策，还告诉他临解放时要注意什么，應該怎么做。他們一直蹣跚到法国桥附近，看看后面沒有人跟着，才各自分了手。

李兴荣、王广盛的上級領導同志，也都各自傳达了同样的指示，具体地布置了护厂任务。

張國鈞和楚云分手以后，当天晚上，就把張國勤那个

小組，找到他家來秘密开会（張國鈞的領導孙蕃同志調走以後，他的關係經過楚云轉到張國鈞手里）。他們討論了護厂的幾個具體問題，會就散了。張國鈞睡下後，剛溫暖了被窩兒，忽然聽到敲門的聲音很急，他趕忙披上棉祆，穿着單褲子就去開門。一打開門，就看見一個瘦高個子，戴着一頂皮帽，穿一件大衣，大衣的領子豎着，還用一個圍巾兜頭蓋臉地捂着，又露出一双骨碌碌的眼睛。張國鈞吓了一跳，問他是誰，找什么人，他只擺擺手，一言不發地往里走。張國鈞不敢攔擋，只得隨手掩上門，跟着進來。那个人毫不客氣地直接進了他住的屋子，屋裏點着一盞小電燈，國鈞的老婆孩子還呼嚕呼嚕地睡着呢。在灯光下，那个人解下圍巾，摘了帽子，國鈞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歌咏隊的教練、話劇團的導演石小東。國鈞知道石小東在大逮捕時期，不辭而別地離開了東亞廠，撤回解放區去，現在必定是从解放區來的，心里特別興奮，不覺摑了他一掌，笑着說：

“你這小子！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又回來啦？”

“我是回來做工作的，我預備找宋棐卿去談話，先跟你了解了解他的情況。”

屋子里就是一盤大炕，挨着炕沿露出大大小小的腦袋瓜兒，也沒個地方坐，他們倆就靠牆根蹲着聊起來。石小東首先問國鈞：宋棐卿有什么動靜？張國鈞說：“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變化，就是聽說前些日子，宋棐卿在召集職員的聚餐會上，問大伙兒：‘時間緊了，我是走好還是不走’

好，？并且每人發給一个小紙條，叫職員們把個人的看法寫在上邊，以後再沒聽說下文了。”

石小東沉思了一會兒，用手摸摸他那自来卷的頭髮，皺着眉头說：

“我有個任務：要找宋棐卿去交代党的城市政策，還要叫他組織護厂。可是，我有個难题兒：要是直接闖到他家里，万一他不在家，他家里的人都認得我，二次就不好再去了；如果我先給他打一個電話，万一這小子使個壞，埋伏下軍警特務，我可就倒霉了，任務也完不成了，你說怎麼办好呢？”

張國鈞眯起細細的眼睛，略一思索，馬上就回答說：“我看你就先給他打一個電話；他要在家，你就去找他。我估計沒問題，宋棐卿這小子多鬼啊；現在眼看快解放了，他的全家老小都在天津，他敢把你從他家里逮走嗎？當然，這反正是個玄乎事儿，假如他當真要害你，你就是直接闖去，你也跑不了。不過，據我估計，這個可能性不大。”

石小東聽他說得有理，点点头。張國鈞关心那些撤走的同志，探問了他們的情況，石小東說他們都平安無事，兩個人簡單地談了幾句。石小東就匆匆站起來，又戴上風帽，圍上圍巾，堅起大衣領子，露出骨碌碌的眼睛，說了一聲：“完了事，我就回解放區去，不來看你們啦，保重保重！”說完，緊緊一握手，張國鈞送他到大門口，忽然想起來問他：“現在已經戒嚴了，你怎么走呢？”

“没关系，我早就有了一張通行証，放心吧！”

他离开了张国鈞的家，一面走着一面盤算，到哪儿打这个電話呢？到了大街上，跑了好几家，才在一个中藥鋪里，要通了電話，运气很不錯，正赶上宋棐卿在家。石小东一听见他的沙嗓子，心里很紧张，輕声地說：

“我是石小东，有个事儿想跟宋先生談談。”

对方停了一下，沙嗓子說道：“可以，你什么时候来？”

“現在，我馬上就去，可以嗎？”

“好吧！”

石小东挂上電話，就急忙直奔宋棐卿的家；一路上心里嘀嘀咕咕的。他是一个比較进步的知識分子，赤色群众，冀中区领导同志所以派他來見宋棐卿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个职员，而且又有個坏蛋哥哥是宋棐卿最得力的帮手之一，估計不会出什么問題，在交代他应当怎么做的时候，嘱咐他在宋棐卿的面前要不卑不亢。石小东在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只怕作不好，心怀惴惴，如今在寒風中，走得快，竟然出了一身汗。到了宋棐卿的家門口，他又躊躇起来，还不知道这一进去，鬧个什么結果呢。他鼓了鼓勇气，終於按了電鈴。

立刻，大門开了，宋棐卿的孩子亲自出来开门，一句話也不說地直接把他領进書房。書房里点着一盞綠罩的台灯，屋子里面的家具都是很洋气的，所有的窗戶都用垂着的絲絨窗帘，挡得严严实实。宋棐卿穿着薄薄的綿棉

袍，早已在沙發上坐着等他，見他來了，連忙站起來讓坐，并把一杯斟好的茶推到他面前，客客气气地說：

“請坐，喝茶！”

石小東知道宋棐卿對於大小職員，向來很严厉，多會儿也是架子十足，板着阴森森的大馬臉，叫人看了怵头。今天，居然以一个平等的身份来接待他，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儿。宋棐卿等他坐下以后，用那双裏眼窺測地望着他，含笑說：

“小東，前些時候不是聽說你離開此地了嗎？”

“是的，我到解放區去了。”石小東在开始的时候，总不免有些紧张，压制着乱跳的心，臉上帶着微笑，也寒暄几句：“宋先生最近身體好嗎？血壓怎么样？”

“還好、還好。”

“宋先生最近也常收聽解放區電台的廣播嗎？”

“不斷聽。”

“頭兩天解放軍平津前綫司令部有一個‘約法八章’的布告，曾經在電台上廣播過，宋先生注意了嗎？”

“聽到過了。”

石小東心里想：“聽到過就好說了。”他心里平靜一些了，着重地把“約法八章”里的第二條——保護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解釋了一下。首先敘述了中國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压迫下，民族工业一直不發達，吃了很大的亏，所以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和官僚資本，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是保护，一个是沒收。宋棐卿一直很用心地听，

听到这里显然很高兴，喜形于色地说：

“很好很好。小东，你也知道，我在聚餐会上曾经屡次提过，我有一个宏远的理想，要建十个大厂子。我已经买到了成套的織綢机器，由于日本人的压制，只好当廢铁卖了。你看我們这些办实业的，够多么困难啊！我是很相信共产党的，別看平、津战事很紧，我心里很踏实，将来共产党进来以后，我的平生願望可以如願以償了！”

石小东听他来了一个洋洋大篇，心想：好厉害的嘴巴子，真不愧是个宋棐卿。石小东又旁敲侧击地点他说：

“宋先生談的这些都很好；不过，我听说天津市工商界聞人对共产党还有些不够了解，对解放还有顧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宋棐卿是个非常灵的人，听石小东这一說，马上就明白这是在探問他有沒有顧慮。“他先說有这个情况，并且具体地指出来某某人怎样怎样害怕，誰誰誰准备南逃，最后提到他自己，得意地说：

“我就不害怕，我也不打算走，你看，”他用手指着一个皮面的大沙發——这种大沙發是略一变动便可以当双人床用的——半开玩笑地说：“我最近才买了一个兩用沙發，我好好保养我的身体，我还要跟着共产党卖卖我这老精神儿呢！”說完，自己就笑了一陣。別看宋棐卿說的这么漂亮，其实他原来也是很害怕的。他曾經和济南逃出来的人打听过情况，还总跟人研究共产党要是当眞占领了全中国，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石小东心想：他既然表明态度，把話說到这里，有些話也就不必多說了。于是他就更具体地提出来护厂的事，說明在临解放的时候，如果遇到国民党军队骚扰或破坏，要怎样怎样对待；宋棐卿表示一一接受。宋棐卿忍不住又問他：

“小东，你这次来找我，代表什么人啊？”

“我是受了中共华北局的委托来的。”

“哦哦哦，好極了，好極了。我們能聯繫上，我很高興，你回去，尽管放心。上次你走了以后，从咱们公司里逃走了几个人，有李洪緒等等，我給他們送过面包、零用錢，我現在还正在設法營救他們出獄呢。”

石小东又捧了他兩句，他們兩個人閑談了一会，石小东便告辭出来，宋棐卿一直送他到大門口，兩個人握手而別。石小东自己感覺到这一次來的結果還不錯，這是党的政策的勝利，心里面很高兴，第二天就又回解放区去了。

宋棐卿果然按照石小东傳達的精神組織护厂队，張國鈞、張國勛、李興榮、王廣盛等地下黨員和赤色群众都參加了；可是工会理事和特务馬振林等也都參加了，編了大队和分队。准备的武器有鐵棍、木棍、碎砖头、腿叉子和石灰袋等等。

时局一天緊似一天，解放大軍也越来越近了。国民党反动派自顧不暇，又沒有抓到李洪緒什么証據，就草草地問了几句，把他釋放了。在釋放的那一天，宋棐卿为了对共产党表示好意，特地开了小汽車，亲自把他接了出来。

还补發給他兩个月的工資。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解放軍已經攻下了東西城防、东局子、西營門等地，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巷战。在城市的中心区，大炮声一股子劲地山响，震得玻璃哗啦啦地乱颤。街道上不断飞来巨大的炮弹，可是并不爆炸，老百姓都傳說：“这是解放軍故意不讓它炸，免得人民伤亡城市財产受損失，解放軍真仁义啊！”老百姓虽然都关门閉戶，不敢出来，可是心里却盼望着解放軍早早进来，高兴極了。只有像苑寶璜、朱雪亮、賈鳳鳴等特务分子好像心里长了草，吓掉了魂儿。苑寶璜在先前根本不相信解放軍会打进天津，等到緊急的时候，想跑可就跑不掉了。朱雪亮是他的“跟屁虫”，当然更跑不掉了。賈鳳鳴本来幻想逃到台灣去的，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一切的一切都完蛋了。他和朱雪亮、馬仲玉赶紧在办公室里偷偷地把反动証件——国民党几个区分部的名冊和許多国民党党証通通燒毀了。賈鳳鳴回到家里还仔細地检查一遍，把市訓團的畢業証書、同学录、社会局的聘書等等也全部毀掉，妄想消灭他們的罪証。

当天晚上，战斗到了最紧张的时候。

厂里，从十三号起已經全部停工了。十四号的白天，有的工人回家去了；有的工人带着家屬到厂里来躲炮彈——多一半人集中在梳麻部或精梳部，因為他們覺得這兩座楼房比較坚固，而且是在樓底下，似乎“安全”一些。

到了晚上，大炮声渐渐稀疏了，机关槍、手榴弹的声音却

緊了起來。

护厂队的穷哥們，已經連軸轉地干了許多日子了，到了这时候，不但不覺得疲倦，反而精神更加抖擻地拿着棍子、棒子，守着自己的崗位。特務馬振林是国民党反动派特意留下的潛伏組組長，雖然他很隱蔽，一般工人沒有懷疑到他；可是他做賊心虛，自己先麻了脉，到他值班的時候，他神魂不定，一到晚上，就悄悄躲進医疗室睡覺去了。

晚上八点多鐘的時候，張國助和一出監獄就參加了护厂队的李洪緒，兩個人爬上了高高的貨垛子，看解放軍進攻的炮火。这时候，除去西北角以外，其余各个方向都打得很激烈，機關槍和手榴彈的聲音響成一片。信号彈像过年放的“騎花帶炮”，驟地飛上天空，紅、綠光一閃，啪啪地响了几聲，大炮便照準閃光的地方跟了上来，一炮一炮都準確地打中敵人的軍事重地。信号彈一步一步近地向市中心推移過來了。國助和洪緒看得心里也好像开了花，不住聲地連說：“打得好！打得好！再來一炮！”

到了夜里，國助和國鈞已經四天四夜沒有睡覺了。兩個人約好：輪流在整理部休息一会儿，誰先發現解放軍進來了，就把另一個叫醒——也不必大喊大叫，只要喊中一拉袖子，就知道了。國鈞一倒在机器底下，立刻打起鼾聲，實在乏狠了。只覺得剛一朦朧，就有人扯他的袖子，他一骨碌爬起來，急問：“來了嗎？”

“已經到東馬路了！”

“走，可以动手了。”

他俩找上国助领导下的赤色群众馬树元，齐奔公事房。按照楚云的布置，國鈞和國助拟了一个布告的稿子，馬树元的字写得不错，站在公事房柜台的前面，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布告上写着：

奉上級令，為協助人民解放軍順利展開解放工作，維護本公司產業安全，并建立革命新秩序，特組織工人糾察隊，希本公司工友踊躍參加為荷。

底下注了一个报名地点。写的时候，有些工人都围上来看。旁边有个值班的管理——外号叫邹蛤蟆，对工人最刻薄不过。调皮的張國助，在日本統治时期，被他欺压不过，曾經用机智戏弄过他，兩个人干过几仗。这功夫，邹蛤蟆捧着蛤蟆肚子，鼓起蛤蟆眼，看見國助他們这帮穷小子，居然也写起布告来了，惊得楞了神，不覺失声喊了起来：

“哎呀，我的上帝！鬧了半天，原来你們就是八路啊！”

張國助和工人們听了，簡直笑破肚子，張國助本想再戏耍他几句，可是因为还有要緊的事，只好把他撇开，和國鈞一同急忙去找厂务主任馬寿亭。

走到厂务室门口，國鈞很有礼貌地敲敲門，里面不出声，再敲敲，仍然一点动静也没有。國助忍不住推开门，闖了进去。只見馬寿亭睡在临时支起的行軍床上，像个蝦

米似地围成一个球儿。国勋很冲，上去就用手推他，喊着：“起来、起来！”国鈞觉得应当对他客气点儿，直朝国勋摆手。这馬寿亭，阴险毒辣，对工人可狠啦。工人金菊培在干活的时候，被机器把脚心的肉都咬没了，他半夜三更硬把金菊培赶出厂去。此刻，他臉上的肌肉抽搐着，枕头上流了一灘涎水，可能正在做噩梦，张国勋一推，他就像身底下有个弹簧，乍尸一般地跳了起来，睜着血紅的眼睛，嘴角上还挂着一溜骯髒的唾沫，懵懵懂懂地問：

“什么？共产党打进来了？”

张國鈞和藹地說：“我們是共产党员，奉了上級的命令，馬上要組織糾察队，請你打开倉庫，我們要用一些紅布。”

几句話說得馬壽亭睡意全消，惊魂乍定，想不到这箇臭工人还是共产党呢，他舌头發硬，嘴唇打哆嗦，結結巴巴地說：

“行行行，好好好，你們要要要……多少？”

國勋說：“我們多了也不要，就要半匹。”

馬壽亭連忙掏出鑰匙，領着他們打开倉庫。在平常，不論誰跟他要点东西，他都是鐵公雞——一毛不拔；这一回，竟然“慷慨”地拿出一整匹布。

最后一个不幸的黑夜过去了，晨曦驅走了明霾，黎明的曙光出現在东方，她給天津市人民帶來了无限欢欣和鼓舞，光明和希望。这时，已經可以隐隐約約地听到解放军喊話的声音：“举起手来！”“繳槍不杀！”“优待俘

虧！”張國鈞、張國勛拿着寫好的布告——儘管廠里還有特務，其實還有危險，他們興奮得不顧一切，把布告貼在廠里顯眼的大牆上。許多工人都圍上去看，報名參加糾察隊的很多，每個人發給一個紅布的袖箍，都編了隊，組，各自忙活起來了。

天光大亮，還能聽到一陣緊一陣松的槍聲，附近有個耀華中學大樓，就是國民黨的一個頑強堡壘，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人們不時聽到國民黨傷兵媽呀娘呀地鶲貓子喊叫，和垂死時絕望的呻吟。這當兒，一連解放軍來到東亞廠的門口，廠警却不敢給他們開門。張國勛、張國鈞、李興榮他們一聽，帶着一些工人們呼啦呼啦地跑到門口。隔着鐵柵欄門，看到戰士們一個個都戴着大皮帽子，帽子上嵌着耀眼的五角紅星，精神抖擻，斗志昂揚，和國民黨匪軍那付喪家狗似的倒霉樣，可沒法比。張國勛一看自己的軍隊可來了，馬上喝令廠警開門。大門開開以後，解放軍部隊的連長，指揮戰士在全廠搜索一遍，發現沒有武裝敵人，才在院子里休息下來。張國鈞、張國勛、李興榮等圍着連長說：

“我們是東亞廠的工人，你們辛苦了！”

“你們吃過飯沒有？”

“有什么需要幫忙的，我們盡量支援你們！”

連長很和氣地說：“我們什麼也需要，就是需要喝點水。”

張國勛、張國鈞馬上帶着工人，飛也似地跑進飯堂。



伙房里有剛熬得的米湯，大伙七手八脚地舀進大桶，給解放軍抬來了好几桶。

這一連解放軍正準備往耀華中學前進，要找一個帶路的，李興榮主動地向連長自我介紹：“我是‘地工’，我們可以派人給你們帶路。”連長留下一個排，帶着其他的隊伍，跟着地下黨員李裕孚走了。

李興榮和崔成有把早已准备好的紅綠標語，從大門口一直沿路貼到謙德庄，標語上寫着：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到了下午，敵人放下了最後一個武器，整個戰鬥結束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對於天津市的人民來說，是一個多么光輝燦爛的日子，是一個多么令人難忘的日子啊！從這一天起，永遠埋葬了黑暗腐朽的反動統治，永遠結束了血淚交織的貧困生活；從這一天起，開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世紀，開始了走向繁榮富強的第一步！

第十六回

一計未成再生一計
英明果斷連破三關

槍聲剛一停止，解放軍部隊馬上打扫戰場；立刻搜尋國民黨匪軍撤退時沿街埋下的地雷；清除各處國民黨匪徒的屍體；收集匪軍們散拋在街頭巷尾的槍枝彈藥等等。電業局工人，立即修復好了被炮火打斷的線路，……城市的秩序仅仅在一兩天之內就迅速恢復了。

解放的第二天，政府就派來了工作組，最早的、由八個黨員組織的支部，也成立了。第三天，工廠就開了工，黃敬市長很关心工廠恢復生產和工人生活的情況，還特意到東亞廠來過一趟。他先在公事房和宋棐卿談了一陣，又到各車間巡視一周，最後來到游藝室看看。游藝室里，劉同叙、斯和安等幾個工人，利用业余時間，在那裡七嘴八舌指手划腳地編曲藝節目。黃市長穿着草綠色的布單服棉袄，戴着布棉帽子，身體魁偉，態度和藹，隨隨便便地和工人們坐在一起，很感興趣地問劉同叙他們編的是什麼戲，什麼內容，和大伙兒說說笑笑很是親熱。

這時候，一個外廠來的工人站起來對黃市長笑着說：「市長，今天見着您老，太好了！我是十區星星造紙廠的

工人，我們工廠現在還沒有開工，您老給想個辦法吧！”

黃市長剛要答話，另一個外廠工人站起來說：“市長，我是一區粘板廠的工人，我們廠也沒開工，您老一塊給解決吧！”

黃市長一面回答，一面要來兩張信紙，手里寫着，嘴裏說着：“行，可以，你們拿着我的信，找你們本區的區長，三天以里一定開工；如果再有問題，我告訴你們電話號碼，你們可以打電話直接找我。”說完了，信也寫完了，一個人遞給他們一封。

在座的工人看見市長不但一點架子也沒有，而且辦事情這樣認真、干脆，都非常驚訝、感動，那兩個外廠工人，眼睛都濕潤了。劉同叙不知不覺地失聲說：“哎呀！我們長了这么大，也沒見過這樣的市長啊！”黃市長却笑了起來：“我是你們的勤務員嘛！”一句話說得滿屋子人都笑了，——一位市長做工人的“勤務員”，在那時候，還是第一次聽到呢，人們馬上聯想到過去某廠壓迫工人的偽市長、瘋神張廷鵠，覺得新社會到底和過去大不一样，自然感到又驚又喜了。

不幾天，工作組幫助成立了臨時職工代表會，張國勤在一解放就入了黨，這時候擔任了臨代會的主任，張國勤是副主任。臨代會是工會的前身，又要團結教育工人，又要監督資本家搞好生產，事兒管得很多；全廠的工作都要抓起來。他們剛離開了機器房，馬上要進行的工作頭緒繁多，環境又非常複雜，工作真是困難啊！

在沒有解放以前，国民党就进行过反动宣传，解放以后，在厂潜伏的特务又造了許多謠言：說什么“共产党有‘聞香队’，誰家吃好的，叫人聞見香味就不答应！”“共产党看見穿反毛皮大衣的，就叫在地上爬着走！”“共产党长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馬上就要打起来了！”……一部份工人不明真相，少不了半信半疑地覬望着。

宋棐卿口是心非，对于新政权也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早在1948年春夏之間，他就把大量的毛綫、麻袋陸續运到了香港分公司。为了討好职工，邀买人心，給大伙儿分了不少毛綫、呢子、布匹、紅糖、花生油等等。宋棐卿在日本时期，逼得工人从狗食盆子里揀窝头吃；国民党时期，工人們为了在中秋节吃頓飽飯，要求二十二斤面，他竟然勾結軍警宪联合大鎮压，終于一毛不拔；为什么快要解放了，他如此“慷慨大方”呢？归根到底，他有他的反动想法。他消息灵通，善觀風色，眼看国民党军队节节敗退，寿命不长，共产党免不了要坐天下；因此，能运走的东西尽量运走，实在运不走的，給職員工人們分分。心里話：“把这鍋飯倒了，我可不成，也不給你們共产党留下。不是都說共产党对待工人好嗎？我先給工人这些东西，往后共产党来了，看看到底誰給工人的东西多！”

宋棐卿的这一手，的确阴险毒辣，不少职工为宋棐卿眼前給的小恩小惠所迷惑，好了伤疤忘了痛，把过去所受到的飢寒血泪，抛之九霄云外，反而对宋棐卿感恩不尽。这种思想一直到五反以后，才得到比較徹底地解决。还有

一部份工人，有另外的一些糊塗觀念：“解放了，共產了，有東西大伙兒分了它，先圖個眼前快樂！”“解放了，自由了；干活不干活的，誰也管不着啦！”

二月里，臨近春節，按老例職員工人要分一筆獎金。今年因為剛解放，人民幣送來的不多，所以改按底薪折發毛線，工人給一個半月的，職員給三個月的，都按底薪折合計算。從表面上看，工人和職員得的毛線數是一比二，可是因為職工底薪高低懸殊，所以發到手的毛線，就相差很多了。一般工人大約分到五六磅，一般職員差不多要拿到三五十磅，最多的職員一個人拿二百來磅，工人們一看就急了眼：“解放了，還來這一手！”紛紛去找臨代會要求補發差數。

張國勛、張國鈞聽到工人的反映，就和工作組的同志研究，決定先找資本家協商，看看他的意見如何，再作道理。兩個人來到公事房經理室。經理室里還是以前的老樣子，宋棐卿的服裝略有變化，穿西裝的時候少了，他對工人中的頭面人物，態度却來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見了國勛、國鈞，客客氣氣，讓坐讓茶，好像不遠不近的朋友；寒暄几句。張國勛向他談了工人的情況和要求，想不到宋棐卿講得非常漂亮：“毛線我有的是，要是顏色不全，你們想要什麼色，我可以給你們現染。可是有这么一樁，政府的政策說得很清楚：‘勞資兩利、公私兼顧’，你們去找政府去，‘他們怎麼批，我就怎麼辦。’”國勛和國鈞交換了一下眼色，國鈞就說：“我們回去研究研究，再找

你联系吧。”

他俩来到男工宿舍的一间房子里，这儿，又是工作组的办公室，又是他们的宿舍。这时候，工作组的申梦华、周西风同志，正坐在下铺的床上看文件。他俩一走进来，国勋急不可待地说：“老申、老周，资本家给咱们出了个难题儿，我们俩玩不转啦，咱们四个人对付对付吧！”他猫下腰坐在老申的旁边，把宋棐卿的答复讲了一遍。老周是个爽快的人，脑子也很快，略一思索，就笑起来说：

“宋棐卿的头可真是不好剃！他心里明明不想给，可是不从他自己嘴巴里说出来，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对，他就是这个主意，”沉思着的老申，眯起眼睛，侧着头，慢慢地讲，“他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对他有利，对政府可实际上将了一军。政府要是说给，他可有理啦：‘你们共产党说的不清算、不斗争嘛；你们怎么又倒开眼了？你们这是违反政策！’如果政府说不给，工人门就该有意见了：‘资本家都答应给，你们为什么不叫给呢？’换句话说，这就是资本家在工人和政府之间插进一个楔子，把火引到政府方面；反正咱们怎么说怎么不是，他怎么说怎么有理。”

“哎呀，他这是给咱们拴对儿啊！”张国钧听到他们的分析，觉得非常有道理。张国勋心里暗想：“以前闹革命，觉得跟资本家吵吵嘴就得了，敢情这里面有这么多岔头儿啊！”老申和老周，都是打解放区来的老布尔什维

克，又都是鉗工出身，國勛和國鈞剛參加工作，成天和他們在一塊兒，有什么事也得找他們，感覺到好像有點离不开似的。國勛望着老申和老周說：“那我們怎么办呢？”

瘦瘦的老申，不回答他，反过来問他倆說：

“聽話聽音兒，根據你們對宋棐卿的了解，你們估計估計，他心眼兒里到底是想給還是不想給呢？”

國勛和國鈞相視一笑，兩個人覺得這個問題很好答，不約而同地說：“他心眼兒里是不想給唄！”

他倆不知道提這個問題的目的是什麼，都眼巴巴地望着老申。在兵工厂里干過活、打過游击的老周，一拍桌子，笑着說：

“咳，我明白老申的意思啦！他是說，宋棐卿給咱們扔過來一個手榴彈，別等它爆炸，咱們趕緊給他扔回去。他給咱們拴對兒，咱們也給他出個難題兒，這叫做‘來而不往非禮也’。”

老申聽着，抿着嘴兒笑了，他倆心照不宣，可是國鈞、國勛却聽得仍然莫名其妙。老申就如此這般地給他們倆出主意，他倆這才恍然大悟地笑了起來。

第二天，他們又去找宋棐卿，國勛胸有成竹地說：

“宋經理，根據你昨天談的意見，我們回去研究了一下。既然你願意給，工人們也願意要，那你就給吧，不用找政府批了。”

宋棐卿一听，事出意外，心想：“這一下可糟了，我本來也沒有打算給，不想這一拳沒打上他們，倒閃了我一

个嘴背地。`这不是引火燒身嘛！工人多分一些，我就得少往香港运一些；要是不給呢，一方面怕工人不依我，再一方面，我把大話已經說出去了，如今政府一个撒手不管，我拉的这灘屎又得坐回去，怎么办呢？別管怎么說，从我嘴里不能說軟話。”他支支吾吾地一口咬定叫政府批，國助、國鈞也一口咬定政府不能批，叫他自己拿主意，双方客客气气地頂了一陣牛。最后，宋棐卿把鼻眼一翻，哈哈一陣假笑，強詞奪理地說：

“政府要是实在不批，我可就不給了！”

國助和國鈞正等着他這句話呢。心想：“罢了，老申和老周真不枉是老干部，这一卦算得够灵的，就知道宋棐卿有这一手。現在經我們一挤，果然就挤出他这句實話來了。”老申和老周他們分析過：从發展生產的角度和我們黨的政策來看，不能答應工人要那么多毛綫，他們四個人約略地算了一筆賬，假如每一個工人補發十磅，工人的人數很多，那就需要拿出一万多磅毛綫來，那將要給生產帶來很大損失。解放初期，生產本來就沒有上軌道，哪裏經得起这么一分！从工人階級的长远利益來看，这样做是不对头的。宋棐卿从他自己本人的利益出發，根本也沒打算給工人這些毛綫，最后到底露了口風。國助、國鈞一見他說出這樣的話來，表示同意他的意見，連忙退了出去。

他們回到工作組，又商量一陣，覺得為了照顧工人生活和情緒，可以变个名儿，以护厂費的名义，發給每人三百斤小米，按时价折成現款，宋棐卿也就只得同意了。他

們在黨內開了一個支部會，又召集一次群眾大會。在會上，工作組的同志一方面批評資本家不應該說假話、要花招兒；一方面教育工人應該從長遠利益出發，以發展生產為重。接着，臨代會的主任張國勛講話。這小伙子生平第一次在全體工人面前發言，緊張得不得了。事前，他還記了一個小條兒，準備在會上說明我們工人階級為什麼要團結資本家搞好生產不要那些毛線；誰知道，一走上台階，下面黑壓壓那麼多人，都直楞着眼兒瞅着他，心裏就慌了，臉也紅了，腿直哆嗦，嘴也發抖，準備好的詞兒也忘了。勉強結結巴巴地說了幾句，總共不到三分鐘，就慌慌張張地下來了。八年以後，他當了這個廠子的副廠長，和同志們談起他第一次上台講話時的情況，還覺得非常好笑呢。

黨為了貫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對宋棐卿和東亞廠給予種種的帮助和扶植，比如，在工廠資金周轉不靈的時候，給以多次的銀行貸款；麻袋滯銷的時候，設法給他打開銷路等等。對於宋棐卿個人，也給以一定的社會地位，邀請他擔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和政協委員，劉少奇同志還在百忙中來東亞廠視察，並和他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可是宋棐卿總是三心二意，表面一套，內里一套，好比驢糞蛋蛋，外面光，裏面毛渣渣的。儘管他口头上能言善辯，表示“佩服共產黨”；可是骨子裡，對於工人階級領導生產，始終不服氣。

毛線問題解決以後，他悶氣不出，又抓了一個碴兒：

到北京直接找到少奇同志，告了一状。告的是工会不好好领导工人生产，产量下降，比解放前还低。少奇同志責成黃敬市长調查處理，黃敬市长亲自把張國鈞、張國勛、李興榮和工作組的同志，找到他家里，要他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做一个确实的調查統計，看看到底解放前后，生产上有什么变化。他們回厂以后，赶紧深入調查了解，結果解放后的产量，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当这个确确实实的統計表，摆在宋棐卿面前的时候，宋棐卿張口結舌，无言答对，回不过脖子来；鬧了个大紅臉。这一口气无处發泄，回到厂里，把全体职员叫到公事房楼上，狠狠地訓了一頓：“你們吃着我，喝着我，可是胳膊肘朝外弯！我交給你們这么点事儿，你們就給我惹‘漏子’，鬧得我在外面丢人敗興，你們簡直是飯桶！……”还指着职员們的鼻子吼着：“瞧瞧人家共产党，一到开会，个个都拿着小本儿記筆記；看看你們，就帶着兩個耳朵來，我說了这么半天，你們有一个拿着筆記錄的嗎？”一般职员們經常摸他的訓，訓得也麻木了，一耳进一耳出，不当个事儿；只有他的忠奴又僕、會計主任有宝山，一本正經地买了許多小本子，分發給他屬下的职员，叫大家專門記錄宋經理的訓話。

过了一个时期，工会成立了，張國鈞当选工会主席，張國勛是生产委员，李興榮是組織委员。不久，党支部也公开了，許多优秀的同志像梅桂榮、魏本城、韓長根和从老解放区回来的刘恩英等，都参加了共产党，党员增加到

二十多人了。新党员們宣了誓，群众講了話，会开得很生动活泼。可是会后不久，支部書記和委員發現工作很难推动，有的党员情緒不高，甚至于到后来，連党的小組会也开不起来了。这是什么人搞的鬼呢？

开头，人們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严重性。拿李兴榮的爱人党员李佩珍來說吧，她原来是織麻部的当車工。有一天，她正在織布机上看車，忽然管理把她叫到車間办公室去，對她說：“李佩珍，你的工作調動了，我們車間的女厕所，缺一个清潔工，你就去打扫廁所吧！”李佩珍听了，不覺一楞，心里暗想：“現在生产这么緊，我打十几岁上，就来東亞做工，織布我是老手，为什么把我調去打扫廁所呢？这个活儿大伙儿都嫌髒，調誰誰不去，为什么單調我去呢？”她有心提出質問，可是轉念一想：“我是个党员，我應該处处带头，大伙儿嫌髒，我不能嫌髒，去就去吧！”于是，她就打扫廁所去了。时不时的，听到个别落后的工人說俏皮話，諷刺她：“李佩珍这回可踢了，升了級，当上‘大寫’了！”“大寫”是形容拿管帶划拉地好像写字，用以嘲笑扫地工的俏皮話。李佩珍听了，心里非常別扭。

过了几天，又發生了一件事。

党员宋秀琴——原来也是紡麻部的当車工，这一天，她正在紡車上接头，忽然管理把她叫到車間办公室去，對她說：“宋秀琴，你的工作調動了，我們車間缺一个推大綫的，你就去推大綫吧！”宋秀琴听了，心里一惊，暗暗

想道：“現在紡車任务这么重，我打小就来东亚做工，看紡車我是老手，为什么把我調去推大綫呢？这是个力气活儿，一个男工还得是个棒小伙子才能頂得下来，我的腿肿成这样，管理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單調我去呢？”她有心提出抗議，可是轉念一想：“我是个党员，我應該处处起模范，不能嫌活儿累，不能怕腿疼，去就去吧！”于是，她就推起大綫去了，三天兩头，听到个别好心的工人，同情她：“瞧瞧，入了党可倒了血霉了，从来也没見女工推大綫的，这不是拿人耍着玩嗎？”宋秀琴听了，心里非常难过。

就这样，今天調一个，明天調一个，慢慢地把党员的活儿，都調动了，哪儿髒，哪儿累，哪儿錢最少，就把党员調哪儿去。比如说浆紗机上，又髒又热又累，統共十四个工人当中，就集中了十个党员。还有的党员，集中到織麻部，織麻部的打梭声，咣当咣当山响，說話一句也听不見，党员在车间里和群众就是搭不上个話儿。而且把党员的班次——白班夜班都岔开，三天兩头調他一次，党小组剛編好，又調亂，連个党小组会都开不成了。

党员們摸不清头脑，也不知道是怎么闹的。听到群众里有这样的反映：“資本家吃柿子找軟的捏，敢情党员都是軟柿子啊！”影响很坏，个别党员覺得抬不起头，情緒低落。党支部开会一研究，感到問題很严重，馬上彙報給区委，区委覺得这是个政治問題，立刻彙報給市委，市委听了张国勳、张国鈞的彙報，又看了支部画出來的兩张党

員分布圖表，一張是以前的情況，黨員均勻地分布在各車間；一張是最近的情況，黨員集中在整理部和紡麻部，其餘好幾個車間都是空白點。這樣一比較，問題就很明显地暴露出來了。市委認為這樣做是鑽黨的空子，黨員服从分配，是服从黨的分配，不是服从資方的分配，并指出可以找資方談談。

張國鈞、張國勛回廠開了支部會以後，來到了廠務辦公室，這時候，廠務辦公室經常出頭跟工人打交道的是副主任王牧之。那王牧之長了个大高個，見了人不笑不說話。他在以前原本是个不顯眼的小職員，日本投降以後，宋棐卿用高壓手段對付工人的那一套，吃不开了，就賞識了這個“眯眯笑”，把他連升三級，提到現在的位置上。王牧之一看見他們倆，馬上站起來，滿面堆笑地打招呼，好像熟朋友似的親熱地說：

“國鈞、國勛，你們來了，坐坐坐！”

張國鈞、張國勛坐了下來，也不跟他來那麼多的客套，國勛單刀直入地提出來：

“王先生，自从黨員公開以後，廠方把黨員調得亂七八糟，這是怎麼回事？”

王牧之假裝一楞，像个沒事人地說：

“哦，有這么回事嗎？我還不知道呢！”

“你兼着人事組的管理，你不簽字，工人調得走嗎？”

口齒伶俐的張國勛，一句話就把他頂回去了。

國鈞態度很嚴肅，口氣很溫和，不慌不忙地說：

“王先生，这样调动党员对我们生产是不利的。像李佩珍、宋秀琴这样老技术工人，调去扫地、推大线，对生产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党员原来是分布在各车间里的，浆纱机那边一共才需要十四个工人，你们就集中了十名党员，这样调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你们三天两头乱调班，我们党的小组会都没法开了，我们就没法发动群众，搞好生产，这样做是不行的！”

其实王牧之心里还不明白吗？现在他可是不能再推说不知道了，只好陪笑地说：

“国钧、国勋，你们说的很有道理，对于党的事，我们是不懂啊！在调动人上，我们光想图个省事儿，觉得调别人，难免打吵子，厂方有困难；调党员呢，我们觉得党员的觉悟高，能吃苦，服从分配，谁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些问题呢？”

张国勋冷冷地说：“党员的任务是要发动群众，搞好生产；服从是服从党的分配，不是服从资方的分配！”

王牧之笑嘻嘻地不住点头，同意扭转这种局面，李佩珍、宋秀琴仍调回原岗位；其余的党员，按照支部提出的意見，进行调整。支部书记张国钧召开了党员大会，揭露了资本家的阴谋，党员的情绪，马上就起来了。

1950年秋天，美帝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并向我国边境推进的时候，宋棐卿准备第二次出国。这个人向来是脚踏两只船。他第一次出国，是在1949年大军南下的时候。他估计解放军过不了江，就借口买机器弄原料，溜到国外。

觀察風勢，結果解放大軍却真的過了江，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沒有打起來，他就空着手回來了。這一回，又是正处在動盪的時代，他估計美帝是不可阻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無論如何也避免不了，共產黨在中國遲早要垮台；因此，又抓了一個生產上的借口，先到香港，再轉美國。這一回走是成心不打算回來了，前前后后把他的老婆孩子、金銀細軟，都弄到美國去了。臨走的時候，把他最心腹的少數高級職員，分別叫到家里，先罵一通共產黨，然後，秘密給每人几根金條或幾兩金子，作為“臨別紀念”。

宋棐卿打算逃亡國外的企圖，我們早就看出来了，請示上級，讓不讓他走，上級的回答是：我們對他已經做到仁至義盡，如果他願意走，就讓他走吧。

宋棐卿首先到了香港，香港有他一個分公司，分公司的經理是他兄弟宋宗涵；可是董事長杜之紳卻是一個帶有流氓氣的資本家，在宋棐卿向國外盜運資財的時候，他給宋棐卿做轉運站。那時候，杜之紳有利可圖，自然逢迎敷衍，如今宋棐卿流亡國外，杜之紳決不願意把鷹叨來的肉喂狗，對他排斥排擠，一點也不客氣。宋棐卿站不住腳，一氣轉往美國，用從國內盜走的資金，辦了一個小工廠。他一向趾高氣揚，目空一切；如果“天是王大”，他恨不得要做“王大的爹”。解放以前，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必須利用中國的買辦洋奴，他既是工商界的“巨頭”，洋人、銀行、錢庄、交際家對他當然要高看一眼，趨之若鶩；解放以後，我們黨和政府，為了發展工商業，對他也

很重視，用盡一切办法團結他、爭取他，可是他拒絕改造，拒絕走社会主义道路，被幻想所迷惑，終於背叛祖國，誤入歧途。到了美國之後，一切現實把他的幻想打得粉碎。別說大壟斷資本家，就是在中小企業主的眼里，宋棐卿算個老几？不過是个沒有國籍的小販而已，誰還來屎他呢？在美國經濟危機浪潮的衝擊下，他那小工廠好比是一個破船兒，朝不保夕，宋棐卿郁郁不得志，一口悶氣出不来，臥床不起，1956年終於在南美的一個小城市里一命嗚呼了。

第十七回

心狠意毒興風作浪
匪徒落網大快人心

宋棐卿出走以后，不久，美帝国主义进逼我国边境，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侵略者，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爆发了。厂里党支部为了支援前线，发起一个日产万条麻袋的运动。张国勋、张国钧、李兴荣等整天在车间里跑来跑去，根据上级指示，劳资协商会議的决定，调整过去不合理的工资制度，解决生产上的各种問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非常紧张。各车间的产量一天一天地提高，唯独整理部的缝边机，每天只能按照老规矩，扎八百八十条袋子，多一条也不扎。这一个工序發生問題不打紧，裁布机那边，裁好的袋子縫不出来，积压了十二万条，堆得山高，连车间里的走道，也几乎堵死了。它后边的工序如缝角、验袋、打包等，每天都有停工等活的現象，全厂的生产就被这一道工序打乱了。

当时已經实行了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多劳可以多得，缝边机的工人，为什么不願意多拿工资呢？是什么邪魔鬼道閼得他們天天总是来个八百八十条呢？

張國勛到黨校學習去了。支部副書記、工會組織委員李興榮，為了這個問題，很是着急。這一天，他把整理部的工會宣傳委員、縫邊機工人駱樹芬找到工會來談。駱樹芬進來了，笑嘻嘻地說：“興榮，你找我啊，我那兒還正忙着呢！有什么事儿，咱們快說。”

這個駱樹芬在石小東組織歌咏隊的時候，他就參加過，還是軍乐队的队长，他長得一張圓臉，大小眼，留着分頭，看起來人很精干，說起話來，嘴頭子也是麻俐。在圍城護廠的時候，有一天下午，車間里的機器都不轉動了，有一些工人坐在整理部揀羊毛。駱樹芬一面揀着羊毛，一面对大伙兒說：“八路軍一定得來啊，八路軍來了就好啦，工廠就成咱們的了，工作也就實行三八制啦！”有人就問：“什么叫三八制啊？”他說：“三八制就是三班倒，一天只干八個鐘頭的活兒。”解放後，群眾看他說話很進步，忙活個事儿跑得挺歡，就選他做了車間工會的宣傳委員。

當下，李興榮笑着拉他坐在一起，把縫邊機的問題提出來和他研究，說：“老駱同志，你看咱廠里生產競賽搞得這麼歡，別處的產量都上去了，就是縫邊機還是八百八十九條，結果積壓了這麼多的袋子，你的技術挺好的，你看怎麼想個辦法，把縫邊機的產量提上去啊？”

駱樹芬皺着眉頭子，一臉的苦相，說：

“咳，這個事儿，我也挺撓頭。大伙兒說，以往資本家把工人坑苦了，這回積壓十二萬條袋子，也得坑他一

回，非漲錢不多縫！”

“厂里剛調整過工資，普遍地漲了一回錢，怎么能再漲一次呢？沒法跟資本家說啊。再說，漲錢是全廠的事，不能光給你們這十幾個人漲，你們現在多勞，就可以多得，還是要想辦法把群眾的情緒鼓動起來，多扎了袋子不就多賺錢了嗎？”

“這些事儿我都明白，可是他們那兒不好辦啊！”駱樹芬連連搖頭，叫苦地說：“這些群眾腦子里的油膩太多了，拿汽油擦也擦不下来，我跟他們說過好多次，我一說，他們就跟我瞪眼珠子，罵大街，真拿他們沒辦法！”

“这么着吧，你是个車間委員，又是把老手，你先帶頭突破八百八十條，群眾一看你做的多拿的多，當然就跟上了。”

“那可不行！”駱樹芬斷然拒絕，“我個人沒問題，我还不乐意多拿錢嗎？可是錢多錢少是小事兒，我不能出這個‘孤丁’，这么一脱离群眾，大伙兒都向我開火，我可吃不了兜着走，最好還是想別的法兒吧！”

李興榮心里暗想：“現在廠里的生產都上去了，就是你們這兒積壓住十二萬條袋子，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事兒。你口口聲聲說，這也明白那也明白，臨叫你突破八百八，你又說出孤丁怕挨罵，這人怎麼這樣滑出溜的！”可是又一想：這些同志剛當上干部，工作上沒經驗，思想上也免不了有些落后，還是慢慢地說服他吧。于是，他含笑地說：

“老駱同志，你不是怕出孤丁嗎？那麼，明天開個車

間委員會，大家动手吧。也不用多了，你就說服一個人，咱們有十几位車間委員，一個委員說服一個當車工，准能突破八百八，你看這樣辦，還有問題嗎？”

駱樹芬長長嘆了一口氣，巴眨巴眨大小眼，无可奈何地說：“唉！反正這些人是够難搔的，興榮，你今天跟我談了這麼半天，我一定按你指示的精神，盡量去做，以後咱們再聯繫吧。”

駱樹芬回車間以後，也快下班了，他跟疊袋子工人王竹林輕輕地說：“你下班找老馬到你家去玩玩，我回头也去。”

傍晚，駱樹芬和王竹林，在一間小平房里，低声交談着。老馬——馬振林，手里托着一包熟栗子，也來了。駱樹芬嘴里叼着烟卷，那一只小眼眯縫着，鼻子旁邊的兩條紋显出一股凶相，說：

“吓，李興榮這小子今天把我叫到工会，好一頓克呀！要不是我能隨機應變，真得叫他把我克住了。”接着，就把下午談話的經過講叙一遍。

駱樹芬是馬振林手下的一員大將。馬振林領導了一個潛伏小組，是中統特務。在搞歌咏隊的時候，他們都混到歌咏隊里，假裝進步，暗里監視工人活動，還報了黑名單。大逮捕時期，許多歌咏隊隊員被逮捕，都是他們使的壞。駱樹芬在解放前圍城護廠的時期，不是在工人面前吹說八路軍來了，就實行三八制，这么好那么好嗎？可是恰恰就在這個時期，他們接受了潛伏任務，并在他們的上級

主子面前宣誓說：“我們誓死反對共匪，一定做好潛伏工作，控制他們的生產，破壞他們的威信，給他攬個昏天黑地、鷄犬不寧！”王竹林也是潛伏組里的一個成員。

初冬，晝短夜長，天黑得快，屋裏面已經黑洞洞的了。馬振林怕引起人的懷疑，叫王竹林開開電燈。在昏暗的燈光下，長長的、瘦瘦的馬振林，好像一头惡狼似的，在地上走來走去，吸着煙，沉思着，坏招兒就來了。他在駱樹芬的面前站住腳，閃着兩只賊溜溜的怪眼，咧着嘴笑呵呵地說：

“老二，行！你真有把家伙！他們把各部份生產都鼓搗起來了，就是你那兒給窩住了，兄弟，你真是干這個的！”他又像狼似的，一邊走着一邊說：“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不是說叫車間委員一個人釘一個嗎？那好啦，咱們就在群眾里散布空氣，就說他們在派人監視我們！”

他扭過頭來，沖着駱樹芬和王竹林得意地一笑，露出閃閃發光的狼牙：“你們說我這一手怎么样？”

“高呀！”駱樹芬把大腿一拍，“咱們就掄他这么一斧子！”

王竹林，焦黃的面孔總是陰沉沉的，輕易也不見他個笑容，好像個屈死鬼似的，坐在一邊，縮着脖子，揣着手，慢吞吞地說：

“那行嗎？車間里那麼多人，誰也長着兩只眼睛、兩個耳朵，萬一叫人家看出來，不就泄了黃兒嗎？”

駱樹芬不滿意地把大小眼一斜楞，說：

“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儿呢？活人还能讓屎憋死？咱們只要一張口，就給群众謀利益，他們有眼也看不出来，有耳朵也听不出来，不信，你瞧我的！”

馬振林也綻起臉訓了王竹林一頓：

“老三，你怎么越弄胆越小了！照你这样，还想吃好東西？現在，美軍眼看就要過鴨綠江，第三次世界大战說話就要打起來了。我們國軍光復大陸不成問題，你怎这么‘草鷄’啊！”

王竹林給他訓得一声也不吭，面孔依然是阴沉沉的，好像是个僵尸。半天，才胆怯地望着駱樹芬，糊糊地說：“二哥，我笨，你可多关照我点儿！”他們唧唧咕咕地談了半天，馬振林和駱樹芬才分別地溜着走了。

第二天，一上班，駱樹芬就被叫到工会，參加整理部車間委員會的生產會議，在会上决定每一个車間委員，發动一个縫邊機的當車工，搞好生產，突破八百八十条。駱樹芬回到車間，縫邊機的工人都擰下机器圍着他問，开会說些什么。他一上来就嘆了一口气，說：

“別提了，有什么好說的！工会組織委員李興榮，過來過去總是順着資本家跑，老是嫌咱干得少，趁早，什么話也甭說了，老老实實給人家干吧！”

群众原来跟資本家的仇恨很深，解放以后又有一些經濟主义思想，現在被他用小扇子一搊，馬上就火了。裏面有一个外号叫二虎頭的工人，平素就楞兒呱噦，沾火就着，这时候跳着脚說：

“他媽的！嫌咱干得少，干多少算多啊？解放前的工会还敢跟资本家斗斗呢，他們現在給工人办了什么事啦？要这样的工会有什么用？退会、退会，下个月，王八蛋才交会費呢！”

有人問：“漲錢的事儿怎么样了？”

“还提漲錢？別做梦了，不落錢就是好事儿！我这不是剛挨了一頓狗屁屁嗎？”

王竹林半天也找不到个插嘴的机会給他的伙伴帮腔，这时阴阳怪气地說：

“不給咱漲錢也行，咱还是老詞兒：八百八！”

有些工人就起哄地說：

“对，八百八！多一条也不扎！”

“就这么办！这不是解放了吗，工人都有發言权啦！”

“够八百八就他媽的睡大覺去！”

“好，咱們大伙儿可得齐心，咬住了牙。”駱樹芬一大一小的兩只眼，四下里望望，故意做出神秘的样子，小声說：“我再告訴你們一个透底的吧：一会儿，咱們每个人的屁股后头，都得換上一个橛子——一個車間委員釘咱們一个，很快就要下来啦！”

二虎头一听，火上澆油，傻头傻腦地嚷着：“好哇！饒着不給咱們漲工錢，还拿咱們当特务，我找李兴荣講理去！”說着，扭头就要走。駱樹芬連忙一把拉住他：

“看你这个二虎头，我这是為你們大伙儿好，才先給你們打个招呼，叫你們注意，你要是到那儿一問，不成

了跟我做对嗎？”他擺着兩只手說：“走吧、走吧，大伙兒都干活兒去吧！”

人們懶洋洋地工作去了。

待了一會兒，車間工會主席張柏年，往這邊走來，想找個縫邊機的當車工談談，王竹林一眼看見，裝着到各車上疊袋子，小聲報告消息說：

“注意！來啦來啦！”

張柏年走到二虎頭的車旁，等他手里的袋子縫完，就亲切地說：

“怎樣，活兒好做嗎？現在扎了多少啦？”

二虎頭心里正憋着一肚子火，心里想：“幸亏駱樹芬先給我打個招呼，瞧，鐵子真釘在我屁股后头了！”他沒好氣地說：

“扎多扎少是我個人的事兒；你这不是咸吃蘿卜蛋（淡）操心嗎？”

一個大釘子碰得張柏年一楞，心說：“這是怎麼回事兒啊？沒招他沒惹他，哪兒來的这么大邪火呀！”他耐着性子說：“同志，別那麼說，把生產搞好了，對國家有貢獻，對你個人也有好处啊；別的車間生產提高了，工資都漲上去了……”

“他們漲他們的，”二虎頭把眼一瞪打斷他的話，說：“我家里驟馬成群，掙倆錢够抽煙卷的就行，我做工是玩票兒來啦！”

張柏年氣得腿都哆嗦了，心里想：“這個糊塗老子！”

我要不是个共产党员，非揍你一顿不可！”他压压心里的火，刚叫了声“同志”，还没等说出话来，二虎头把手里的麻袋一甩，站起来，冲着张柏年笑嘻嘻地说：

“报告车间主席，对不起，我要去拉屎了！”

说着，大摇大摆地走了。张柏年气得手脚冰凉，一抬头，看見有的工人抿着嘴乐，越发气得要命，觉得再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只好走了。

别的车间委员也都碰了钉子。比如，有一个委员在饭堂里，瞧见了一个缝纫机的工人在吃饭，就凑过去坐在一边，想和他拉拉话，谈谈心。没等他开口，这工人唯恐“屁股后头钉上橛子”，就端着饭碗走了。另外一个委员，在下班的时候，看見一个缝纫机的工人，自行车带有些壞了，好心好意想用气筒子帮他打打气，这个工人也是害怕“屁股后头钉上橛子”，跨上自行车，狠命地蹬着，逃一般地跑了。

张柏年把情况向李兴荣汇报，兴荣心里一惊，仔细想想，又觉得很奇怪。如果说工人思想落后，车间委员和他们谈谈，就是扭不转他们的思想，也不会这么对立呀？这里面一定有人作怪，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从种种迹象看来，最值得怀疑的，就是骆树芬了。

事有凑巧，有一天，正在上班的时候，马振林从整理部对面的打包室，拉着大包出来，忽然听见天空有飞机嗡嗡的声音，看起来像是一架侦察机，屁股后面拖着长长的白烟，心里想：“可能是美国飞机来了！”一低头，瞧见

整理部大門里的駱樹芬也正向外看着，他对駱樹芬一使眼神儿，駱樹芬馬上跑出来。馬振林心里高兴，不免喜形于色地說：

“瞧瞧瞧，我看是美国飞机！”

“在哪儿，在哪儿。”

兩個人看了一陣子，馬振林小声說：“得了，別看啦，干活儿去吧，別叫人起疑。”

他們各自分手了。不想張柏年从工会回来，恰恰走在麻袋垛的后邊，這兩個嘎杂子的一舉一動，他看了个滿眼，還模模糊糊听了兩句，心里想：“他媽的，這倆小子怎么对美国飞机这么感兴趣呀？里面一定有鬼！”他馬上折回工会，報告給李興榮。

李興榮听了，覺得問題很严重，跟張國鈞一商量，他們就立刻召集支部委員开会，大家一分析研究，隐隐糊糊感覺到厂里面有潛伏的特務，八百八十条上不去跟潛伏的特務有关系。李興榮把他們研究的結果，報告給公安局，分局王局长叫他們繼續了解偵察，搜集材料。

縫邊机產量總是釘在八百八十条上，全厂的生产情況就越来越严重了。以前还是裁好的麻袋縫不出来，堆积如山；現在，裁布机再裁出袋子来，也沒处放，只好不裁了。几天功夫，織布机織出来的成卷麻布，又堆了一千多卷。李興榮和張國鈞研究一下，决定給駱樹芬上个“緊箍咒”。

这一天，李興榮把駱樹芬叫到工会，劈头就摸了他一

炮：

“駱樹芬，我問你：那天車間委員會開會以後，你回去怎麼傳達的？”

駱樹芬馬上變了顏色，那一只小眼睛的眼皮子，跳得很明顯，眼睛越跳越小，強作鎮靜，嘴里才含含糊糊地說：

“怎麼？我怎麼傳達的？我還不是照你們說的傳達的！”

李興榮把臉兒一綻，擰着濃黑的眉毛，嚴肅地說：

“別瞎白話了！你怎麼說的，我全知道了！就因為你不老實，不執行會議上的決定，回去胡說八道，所以人們跟車間委員情緒對立，還沒容委員講話，就給操打回來了。你承認不承認？”

“興榮，你別冤枉我啊，我……我承認我拙嘴笨腮，沒講清楚，可我……我不是有意的呀！”駱樹芬顯然已經慌了手腳，在那兒打馬虎。

“你也不想想，咱們的麻袋是支援抗美援朝前線用的，你們這一道工序卡住壳，全廠的產量都叫你們壓住了，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

駱樹芬低着頭，把那長長的指甲，不住地在桌邊上刻着道道，一語不發。

李興榮接着說：“拿你們個人來說，也吃了很大亏。你們旁邊的漿紗機的工人，以前一天干二十二個大軸，一個月賺五百斤玉米面的工資，現在一天干二十五個大軸，

一个月赚六百多斤工資。你們呢，老是五百多斤，一斤也沒漲。这样泡下去，可是不行，我严肃地警告你：不能拿国家大事当儿戏！”

骆树芬听李兴荣的口气很强硬，攻势很凶猛，心里不免直打鼓。天气很冷，可是他却在出汗。他哭丧着臉說：“唉！都是这伙子落后群众，要不是受他們的背景，我也犯不了这样的錯誤，我，唉……”

“好啦，那我就給你一个任务：你別管群众落后不落后，你先突破八百八。我明天就去看你的产量！”

骆树芬下班以后，和馬振林一接头，又商量了一个更毒辣的主意。轉天，上班以后，骆树芬一言不發，猛干大干，到了下班的时候，他扎了一千零五十条麻袋。这当儿，已經是十二月了，按照厂子的老例，年終奖金是按十二月份的产量計算的，縫邊机的一部份工人，看見別的工人漲了錢，而且又快到年終，說話要發奖金了，心里面老早就动摇，如今看到骆树芬悶着头干起来了，都膘着劲，产量猛增，几天的功夫就漲到一千六，工資突然漲到一千一百多斤。

这一下可就更糟糕了，全厂大乱了！

縫邊机把所有积压的麻袋，很快吃光了，前边的工序，供不上那么多的活，因此，他們只需干上半天，就能拿到一千一百多斤的工資①。偏偏趕上来了一批次麻，梳

① 为等活而停車的时间，仍給当事工折算产量，故工資不受影响。

織的，紡織的，織麻布的工人等等，產量下降，工資也跟着低下來了。他們原本心里就难受着呢，駱樹芬還拿着工資口袋，到處炫耀、煽動，說：“吓吓，瞧我們，半個月就裝了五百多斤，你們比的了嗎？”“你們有技術管什麼用？我們沒技術，又輕松又飽！”“你們就瞪着眼吃亏嗎？也不想想辦法嗎？”特別是年終獎金的問題，又混在裏面攬和，本月份的產量，就數縫邊機高得邪火，別處的工人，以前卖了好大的力气，現在都吃亏了，叫駱樹芬這麼一煽動，哪能不起火呢？這兒一撥子，那兒一撥子，都去找工會打吵子，工會那間小屋的門坎兒，几乎被人們踩爛了。李興榮和張國鈞等許多黨內同志，一面召集黨內黨外的會議，尋找合理解決工資和獎金問題的途徑；一面研究無論如何要下定決心，立即动手，把潛伏的特務搞出來。

李興榮馬上到公安分局和王局長研究，他覺得可以先突破王竹林。王局長笑着問他：“有把握嗎？”李興榮回答道：“有把握。理由是：王竹林解放後曾經登記過是中統特務；王竹林和駱樹芬、馬振林偷偷摸摸地在一起，顯然是有活動；王竹林膽子比較小，有爭取他坦白的可能。”王局長覺得他說得有理，便同意了。

當天晚上，王竹林倒了夜班，手里提個飯盒，正像幽魂似的慢慢走着，人民警察早就在半道上等着他呢。人民警察拿出傳訊的証件給他看，然後把他帶到分局去了。

夜間兩點，開始了審訊工作。王竹林被帶上來以後，

臉色慘白，精神恍惚，簡直像是一只被捉住了的黃鼠狼。王局長叫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態度很嚴肅、語氣很和藹地叫他交代問題。王竹林吞吞吐吐地說：“我已經登記過了，我實在……實在沒有做什么壞事儿呀！”王局長看他是有顧慮，好言好語地給他交代黨的寬大政策。

李興榮坐在旁邊，一双靈活的大眼睛盯着王竹林，慢慢地問道：

“你說你沒有做壞事儿，你經常跟駱樹芬、馬振林鬼鬼祟祟，都干些什么？”

“我……我，我跟他們也不常在一塊兒。”

“駱樹芬那一次從工會開完會回到車間，造謠吹風，你跟着說些什么？”

“我……”王竹林把頭垂下來，下巴挨着胸脯，圪圪鐘鐘地說不下去了。

王局長動員他說：“還是講了吧，只要你坦白交代，政府可以考慮對你寬大處理，給你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如果執迷不悟，那就罪上加罪，自絕于人民，得不到人民的寬恕了。這個道理你懂得嗎？”

“我懂得。”

王竹林心里亂麻麻的，暗想：“廠里出了这么大的亂子，人家決不會輕饒了。他們光登記國民黨身份，沒登記是特務，我可登記啦，出了事，我是跑不了啊！再說上回登記以後，也沒有什麼事儿，這回要是說了呢，也許不怎么样；不說可過不去這一關啊！”

他坦白交代了。

第二天，和王竹林同在一个潜伏組的特务、驗袋工廉东祥，在接班的时候，發現王竹林不見了，心里非常惊慌，馬上自动地找李兴荣坦白。駱树芬上班不久，被分局保衛科的同志叫了出去，他馬上变了顏色，一到門口，就被人用手銬把他銬了起来，带走了。馬振林知道事已敗露，裝病住院，由公安局从医院把他逮捕了。

逮捕駱树芬的当天下午，王局长亲自到厂里来召开大会，宣布特务的罪状。同时宣布：廉东祥自动坦白，免予刑事处分。王竹林虽然也做了坏事，但是他經過动员，还能交代問題，也得到了寬大，只給予管制的处分。縫邊机的工人听了，知道上了特务的圈套，这才恍然大悟，后悔不已。全厂工人也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那些工資問題，在撕下了敌人的假面具以后，就很容易地合理解决了，生产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升了。那二虎头，想起受到特务的愚弄，对车间主席那么无理取鬧，越想越过意不去，跑到张柏年跟前道歉，說着說着，咧开大嘴竟然哭了一鼻子。

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在解放以后，只登記了国民党員的身份，隐瞒了特务的面貌，并且繼續造謠破坏，扰乱社会治安，企圖逃往台灣，馬仲玉还强奸妇女，三个人一齐被捕。接着，全国展开了大张旗鼓地鎮压反革命运动，隐藏在厂里的妖魔鬼怪，都一网打尽了。

整个这一时期，党和工会的干部，一方面發动群众、

搞好生产，一方面和反革命作斗争，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資本家那方面，却趁此机会，偷偷摸摸地干着危害国家、
破坏生产的勾当。

第十八回

大扫除消灭旧遗毒 庆合营当家做主人

偉大的“五反”运动来到了；可是在东亚厂，一开始，运动却进行得不太順利。

宋棐卿、宋宇涵逃亡国外，新到任的經理楊天受，有点沉不住气，神色不安地坐在經理办公室的大轉椅上沉思着。胖得要命的副理陳錫山，坐在楊天受对面，一只手夹着“藍炮台”香烟，另一只患着骨节炎的手，平放在玻璃桌面上，悠然自得地說：

“唉，三爷，您放心，自古以来，有商皆奸，无官不貪。解放兩年多了，有本事的还不是照样發財、吃大餐、坐汽車嗎？人情世故，風俗習慣怎么也改不了。我在东亚是三朝元老了，什么世道沒見过，国民党还弄过‘清察团’‘打虎队’呢，結果还是不了了之。我想，运动嘛，还不是一陣風，过去就过去了，没什么了不起，三爷您只管放心！”

楊天受听了，点点头說：“咳，其实这些事我也明白，不过我的意思是說，王副理應該回來一趟，咱們三个人也好商量商量。”

“讓我說，您干脆不用惦記新三了，他雖然頂着副理的名義，实际上讓原廠采購處借走，也未必能回來了。厂里事就是咱哥倆，有什么事，三爷您打頭陣，我在后邊給您頂着。”

“那也好，反正我是新來的，有事還得多仰仗錫三兒。不過我看還是別大意了，你既然主管會計科，賬上的事儿也要先準備準備。”

“唉，三爺，我終朝打雁，不能讓雁啄了眼，您放心吧！”

陳錫三早就做了準備，他通過會計部主任有寶山，營業部代理主任鄒心源，一面囑咐他們把后賬安排好，千万别露馬腳；一面話里話外裝模做樣地暗示：“東亞公司一向規規矩矩，奉公守法，咱們沒有偷稅漏稅！”“咱們賬上只有交際費的科目，有個人情份往的不能算行賄。別的还有什么呢！”副理王新三也抓功夫回來，裝傻充楞地放風：“我在外面買麻，公買公賣，是給國家辦事，我是為人民服務，还有什么說的！咱們公司是光明正大的买卖，用機器生產麻袋毛線，咱們想偷工減料，工人也不干啊！”給資本家抱粗腿的職員就跟陳錫三、王新三一呼一應地放煙幕：“咱們公司是大廠子，像那些打野鷄的貿易行干的坏事，咱們干不出來！”“咱們的賬，都在會計部擺着，廠子又駐有稅務局的干部，從前別人不來查賬的時候，咱們自己一年還找會計師查一回賬呢！”公事房里的職員，有的人思想上原來就模糊，讓他們这么一給謊，心里就

想：“本来嘛，咱们在东丽这些年了，有个什么事咱们还不知道？經副理这么大身份还能弄这些邪魔外道？”对資本家仇恨比較深的职员，虽然明知資本家有鬼，但是因为工作不經手，不知底細，又被邪气压住，有力也无法施展。再說，工会的公事房分会委員，有一些是受过資本家小恩小惠，手脚不干淨的职员，对資本家的丑事，总是捂捂蓋蓋，閃轉騰挪，运动就總是开展不起来！于是，資本家和有些糊里糊涂的职员便感覺到运动可能要烏漆馬黑地結束了。

全国总工会的干部早就来厂协助搞五反运动了。厂里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除去张国鈞到广州搞土改、李洪緒調区工作以外，李兴荣、张国勋、王广盛、刘恩英等同志，都是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委员，他們分析了公事房职员的思想情况，研究了如何把运动搞起来。

这一天，基屬工会通知全体职员，晚七点在俱乐部开大会。晚上，职员們坐在一排排长凳子上，稀松平常地等候开会。大会主席刘恩英首先上台做报告。刘恩英，这个从十二岁起到厂做工，叫狗腿子一气就哭的小姑娘，經過斗争、鍛煉，經過党的培养，已經成长起来了。她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地走到台上，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一閃一閃，用清脆而又响亮的声音說道：

“同志們！報告你們一个好消息：宋棐卿手下的四大金鋼之一、会計部主任有宝山，剛才被公安局依法逮捕了！”

台下的職員們鼓起一陣掌聲，表示拥护。多數人心里感到很意外。在过去，人們都認為有寶山在東廠多年，一向“規規矩矩”、“小心謹慎”，沒听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怎么逮捕了呢？这时，劉恩英接着說：

“有寶山一貫帮助資本家盜竊國家資財，進行种种非法活動。他給資本家搞了三套賬，其中最重要的一套假賬，放在他家里一張特制的書桌里，書桌里面做了個夾層的抽屜。經過動員，他拒不交代，抗拒運動，影響全廠五反運動的開展……”

劉恩英把有寶山的種種罪行，一一揭露，啟發大家檢查交代。職員們听了，彷彿晴天一声霹靂，如夢方醒，紛紛議論：“想不到資本家還有這些事，不言不語地念真經啊！”“廠里的事可不簡單，真是知人知面難知心啊！”

第二天，劉恩英召集全体職員开会，揭露公事房分會委員阻撓運動开展的事實，当场撤銷他們的职务，重新組織節約檢查小組，成立打虎隊，群眾情緒為之一振。跟着，又在公事房樓上，召开了職員訴苦大會。會上，職員們控訴了宋棐卿多年來壓迫職工的暴虐罪行。一位女同志，控訴了過去被迫打胎的經過，一字一泪，悲痛動人。另一位老實巴結的打字員，在公司工作十几年，從來不敢多說一句話，這時候也站起來憤恨地控訴：他第一次到經理室送公事，宋棐卿覺得一個小小的職員，竟敢出入經理室，有失體統，把他大罵一頓，轟了出去，打字員說到傷心處，泣不成聲。……這一次會後，職員們更增加了對資本家的仇

恨，斗志昂揚，紛紛揭發檢舉資本家的丑惡面貌和非法罪行。

李興榮根據节约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找資本家的親信和爪牙馬壽亭、王牧之、儲揖唐個別談話，動員他們消除顧慮，交代問題，撕破情面，大膽檢舉資本家。他們三個人湊在房務室里搗了一會兒鬼，就在職員當中放煙幕，爭取同情。王牧之哭喪着臉，到處拉近乎地說：“我根本就是小職員啊！宋棐卿有要緊話，告訴有寶山，哪能告訴我呢！這不是沒有的事嗎？”“我連算盤都不會打，我懂得什么叫偷稅漏稅？”儲揖唐的大連鬚鬍子已經好幾天沒刮了，香烟不離嘴，瞅冷子跟職員嘀咕：“咱們是外江派，別瞧是主任，主任也分三六九等，咱們跟人家四大金鋼比，可比不了。”“廣告部主任还不是冷宮里的貨嗎？我也是傷風的鼻涕，受用的人啊！”那馬壽亭，羅錫腰更彎了，鐵青着臉，像要上床板似的，當着大伙兒，自言自語地嘟囔：“都說我是四大金鋼，四大金鋼跟四大金鋼還不一样哪，我比得了有寶山嗎？”“我是管生產的，我哪兒來的五毒啊！”

三個人不肯坦白交代，节约檢查委員會的同志，繼續進行幫助教育，經過幾次苦口婆心地耐心幫助，儲揖唐首先交代了問題：在國民黨時期，為了鎮壓工人罷工鬥爭，曾經給軍警通風報信；解放後，宋棐卿臨逃亡國外時，曾經給過他保密費黃金若干兩。群眾對他的交代，比較滿意。李興榮便又找馬壽亭談話，再向他講清道理，反復交代政

策。李興榮根據掌握的材料，启发他說：

“你看儲主任交代的還不錯，群眾就比較滿意，你还有什么可顧慮的呢？政府已經掌握宋棐卿盜竊國家資財的材料，你還是談談吧！”

馬壽亭低頭不語，沉思了半天，說：“我不知道。”

“廠里的公事，每天都經你簽字批准，你还能一点儿也不知道嗎？”

馬壽亭直勾着眼，心里琢磨壞主意，想了一会儿，聳了聳那一高一低的肩膀，說：

“我每天簽字很多，我不看內容，光找着簽字的地方，批准就完。”

李興榮一听，他說的簡直不像話，壓着性子又和他談了半天，他仍然是一字不談，只好先讓他回去了。和王牧之談的結果，也沒有什麼收穫。

經過多少次動員、幫助，馬壽亭只談些无关緊要的老事，實際上守口如瓶。節約檢查委員會召開全廠職工大會，督促馬壽亭交代問題。會場上，職工們坐得滿滿的，李興榮把今天會議內容，向大家做了簡單介紹，然後，有人把馬壽亭領進來。馬壽亭穿着一身藍布制服，是廠里發的工衣，拱肩縮背，垂手低头，站在那裏。李興榮先把他最近交代的情況，報告一下，接着，讓大家發言。一個職員首先站起來說：

“馬壽亭，剛才主席介紹你交代的問題，我認為你所談的都是鶴毛蒜皮。在國民黨時期，你和三樓管理、特務

陳亞東，在公事房樓上搞了一個企劃部，都搞的什麼鬼，你为什么不說？”

“馬壽亭，”又一個職員站起來，指着他說，“電匠楊師傅死了，你叫我按他死的那天玉米面牌價算補助；你的外甥娶完媳婦，過了好幾天才領補助，你又叫我按當天的牌價算補助。你簽字不是不看內容嗎？你怎么就知道用物價的差數給你外甥多弄錢呢？”

這時，群眾氣憤極了，一個工人站在台前，領着喊口號：

“馬壽亭！你喝工人的血，你還不老實交代嗎？”

“只有交代，才能得到寬恕！混是混不過去的！”

馬壽亭把頭垂得更低了，依然是徐庶進曹營——一語不發。一個看後門的老頭，站起來要發言，未曾說話，氣得渾身亂哆嗦，鎮靜了半天，才伸出發抖的手，一指馬壽亭說：

“馬壽亭，有一回我值班，你的小舅子拉了一百磅毛線往外走，沒有出門証，我不放行。你小舅子仗着你的勢力，擋開出去。我報告給你，你反而把我訓了一大頓，說我多管閒事，不老老实實看後門……”老頭氣得实在說不下去了，旁邊的人勸他暫時先坐下。

工人們一聽，都紅了眼，一個工人跳起來，吼道：

“馬壽亭，我們工人一針一線都在厉行節約，地上有一根麻線頭，我們都拾起來用上。你呢？你用大車往外拉毛線，你對得起我們工人嗎？”

接着，口号声又像打雷一般地响起来：

“馬寿亭，你听听！我們工人是怎么样地干！你是怎么样地偷！”

“別裝糊塗啦！談大的，談近的吧！”

“执迷不悟，只有死路一条！”

會議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馬寿亭抗拒到底，只好暫時閉會。王牧之也坚持抗拒态度，最后，节约检查委员会决定叫他們到公事房楼上停职反省。

公事房里充滿了战斗的气氛：滿牆都是紅綠标语和漫畫，有一个柱子上挂着一幅通天的大标语，上面写着：“高級職員們，站稳立場，撕破情面，大胆揭發檢舉資本家！”

陈錫三的办公室门前，貼着一付对联，上联写“攻守同盟守不住”，下联配“你不坦白我坦白”，横披写“法网难逃”，屋里墙上和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都是标语。

陈錫三現在脫去笔挺的西裝，換上一身藍布制服，每天上下班，再不像从前那样囂張了；低头来低头去，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来了之后，也不好好交代，写几句，塗了又改，还总是找刘恩英，想摸干部的底。职工对他这种态度，很是憤恨，为了帮助他坦白交代，各车间职工每天輪流敲鑼打鼓，排队前来喊口号。中午，他坐厂里三輪車回家吃午饭，职工們擂着大鼓，敲着鑼，一路上喊着口号，送他回去：“陈錫三，只有徹底坦白，才能爭取人民寬大！”“混是混不过去的！我們不到勝利，决不收兵！”

就在这几天之中，每逢群众斗陈錫三的时候，王新三总

是混在人群里，假装没事人似的，跟着鼓掌，凑热闹。突然，他被逮捕了，天津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公布了他的罪行：在原麻采处大量盗窃国家资财三十个亿；解放后，把大批麻袋运往香港，转台湾資政（和他勾结在一起的敌人，就是中秋节大罢工时，镇压工人运动的孙耕南），等等。王新三的被捕，使陈錫三很震动，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有一天早晨上班，陈錫三进门脱下皮猴，刚往椅子上一坐，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孩子的声音，从门后的扩音器里传出来：

“爸爸，您赶快坦白吧！您每天来家，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背着大包袱，多沉重啊！您这样做，是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我是个少先队员，我要站稳立场，坚决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您再执迷不悟，您就不想见妈妈和我吗？……”

别人隔着玻璃门，看見陈錫三在抹眼泪。待了一会儿，他穿上皮猴，又到工会去了。

工会主席刘恩英，每天都能收到陈錫三的“坦白书”，里面东拉西扯，毫无内容。她有意识地不接待他，这一回却把他堵在屋子里了。没想到，这个胖子一跨进屋来，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竟然呜呜地哭起来了。逗得旁边一位女工，禁不住地笑。

“你这是干什么？”刘恩英连忙站起来，闪在一边，把头髮往后一甩，圆睁著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正颜厉色

地說。

“嗚嗚嗚……”陳錫三跪在那裏，好像一灘肉泥，一把一把地把眼泪哭着說：“我我……我這回一定真心交代……”

旁邊那個女工，看見這位大副理，出了这么一付洋相，想笑又不能笑，只好用手捂着嘴。劉恩英忙給她使眼色，叫她趕快出去。心裏想：“這家伙怎麼來这么一手！先前說破嘴脣，幾次動員他交代，他爭說些陳谷子爛芝麻，半點實話也沒有；現在又做出这么一付嘴臉，叫別人同情他，真是卑鄙！”她不由得生氣地說：

“起來起來！有話站起來說，誰叫你跪下的，这么大人，像个什么樣子！”

陳錫三用兩只手使勁拄着地，呼吃呼吃半天，才笨笨磕磕地爬起來，低頭站在一邊，從口袋里掏了半大，掏出一條手絹來，擦眼抹淚地說：

“宋棐卿在我身上可一点儿好处也沒有啊！我还有什么可瞞着的。難道我還想帶到棺材里去！”

“你這幾天表現很不好，淨跟我們打掩護！”劉恩英冷冷地說：“你這回要是真心交代，回去老老實實地寫，不許扯閑白！”

陳錫三連連鞠躬，口里不住地說：“對對對，是是是。”必恭必敬地退了出去。

馬壽亭呢。他比陳錫三還不如，整大晌在桌上立着的一塊“停職反省”的牌子出神，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煙，

天天交白卷。领导上看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感觉到对他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应该断然处理了，就在车间宣布他的情况，征求群众的意见。工人对他恨之入骨，过去他仗着宋柔卿的势力，对工人苛薄、残暴、专横、狠毒，真是一言难尽。

许多工人提出来，打死他算完，李兴荣、刘恩英他们，给群众解释了政策，最后一致决定驱逐他出厂。

下午四点多钟，各车间的职工，排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年轻的女主席刘恩英领队，直奔公事房楼上而来。大伙儿看见马寿亭——这块死木头疙瘩，还悠闲地坐在那里吸烟，面前放着一叠始终没有动过的白纸，都非常起火。刘恩英好像一位庄严的裁判官，代表群众向他宣布说：

“马寿亭，你顽抗到底，死不悔改，我们决定驱逐你出厂，你马上走！”

群众的口号声像山崩地裂似地吼了起来，一个老女工想起马寿亭半夜逼走金菊培，赶走陈洪泰，无故开除强石壮……凡是被他赶出厂的人，不管是半夜，也不管正是吃饭的时候，一声说走，立刻就叫离开厂子，还要把人家的工衣扒下来。这时，老女工嘴唇发抖，嘶哑着嗓子高呼：

“同志們！把他的工衣扒下来！他怎么对待我們的！”大伙儿喊得山响：“扒下来！”“叫他扒下来！”

马寿亭吓得脸色刷白，大冷天，满头是汗，哆哆嗦嗦地自己脱下罩在棉衣外面的工衣工裤，像个落汤鸡似的，垂着头，驼着背，溜下楼来。群众在后面跟着，好像潮涌

似地喊着口号：

“馬寿亭，滚出去！”

“这就是你压迫工人、死不悔改的下场！”

群众挥着拳头，一直把他轰出后门，搬掉这块多少年来压在群众头上的大石头，人们感到无限兴奋、愉快。

储揖唐由于交代比较老实，得到宽大处理，继续留用。王牧之的处分是降职降薪。那个伪工会理事长李宗頤，在解放后，脱产搞合作社，在三反中间，领导上发现他有贪污行为，将他逮捕法办了。

为了彻底揭露宋棐卿的丑恶面貌，为了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厂里面还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肃清宋棐卿余毒展览会”。好几间屋子里，都挂满了照片、图表、连环画和活生生的实物，拉洋片的，一面唱着一面比划着，一幅幅的图画，画的都是真人真事；数快板的，在各屋巡回演唱，唱的都是血泪的控诉。

宋棐卿不是总说“劳资互惠”吗？看吧，看一看徐渭是怎么死的，刘德鑑是怎么跳的楼，金菊培在被赶走的时候，一步留下一个血脚印，魏燕英怀了孕，被逼着打胎，害死小生命……他吃工人的肉，喝工人的血，还叫工人断子绝孙，这难道就是“互惠”吗？

反过来，再看着资本家是怎样“惠”他自己的吧！这儿摆着满屋子的实物，吃的是燕窝、银耳、人参、鹿茸。各种颜色、花样的毛衣，就有一百多件——这还是他扔下的不要的。日用各种华贵的、大大小小的奢侈品，连他老婆

使用的月經棉，一律都是美國貨。宋棐卿不是口口聲聲說“男女授受不亲”嗎？男工給女工包包受了伤的手，他看見了就打耳光、开除，可是他自己，嫖妓女，軋姘头，为了爭風吃醋开除兩個主任，真是滿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啊！

有一間屋子里，摆满了他毒化职工思想的資料。他的妹夫，那个何清儒何博士，在家里和老婆孩子說話都用洋文的奴才，按照宋棐卿的意志，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毒品。什么“東亞精神訓練講義”、“東亞銘”、“東亞声”、“年刊”、“特刊”、“人生的遊戲”等等，这里面贩卖着美帝国主义的毒素，散發着封建礼教的臭气，控制职工的思想，麻痹职工的意志，真是杀人不見血，害人不顯形的武器啊！何清儒本人，解放不久就逃往美国。現在不当大博士，当一名卖胰子的小售货員了。

这儿还有揭發宋棐卿分化工人，制造山东帮、河北帮的阴谋材料，挑撥職員和工人間关系的大量事實。許多被他欺騙、被他愚弄的职工們，对照着过去的回忆，这才恍然大悟，清醒过来。以往，有些糊塗的职工，被他的小恩小惠、甜言蜜語所迷惑，甚至于到解放以后，还有些落后的职工，覺得宋棐卿还不错，給咱们这个啦、那个啦，看了展览会，才知道他給的那些小玩艺儿，不过是牛身上一根毫毛，这一根毫毛的代价，却是要买动你的心，使你服服貼貼任他剥削、任他宰割而不自覺，这是多么阴险毒辣的手腕啊！人們在憤恨之余：奔上公事房樓上大厅，把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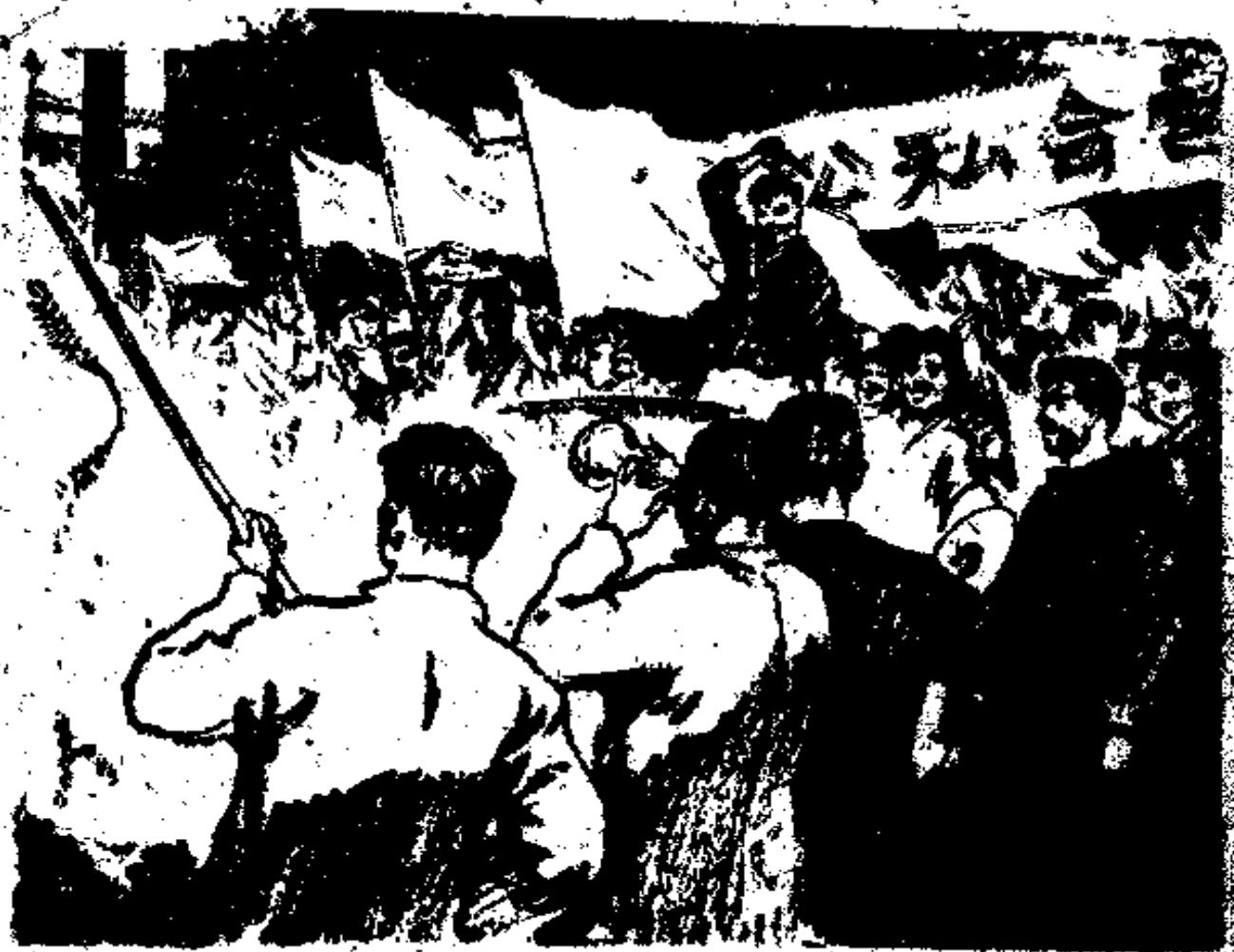
些為宋美齡歌功頌德的匾額、錦旗、銀盾、銀鼎、銀杯等等，一古腦兒撤了下來。還各自回家，把那裝有“東亞銘”的鏡框摔得粉碎，大家集攏了各家存留的毒品到廠里來，一把火燒了个淨，在全廠職工的思想里，來了一次大扫除、大消毒。

資本家楊天受和陳錫三，在節約檢查委員會和全體職工的帮助下，交代了他們的五毒行為，職工們覺得還滿意，放他們過了關，繼續留在廠里當他們的經理和副理。

經過五反運動，全體職工又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思想覺悟大大提高了，在生產上，突飛猛進，揭開了新的一頁。

1954年3月李興榮等同志，調到市委黨校學習公私合營政策，5月，回廠以後向黨總支彙報學習情況，黨委決議制定計劃，組織全廠職工輪流學習公私合營政策，一面進行清估財產。經過三個月，工作作得非常認真細致，連鍋爐房水罐上的鉚釘數目，都精確地數過。資本家方面有的董事主張合營，有的反對，經過他們討論研究，最后在董事會上通過了要求合營的決議。在公私雙方核對估價時，資本家對於大資財很認真，對於小物件也不放鬆，連一個紙簍和廁所里的痰盂、電燈泡，都一一複核了。

秋天的一個晚上，廠裏面張燈結彩，鑼鼓喧天，在飯堂門口臨時搭了一個台子，職工們用無比熱烈的情緒，迎接公私合營。從這一天起，就要當企業的主人了，工廠也就要循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了，人們心裏怎能不歡欣若



狂呢！大家老早就以焦急的心情，盼着公股代表来厂，老早就你问我、我问你地探询公股代表是什么样的人，当司仪闢俊森宣布五位公股代表进入会場的时候，人們驟地扭过头去，就瞅見那五个人里面；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子，笑眯眯地点头和大伙儿打招呼，他不是别人，就是人們熟悉的鉗工、老伙伴、和大家在一塊生活过、劳动过、斗争过的李兴荣同志，他旁边走着的党支部書記劉松南同志，另外还有紡織工业局局长和銀行来的代表。人們意外的欢欣，使劲地鼓掌，把手拍得紅紅的，都麻木了。

掌声久久不息地把他們五位送上了主席台。

尾 声

四年以后，正当1958年大躍進的时期，東亞厂整个的厂院，都搭上了一座座的席棚和表演文艺节目的小舞台，处处红旗飘揚，人来人往，一个以技术革新为內容的比武大会开幕了。

許多原是这厂的老工人，后来調到各个工业部門担任一定負責工作的同志，都赶来参观这个盛会。这时候，人群里活躍着一个細高挑儿，——当初的福利組搬运工，为了給資本家扛粮食上垛，被二百斤重的粮食包砸伤了鼻梁骨的张国勳，如今担任了这个厂的副厂长。在旧社会的时候，他在管理的眼里，是个最討厭的“刺儿头”，这个部門不要，推給那个部門，那个部門不要，又推給另一个部門，几乎周游了全厂。解放以后，他一直在抓生产，他对厂里每一个角落、每一台机器，好像自己的手掌那样的熟悉；他对厂里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工人，都像自己的兄弟姐妹那样的亲密。他，一个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普通工人，在党的培养下，已經成为生产战线上比較熟練的指揮員了！在张国勳的旁边，是过去紡織部的当車工王广盛。

——就是在一进厂的时候，管理嫌他长得瘦弱，怕他扛不动重东西，几乎不收留的一个临时工，如今是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了。

他們倆以主人的身份，热情地招待着老战友。老战友也是在不同的崗位上，担负着不同的工作。先来到的是最爱罵“棒槌匠”的張國鈞，那时候調皮搗蛋的小伙子，过了这十二三年，变得沉着稳当了，他現在担任了新华区区委工业部副部长。接着来的是李洪緒、曲世忠，他們过去是老搭挡，現在一个是华丰木器厂的党支部書記，一个是市总工会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在和平山羊绒厂担任厂长的李兴荣也赶来了。前不久，政府指定他參加了一个貿易代表团，到英國、瑞士等国購買机器，剛剛回国，老战友們看見他，都围上来問長問短。他給人們講述着亲眼看到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沒落和腐敗；講述着亲身感受到的中國人民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人們听了都感到兴奋和自豪。最后来的是五姐劉恩英，她調到东北去工作了，她和留在厂里的四姐劉芝蘭，一見面就亲热地拥抱起来。四姐劉芝蘭也有很大进步，他在厂里面，担任了党委委員和絨綫車間的支部書記。真是，十年河東轉河西啊！

客人們和主人們一边說說笑笑，一边參觀棚子里陈列的新創造新發明。陈列品又多又好，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什么“电感測潮器”、“半导体光电自停器”、“光电比色仪”等等，都是工程师李宝林設計的。这位工程师既沒进过专科学校，也没进过什么大学中学，他不过

是一个織布工人，在党的培养下，經過刻苦鑽研，發揮敢想敢干的精神，取得了很大成績，当选为市級劳动模范。

东楼底下，还放着一台好像火车头那样巨大的“山羊绒分梳机”，它是“德昌时代”的老工人，如今提拔成为工程师的高馨斋所創造的。过去我国出产的山羊绒，因为粗毛和細毛分不开，都以低廉的价格卖到国外。虽然英国能制造山羊绒分梳机，但是他們保密，如今，我們自己也会制造了，那就可以用山羊绒制出各种高貴的毛織品了。

他們由刘芝蘭陪同着上了楼，楼上是絨綫車間的紡工段，就是以前刘恩英和小刘楓干过活的地方。刘恩英一走上楼来，就感覺到和以前大不一样：过去响声震耳欲聋的天軸皮帶——曾經吃了工人崔安興的一条胳膊，如今統統不見了，换上了安全的单电滾。每一台車上都加了安全防护罩，女工們的头上都带着潔白的安全帽，她們的生产能力都提高了，在凉爽、舒适、安全的环境里，由过去四个人看一台紡車提高到一个人看一台。客人們和过去的老工人，亲切地打招呼，都感到很愉快。

他們走到三楼的时候，张国鈞第一个感覺就是特別涼快。想当初，他在这儿干活的时候，热得招架不住，因为开窗户和管理好一頓扯皮。如今，各車間都安上了“冷風”，虽然是在盛夏，屋里面却凉風習習，好像秋天一般。他扭过头来对张国勛笑着說：“現在的工人們，在机器房里干活儿，可真像进了天堂一样啊！”

他們在院里，看到一个有趣的場面：刘同叙，就是在

中秋节大罢工时，被警备司令部抓去审讯的那个工人，这当儿，穿了一身很滑稽的朝服，鼻子尖上挂着一付特大的眼镜儿，正在以“摆卦摊”的形式，拉开说书的腔调，指手划脚地宣传技术大革命。刘同叙瞧见一伙老战友来了，连忙摘下眼镜儿，笑着和他们握手。这个梳麻部的工人，在中秋节大罢工的时候，但求一饱而终于不可得，如今他才从避暑胜地北戴河休养归来。他回答老战友们的询问，描述着在北戴河时候的生活：住在以往阔老爷们的大洋楼里，吃的是四菜一汤、牛奶鸡蛋，医生护士好像亲人似的护理着，吓，那份美呀，就甭提啦！……

张国勋特意把他们领去看看新落成的托儿所大楼，里面的设备都是近代化的，三百多个孩子在阿姨的照顾下，长得又健壮又活泼，整个的楼，都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张国钧、李洪绪他们，不由得想起了以前宋斐卿给工人的“生活辅导委员会”。这个伪君子，为了邀买人心，分化工人，打着“给工人谋福利”的旗号，吹了个天花乱坠。赶到我们真提出来要求增加工资，办托儿所，他们就吓得缩了脖子，屁也不放了。如今，不但工资增加了，托儿所办起来了，还实行了劳保条例，而且在工厂附近，买了两所大楼做单身宿舍；另外还花了一百多万元，盖了一千二百间房子的工人新村。新盖的文化大楼，里面有大礼堂、图书馆、游艺室、教室等等。工人下了班以后，在这里开会、学习、休息、娱乐，很是方便。

当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生活在这样优美的环境里，

工人們想想過去，比比現在，怎能不意氣風發呢！舉個例子來說吧，在解放前夕，一天最多只能生產四千多條麻袋；如今，同樣的設備，同樣的人數，一天就可以生產兩萬二千條了。張國勛向大家介紹着遠景規劃：未來的廠子，將是比現在大十倍的全能的毛紡織聯合企業，進廠的是剛剪下的羊毛，出廠的是各種漂亮的毛衣、毛褲以及各樣花色的毛織品。未來的廠子，將是自動化、高速化、無噪音、無飛塵。安全衛生設備比現在更加完善的近代化工廠。未來的廠子，職工們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它既是一個工廠，又是一個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大學校。

這是奇跡嗎？是奇跡也不是奇跡。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我們的確做了前人未能做到的積業；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客人來說，也可能會使他們驚訝不止吧？然而，我們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前進的，我們的國家永遠充滿着春天的氣息，我們將和全國人民一道，走進共產主義的時代，和全國人民一道，改變我們祖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如此說來，這又不是什麼奇跡了。

1959年8月18日

